旅行雜誌

游覽事業之計劃……唐渭濱
華巖初雪……隋樹森
鼎嶌雜話……汪聞韶
青海行……何正璜
韶始雄遊訪記……羅香林
縱行贛西……易宜曲
苗族來源的傳說……孫誕先



嘉戎　居川康之西北部大小金川附近山中，遊牧為業，奉喇嘛教，性強悍好鬥，圖為西康所見之嘉戎。
楊鄉生作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第十八卷　第十二期
重慶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12 December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CHUNGKING,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鷄

中國旅行社啓事

敬啓者：本社出版之旅行雜誌，為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特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原限定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截止，茲因戰時交通阻梗，遠地學校獲知較晚，經各地來信要求，決定展期至本年七月底截止，錄取後加發之稿費，亦提高至每千字五百元，特此公告，並希踴躍應徵為幸。

正中書局最近新書

楚傖文存

葉楚傖先生倡導革命道德文章收入本集先生著作不僅富於文藝價值且多有關本黨文獻本集錄存散文三十二篇扎記三種小說十三篇政論三篇小品八則都七萬餘言均為精心之作

△再版定價三元▽

先秦文學選……一•六
兩漢散文選……四•〇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四•〇
唐宋散文選……四•四
明清散文選……三•五
樂府詩選……四•〇
唐詩宋詞選……四•四
元明清曲選……三•五
元明清詩選……三•五
歷代名人短牘……四•〇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四•〇
飲水詞箋……七•〇
唐代詩學……六•〇

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 陳果夫著 定價四元

各書按照定價改七十倍發售

大校用書

小學 中學 師範 職業

教科書

大量供應 歡迎採用

歡迎函購

總局重慶中一路[illegible]局

各地分支局

重慶 萬縣 成都 西安 昆明 貴陽 贛州 永安
衡陽 恩施 內江 蘭州 [illegible] 沅陵 南平 江西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八卷　第十二期　目錄

游覽計劃

遊覽事業之計劃……[illegible]濟（一）

記遊篇章

華巖初雪……隋樹森（五）
澀水—雲南玉溪的風光……納繼光（九）
永泰方廣岩……何敏先（一三）
武當山巡禮……峒　星（一七）
鼎高雜話……汪聞韶（二一）

旅程紀述

韶始雄遊訪記……羅香林（二三）
青海行……何正璜（二九）
縱行贛西……易宜曲（三七）

地方素描

記上下二關與喜洲……袁道沖（四七）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浪跡續記……藍士琳（五一）
四豔蹟……徐蔭祥（五五）

從軍隨筆

北征漫寫……劉平格（五七）

海外風光

塔斯馬尼亞……閻人俊（六七）

研究考證

給華清池管理處一封公開的信……陳炎冰（七三）
苗族來源的傳說……孫誕先（七七）

附錄

那嵩歌……徐嘉瑞（三五）
記遊[illegible]湖……吳[illegible]（一六）
耒陽記遊……洪玉[illegible]（五四）
過漵江壩……李生非（四九）
留別大理……陳[illegible]（[illegible]八）
雜詩……王[illegible]鑑（四[illegible]）
漢道夫……大[illegible]（二〇）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李致剛（六五）
編者與讀者……（八二）
旅行雜誌第十八卷分類索引……（八五）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中國實業銀行總行

信託部

民國八年創立

信託業務要目	信託存款種類	出租保管箱
承受基金信託	甲種活期信託存款	新建保管庫
承受信託投資	乙種活期信託存款	堅固安全
承受工商業信託	定期信託存款	裝設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通知信託存款	分號出租
代理買賣房地產	特約信託存款	
代理各種保險		
代理收付款項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備有簡章　歡迎索閱

地址：中三路森春路口中興大廈

游覽事業之計劃

唐渭濱

在一般娛樂之中，游覽之範圍最爲廣大，其涉及各方面之關係亦極密切。在空間方面，近者或只限于鄉里之城郊，遠者可達五洲兩極；其在時間方面，短期或僅數小時，長期或至經旬累月，因此與工作修養各方面，關係極爲密切，試略述之如下：

一、凡人久居一處，思想見識不免爲區域環境所限所蔽，而陷於偏或陋；一經外出游覽，頓覺耳目一新，心胸開拓，思想隨而變遷，見識亦由此而增長，尤其久居城市之人，一旦入於山林，接近自然，恆有目曠神怡，身心康樂之感。

二、民衆族繁之國，既須因地制宜，各遂其特殊之發展，又當互相溝通，養成其共通之習尙與公誠堅凝之團結性。游覽旅行富有此種作用，能使不相往來自爲同氣之各地人民，因此而相接近：各異之語言風俗乃得漸趨於統一；區域情感，亦日臻于融洽。

三、國民愛國，須認清所愛之對象，忠愛之情緒乃克發生滋長，欲認識祖國眞相，理宜實地觀察，以與史地互相印證，庶幾合乎實際；登臨憑弔之中，有莫大之作用存焉！

四、我國資源豐富而工藝未興，產區所有物資，不知如何製造以供推銷；銷區所需，又不知應向何處覓取，因此無以啓發其進行之動機，而一切皆歸於停頓。游覽旅行最能針對此項缺點而補救之。

五、行乃人生四大要件之一，其性能屬於動的，衣食住三事則屬於靜的。行之事業愈益發展，衣食住三事乃得隨之以進，故社會文化恆以交通爲先驅。游覽旅行，其性質屬於娛樂，其關鍵則繫於交通，交通便利則游旅增廣；亦惟其游旅增廣，交通乃愈以發展，二者常互爲因果。

六、旅游屬於娛樂，同時亦爲工作。述職赴任運貨修學等等，爲工作而旅行，不待言矣；卽純粹之游覽，亦常直接間接有益於工作。張騫因旅行而發見蒟醬，因蒟醬而通牂牁；居里夫人因旅行而發見鐳錠，此特有形之發見而事例較著者耳，其他由於物象感召，思想變遷，心得於此而應用於彼者，不可勝計；故游戲與工作，似二而實一，猶之國防之與民生，必須合成一起而交換爲用；合於此項原則者爲良善有益之游戲，反於此項原則者則爲惡劣有害之游戲。

七、政治，經濟，文化，恆須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隨時代以推陳出新。因此既須出國游歷考察，同時又應引導外人來此觀光，庶得宣揚己國文化與友邦相交換而同受其益。

八、由於游覽旅行之往來頻繁，因而促進運輸商賈金融旅館各項營業之發展，使地方日趨於繁榮。

游覽旅行之關係重要，如上所述。至游覽之對象，則不

外乎名勝與古蹟。名勝者指湖山之勝與藝之美而言，大都出於天成，然有時亦須輔以人力，例如湖沼泉流有時涸枯，山嶽陵谷有時崩陷，須以人力爲之疏濬暫葺；又須培植林木，孳育禽獸（峨眉山以馴猴著名，初有百餘頭近因被人獵取，已減去什之八九，可謂大殺風景。今後應開闢峨眉，華山，黃山，泰山，天台，衡山，嵩山，太和，羅浮諸山爲天然公園仿美國黃石公園方式，縱嘉禽馴獸於中，俾遂其豐草長林之自然發育，比之樊籠式之動物園更富生意。）架橋建亭，資爲點綴，俾增生活流動之興趣；又如國防要塞，須利用自然之地形，而加以人工之建築，昔人登長城而履大漠則留心於邊防夷險用兵利鈍之故，登成山而望渤海，則思所以乘桴浮海煮鹽漁釣之用，是知天然名勝，仍須輔以人力，而遊覽事業有時又與國防民生相關聯也。古蹟者，歷史所遺留之陳蹟，民族思想制作之所寄託，文化之盛衰消長及其轉遷經過可於此中覘之。一民族之事蹟如其無所傳流或有所流傳而不知所以愛護保存之道，後世子孫遂不免於數典忘祖，而失其自尊獨立之信心。又在邊徼地方，古蹟之保存與否，與國界糾紛大有關係。例如我國之庫頁島（即樺太）何時爲日本竊據之以與俄國交換千島，均不可考，日本近且倡言東三省初非中國領土，殊不知混同江口廟街港西北十七哩亞混河與黑龍江匯流處之帝里地方舊有觀音堂永甯寺二廟，各有一碑，當一八〇八年時日人，松田間宮赴彼探險，猶見此碑，碑文敍述永樂征服庫頁島及島民入貢情事，蓋明代之遼東都指揮使管司遼東一帶鎮撫事宜，而於帝里地方設有務兒干都司以守之，此碑可以爲證。清咸豐中割其地於帝俄，俄人仍就以廟址建教堂而移其碑於海參崴之博物館矣。又如中法會勘桂越邊界時，爭議甚多，如其馬援銅柱猶存，亦作勘界之一大佐證。我國開國甚早，古先哲之豐功偉績，嘉言懿行，足以表示民德民彝而爲後世之法職者不可勝計，所惜國人不知保存，平時且不免於監守自盜，侵蝕分割，戰時更屬公然劫掠拉，雜焚毀，以此古蹟雖多，而保存完美者恨其太少，後人欲一窺其眞相而不易得；近年雖有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及古物保存法古物保管委員會種種規定，乃以政治之下級基層組織不完，又値國家多事之際，地方官吏每苦力不暇給而視此爲不急之務，（關於保存各項法令僅有少數都市奉令推行，然而古蹟大都散在外縣鄉區，而且不便移動，故其保管尤爲困難，抗戰以來古蹟古物之不及遷移不能遷移因而陷於敵僞被毀損失者，又不知凡幾，即其少數燼餘，亦不免於凌亂失序，戰事結束以後，正須附入全部建設計劃，作根本之整理；並須力矯既往之消極態度，而由中央及省地方之高級機關積極督促而輔導之。其程序如下：

一、確定負責主管之各級機關　計劃督促審察輔導各項屬于行政性質者，宜由內政部會同教育部交通部共負其責。保存古物本屬內政範圍，但古蹟與教育交通關係密切，且須借重兩界之人物機構，通力合作，故須由內政部會同二部辦理爲宜。至於事業之進行，似可借重中央之古物保管委員會爲全國最高之執行機關，以各省之通志館爲一省之執行機關，以各縣之文獻委員會爲一縣之執行機關，負事業計劃及研討之專責。而以研究院博物館等機關輔助之。但此三部份之組織，更須加以充實，經費亦須增加，此三項組織之人員除

係義務職，惟辦公費旅費，必須增加。

二、各縣市施行調查登記　名勝古蹟古物調查條例本有規定，責成縣市政府調查轄境內之名勝古蹟古物塡表報部，但未普遍推行；而且已遵辦之部份，亦不免於有軒輊失當及遺漏之處，今後應由上級機關按照方志典籍所可考者，詳爲審核，對於未查報及遺誤者，指明項目，統行查報。其他教育交通機關調查所得，亦應抄送各縣之主管機關以補助之。至於特種調查工作，應由中央或省府另派專家執行其事。例如燉煌石室今已設有國立藝術學院爲之整理，此外如雲岡龍門麥積山（甘肅天水）之造像、房山西域寺之石刻佛經，雲門山之廢崖（山東平昌）皆可仿此辦理；又如西安洛陽南京各古都，丹陽一帶之六朝古墓，均應詳爲調查，證諸典籍，以辨明古代宮殿陵寢市郊坊里之遺址所在，以考古代典制建設之眞相，以供發掘考古之便利。此項機構，亦似需常設於各區，宜組織若干調查隊，分期分區輪流執行。

三、編審及宣傳工作　凡已經調查登記之古蹟名勝，均應分別審查眞僞及其價値等級，其有誤會失實者應爲糾正，以免魚目混淆。其業經登記審查者，宜按行政區域，編成專書；其中保存大者並應附以攝影拓片，連同記述文字，一并印行。古蹟如摩崖造像題名碑碣金石之可摩拓者，應指定摩拓之期限數量，以免濫拓而有損原物；其不應摩拓者予以禁止之。

四、保存之工作　名勝古蹟所在地點既經查明，今後遇有建築學機關學校工廠以及修築道路等項工程，概須留意保護；其現有之古蹟如城圍堤堰宮殿墳墓寺廟房屋之建築物，不僅禁止樵牧以防人爲之殘毀，且須積極加以保護，例如杭州雲林寺之羅漢堂，如能小心火燭，何至焚毀？南屏之雷峯塔，如能預爲鞏補撐柱，何致遽爾坍塌？又如軍隊借用學校，學校借用寺廟，原有古蹟古物因而大受損失，今後亦須注意預爲防範。如其原有古蹟業經湮滅而認爲有紀念辨識之必要者（例如宮殿寺廟遺址）或原無建築標幟者（例如古戰場及先哲釣游之所）亦應標明原委，其摩崖造像題跋等項，則應剔去蘚苔，補其殘缺，俾訪古者易于尋覓，所有附屬物品，幷須一體保護，凡不必遷移者仍以保其原形，留於原地，乃爲合宜。古蹟古物兼有歷史與地方之二種關係，一經移動，亦不免有減損價値之可慮也。

五、指示方向　近年交通機構恆於車站等處設指路牌，載明附近之名勝古蹟，以爲遊人指導。此項工作亟應推廣於各路及各縣，而且各路與各縣，可以互相聯絡，以免重複，其以各縣爲單位者，即標示於該縣之文獻館或民教館，並可指定諳習路徑情形之館員以備遊人諮詢。

六、廟會　廟會不必即爲名勝古跡，然遊覽人爲觀風問俗之計，每每注意及此；而且廟會每兼充臨時市場或臨時劇場，農工勞動階級之娛樂，生產器物之銷售比賽，亦多憑於其中，故可利用此項機會以施行社會教育及社會調查各項工作，不僅供人遊觀而已。近來較進步之縣市，頗知注意及此，預爲佈置出入路線，市場區劃，分派警衛，預設消防，可使各地仿効區分，幷隨時隨地予以改良。

七、供給旅遊之便利　名勝古跡不祇需要保存，而且需要使人知所景仰，易於瞻仰，旅遊需要最切者爲宿設備及交通工具，其次則爲嚮導。其事業繁重者須以人爲嚮導，簡便者則以路牌或導覽圖爲嚮導，膳宿在貧乏荒僻之區，不克成立專業，應由地方公共場所或寺廟之類，許外來遊客投止其中，交通工具亦須加以管理。

申新第四紡織公司
福新第五麵粉公司

總廠始創漢口　抗戰奉令內遷

棉紗商標：四平蓮　藍人鐘　忠孝圖

麵粉商標：牡丹牌　順風牌

內地分廠：

廠名	工廠所在地	辦事處所在地
申新福新寶雞分廠	十里鋪	中山街五福巷
申新福新重慶分廠	南岸貓背沱	民族路特五號
申新成都分廠	東外三瓦窰	桂王橋西街五四號
福新天水分廠	東五里舖毅園莊	西關三新巷五號

公益紡織麵粉機器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紡織麵粉機器

廠址：重慶江北黑石渚　辦事處：重慶民族路特五號

建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

精製飛機牌麵粉

工廠：成都東外大觀堰　辦事處：成都北新街五二號

宏文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機器製造　各種紙張　出品精美　定價低廉

廠址：寶雞十里鋪　辦事處：寶雞中山街五福巷二號

華巖初雪

隋樹森

一個木落水枯寂寞蕭條的深冬，曆頭歲殘，愁緒冥冥，我覺得只有藉尋幽攬勝，還可以排遣客裏落寞之思，於是便約着朋友，冒犯風雪，去遊華巖寺。

華巖寺建於待漏山上，是重慶近郊的名勝，也是四川四大叢林之一。到了寺院附近，便見到無數參天的松柏和古樹把這座山寺團繞起來，情景異常幽邃。據說每年一到清明時節，就有成千成萬的白鶴，從遙遠遙遠的異域，成羣結隊的飛居在這一片叢林裏；直到生了小鶴纔又扶搖而上飛渡漠漠的穹蒼，越過數不清的崇山峻嶺而遠逝。白鶴是瑞鳥，居民都不肯驚嚇他不肯傷害他。因此每年季候一到，他們便定巢於此。長夏時候，遍地滴落着粉白色的鶴糞，就像現在冬天落下來的雪花一般。試想當那成千成萬的白鶴，聚居在這蒼翠的叢林間，那景緻是多麽悠閒而生動！可惜現在季節未到，無緣領略。

華巖寺的前面，有一條不很寬闊的石版路。我們鑑賞了寺外那片白鶴棲息的松林，不曾進寺而順着一條崎嶇的山路向前走，想先看看周圍的景色。山寺附近，疎疎落落的有幾座亭子，還有些墓塔與石坊。這墓塔與石坊，都是寺僧的「大解脫處」。我們順着山路走去，找到了一座小亭子。於是一面立在這冷清清的亭子裏避雪，一面也就觀賞寺外曠野中的雪景。

在川東，未必每年冬天都看到雪，有時雪落了，但雪花剛剛落到地下，便立刻溶化成了水，與雨點落地的區別很少。有時雪落了，却稀薄得要仔細向着灰沈沈陰慘慘的太空尋覓，纔可以看得到很少的幾片，悠閒地飄下來。今天的雪却落得相當大，從深夜落起，直落到現在，地下的雪花，可以不溶化了。華巖附近的那一片白鶴林，以及遠近的修竹古木，上面也都有厚厚的一層積雪。一陣微風，視線以內那些柔軟的樹枝顫微微的一動，便看得到雪從枝葉上落下來。山上的枯草，被雪埋葬了；田間碧綠的禾苗，也帶上了一頂潔白的帽子。附近的石坊，墓塔，房屋頂上，也都有積雪。石徑上滿是雪，剛剛走過去的稀疏的行人的足跡，一個個都看得很清楚。季節已經是三九了，但却並未結冰。路旁有一條小溪，那水還活活的流着。稻田裏面貯蓄起來的雨水，微風一過，便形成無數的波紋。雪花在空中鬆一陣緊一陣的飛舞，像是要澈底的把萬山中的景物都遮蓋起來，但無論如何，却遮蓋不了稻田裏的水，更遮蓋不了那一曲清溪。山裏面疎疎朗朗的幾家人家，死一般的寂靜。雞鳴犬吠，什麽也聽不到，村舍像是要沈埋在白雪之下了。這種川東不常見的景緻，現在忽現目前，實在令人覺得格外美。這當然值得我們聚精

會神的來欣賞。

我們看好一會，纔順着方才走過的那條石徑折回去，遊華嚴寺。

華嚴寺正門的右方，有一處用無數層大石條修成的高台階。台階兩旁的石欄和石壁，都有精緻的石刻。拾級而登，即至華嚴寺正門。門前有一個橢圓形的花壇，正中有一個六角形花池；花池裏面種着一叢棕櫚，雖然現在上面也落了一層雪，却仍然梗挺挺的立着，生意勃勃。正門沒開，我們只得繞道從旁門進去。

正門門道正中，有一座很大的佛龕，裏面供着佛像。門道兩旁，便是氣魄雄偉的四大天王的立像。這裏的形式和一般寺院的第一道門，沒有什麼兩樣。四天王的像，都用很大的玻璃罩籠罩着，所以那像的顏色很新，金碧輝煌，光彩耀目。現在正門既是關閉着，門道的光線，因此相當的陰暗，雖在白晝，也還燃着燈。

華嚴寺第一層院子，正面的大殿是「大雄寶殿」。殿宇高大雄偉，外觀極好。不過殿內現在做了經濟部某部分的辦公室，因此我們便不能進去了。院子的兩廂，是客堂和飯堂。飯堂前面，有兩條大木魚，每條長約丈餘。這兩條魚雕刻得很生動，身上塗得紅紅綠綠的，像是油飾了不久。但每條魚身上，皮面都缺了一大塊；不消說，那是因爲每天寺僧開飯時擊木魚爲號，把他們敲爛了的。

大雄寶殿後面，又是一層大殿，即全寺的第二層殿。殿前懸掛匾額，有劉湘題的「淨智妙圓」，潘文華題的「法備三乘」等；金字極大，頗足吸人視線。這層院子較窄，所以第二層大殿，便建築在一個高大整齊的石基上，因此殿內的光線，不致受前面大雄寶殿的阻擋。華嚴寺的建築多用巨石，這一座石殿甚尤其建築得細緻，雄偉，高大。站在殿基上，可以平視甚至俯視大雄寶殿脊背的黃綠琉璃瓦。

第三層院子是方丈室。這個院子更狹窄，院中陳設着花草盆景；緇流三五，悄然往來，似頗得「禪悅」之趣；幽靜異常。

第四層院子是全寺最後的一層，院落比較寬闊得多了。中間的正殿，橫額寫的是「鷲嶺遙宗。」院子裏面有一架葡萄，現在只看見枯了的枝蔓；還有一個用白石壘成的大花池；花池裏面有一座假山，假山上面斜踞着一株黃桷樹。正殿的右旁，別有一個院落，那裏另有一殿，橫額是「天際花雨」。在這個旁院裏，最惹人注意的，是院子裏面的一大叢立在雪中的高約丈餘充滿生意的棕櫚。雪落在他身上，他毫不理會，真強硬得夠勁兒。正殿的左旁，也有一個別院，院中大殿的橫額是「寶相敷華」。十八羅漢便塑在這座殿中。這一層院子的氣象比較恬靜，沒有大雄寶殿那雄闊的味兒了。

我們把華嚴寺的四層院子都看完了，出寺門向左後方走，又看到了一個旁院。院門之前，有一座極精緻的石坊。石坊上面，刻着「覺海香花」四個字。這座石坊，是用一種含有暗赤色線紋的石條建築起來的；遠遠看去，有點兒類似木質。石坊上面的石刻，甚爲精緻。石坊前面，有一個長方形的大放生池。池之中央，有一個用很整齊的石版築成的鴨窩。空中飄着雪，幾隻白鴨不畏寒冷：還在放生池裏很活躍的遊泳，生動之中，充滿了寂靜。我們看了一會，轉回頭來，

五二一—三一六

穿過石坊，順石級而上，走到這座雅潔清靜的院子的大門，現在這兒也成了某機關的辦公處，因此我們不會進去，只看了看院景。

轉回身來，我們走了不遠，又發現了一座花園。這座花園修建在華嚴寺最末一層樓的後面。裏面花木很多，但地方卻並不大。紅梅綠梅正在雪中怒放，頗不寂寞。園中有一座曠怡亭，亭中有太虛法師一付寫實的對聯是：

幾片白雲歸遠岫，四圍青嶂擁高亭。

站在這座亭子裏，遠望高空，俯瞰華山，的確可以看到聯語中所寫的景色。

離開了華嚴寺，順着寺前的一條石徑，向下向前走，便是一道山澗。渡過一座石橋，再向右轉走，便是「華嚴古剎」。

站在華嚴古剎正門前面，抬頭向對面望去，華嚴寺已被白雪和叢樹掩蔽起來。低頭看去，便是山澗裏面的水田千頃。可以看得出來的一片膏腴之地。古剎正門，有一付帶有宗教意味的寫景的門聯是：

[illegible]頭皓月徘徊，一片光明開覺路。對岸有清溪映帶，萬花難渡迷津。

走進古剎的正門，是一個正方形的院子。正面是很高很高的懸崖——華嚴洞，佛殿就建築在這懸崖之下的天然石洞裏。佛殿的房簷，永遠有水在往下滴，這水便是從懸崖中滲出來的。巴縣志云，「華嚴寺以洞得名，」意謂洞中石髓下滴，濺成水花也，便是指的這種情景。殿裏面冬暖夏涼，光線相當的幽暗。四圍塑着許多尊羅漢像，掛錫於此寺的名僧聖可的像，塑在崖洞的最深處。在古剎正殿前面的石階上，有一對很大的足印，深入石面約三四分，據說這是此寺某祖師最初自天而降時留下來的足跡。

華嚴古剎比華嚴寺為小，可是古剎的建築在先。傳說在若干年前，住在古剎的僧人，每天看到對岸山上有神異的蓮花在空中出現，於是始就其地建築了現在的華嚴寺。

歸途中，雪仍在紛紛揚揚的落。我一面眷戀着當前雪中的華嚴，頗有盤桓回顧，不忍離去之意；一面又暗暗的想像着長夏的華嚴：那時周圍濃碧的竹樹，掩映着殿宇；蒼松林中，古鶴不時輕舞，嘹唳傳聲；幽邃陰森，豈不又是別有仙境？只是今天固然是遊興一晌，想來便來了，然而誰曉得何年何日，能再有這樣的遊興，重來酬賞華嚴的夏景呢？

上海報人的奮鬥

趙君豪著

中國旅行社總經售

正如邵力子先生在本書的序裏說：「……趙君這本著作裏，富有着最有生命力的描寫，……這是每一個讀者所同感的。」全書計分十章，每一章每一節，趙先生都以親眼目睹的事實，以明快的筆觸，客觀地記下這二百[illegible]四頁上海報人的奮鬥史，這真是具有無上價值的一本著作。

實價一〇〇〇元（土料紙）
實售一二五〇元（[illegible]紙）

江漢綢緞商店

男女高尚衣料··各種新花布疋

新型女式大衣··國產花素毛呢

花樣齊備 全部 廉價供應

地址

重慶民族路

即小樑子機房街對面

特備

精美禮券

披紗禮服

大美綢緞商店

薄利傾銷

·重慶·

民族路白龍池口

高尚

綢緞呢絨

定製

時裝大衣

澀水—雲南玉溪的風光

納繼光

玉溪澀水的著名，是由於他有一種奇異而可口的澀味，無異是一種天然的汽水了。它與普通一般的泉水不同。普通的泉水不經沸過，喝了每每生病；這澀水又是只可冷飲，而不可沸食，既無生病之害，還有治病之益，這是它的特長之處，衆所公認的事實。在未說明它的風味之前，必得先將它的出產地和歷史，作一簡略的介紹。

這澀水在玉溪有二井，一井位在距北城三里許一個村落——大營後龍母河的東岸，其二井在此河之西岸棠梨山麓，前者味淡，少有人飲，後者味醇，飲者較多，交通方便，汽車可以直馳大營。

這澀水發現於何時，不得而知，筆者特走訪大營回教救國協會馬會長子藩，承告：「這澀水的得名日期，亦無從稽考，但在清朝末葉，僅於龍母河之東西兩岸各有一井，先鑿把它鑲成「眼」形，大約是有一種迷信作用，至清咸豐時，先祖馬春齡進士曾題贈「鹽液」兩字，刻石碑樹於棠梨山脚的澀水井上，因出水有限，如飲水者一多，必須搖動此，碑水即湧出，則敷應用，久之亦是，遂將此碑搖倒，至今已湮沒無存。近年以來，飲水者日漸增多，供不應求，不免使來者諸君有「興味索然」之慨。本人有鑒及此，則于民國二十七年提倡將其擴大，重新嵌砌；復于此井之旁另行挖砌一井，俾出水較多，以資供給。但是，尚有培植的地方很多，已在計劃，希望早成事實，了卻心願。查水之來源，係由一石隙中迸流而出，說它能消食去病，倘屬不虛。大凡來飲過此水者，皆不否認。每年一逢舊歷的二月間，這泉水就漸漸有些澀味，迨至三月以至立夏這個時期，其澀水益覺醇厚，單飲幾不能下嚥。待立夏以後，大約是受氣候之影響，其澀味就陸續消失了。故俗呼之曰「澀水」。」這是馬君談澀水的一段簡史。

我看這井水澀味的淡濃，恰與飲水人的多寡成了一個正比例，如在二月水味淡的時期，飲水的人，是覺稀少些；一進三月至立夏的時候，澀味既醇，飲水者就日益增多了。每日自午前十時至午后七時（如有明月甚至八九時）的時候，遠近村落的人們，爲要欣賞這種異味，男女老幼相約起來，拿着盛水器具——洋鍋、茶壺、提缸、茶杯、銅杓、之類——到這澀水井邊把水舀過一桶或一壺提到棠梨山偏斜的坡上，或於附近的疎密婆娑的樹蔭下，席地而坐，再將所預備的紅糖、玫瑰、楊梅醬等物放在水內，浸漬約十分鐘之久，待糖質溶解後，就一杯一杯的舀起喝飲；它是含有酸、甜、澀三種味道的混合液，確實清涼爽口，較諸飲檸檬、香蕉、橙子水，又是別具風味了。此外有些還佐以炒豆，瓜子，果品之

腸，一面吃着，飲着，談着，笑着，互相勸飲，每人至少須飲四五杯七八杯者不等，也無飽悶之害，反覺暢快舒懷。甚至有人拿它來行「風雅令」的，能者少飲，否則罰依金谷之數，極盡其娛樂能事了。在此時又可以賞樂玉溪的風景，遙望前面縱橫百餘里的平原茵綠一片的豆麥田間，襯托着大小參差遠近隱現的莊舍，煞有風光，尤其被柏樹環繞一溪清流直貫於村內供人洗濯的大營的房臺亭榭，歷歷收入眼底，另是一幅美麗的圖畫；穿梭式的農人，時時歡奔於田間，收穫他們半年來辛勞的結晶。由這一望無際豐茂高及人肩的豆麥上看，感覺玉溪土地之肥沃，實為他縣望塵莫及，加以人民的苦幹，其富庶可以想見。

在這濯水味醇的時期，莫說玉溪人興高采烈的要來痛飲幾次，就是隣縣和昆明的達官貴人，富商闊少，摩登婦女，公子哥兒們絡繹不絕的由不遠百里而來「欣嘗其味」，飲畢而歸，還要一桶一缸的提回家去作「餉客佳品」。

更有些小商販，常常一挑一担的挑去，浸以糖質，一至州城或北城趕集日期，拿到市上售賣，藉求蠅頭之利，解決生活問題，所以在這時凡到玉溪的人，都有飲濯水的機會。

我初到玉溪時，被友人約去北城趕集，曾由萬衆噪雜的亂聲中聽到有人叫：「賣濯水，不濯不要錢！」的聲音，當初聽到這種新奇的口號，不免有些詫異，後經友人說明玉溪濯水的聲望，早已膾炙人口了。小商人就利用這個「濯」字來作幌子，引起顧主的光顧，也可謂投機者流。

因為濯水人人愛飲之故，遂把易門和新平兩縣所產的紅糖，大量的闢了一條銷路，這是不能不歸功於濯水之力。

在立夏的這天，來飲濯水的人們更形踴躍，熙熙攘攘，擁擠不堪，棠梨山上的草原，幾被爲之踏光，有若佛教朝拜靈山寺廟的潮湧，盛況空前。人們不僅拿它來作消夏的清涼飲料，而凡患有風濕骨痛及皮膚病者，都把它經火沸騰之後，或擦洗或薰炙拿來作外療藥品，功效頗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濯水，到此時也要感到供不應求之概了。

有人說，棠梨山內蘊藏有許多鐵礦或鈣和鈉一類的東西，所以出來的水，才有這種濯味，故又有人呼它為「礦泉」。但是產鐵礦的地方也多，並未聞有濯水出現，不論它含有什麼礦質，似乎非經專家考證前，是不足以深信其說，以它于人類有些裨益處，是值得地質學家前來確實的考究一下，以期待它的一個「廬山真面」。

說到玉溪的礦藏，据說也很豐富，在此無妨簡略說說。僅以這條龍母河的區域而論，就有現成的幾種礦質擺在面前，如今大營人常時沿着此河進去兩三里地方背陰箐裏，拾些銅礦苗來，礦質頗佳，然而，他們不注意，拿它來欣賞一番，就隨手拋棄了。据看礦質的光澤處，或許有別的礦質含於其內亦未可知，但不有確實化驗，不能予以武斷。再沿河進去約三十里地方，就是在清光緒時曾一度開採過的天寶廠，產銅亦豐，色質特佳，大約是因當日採冶不得其法，致使經濟拮据，停頓至今，殊為可惜！此外還有鐵鉛之發現，曾經有人把礦苗一挑一馱秘密的運來附近村旁的河邊淘洗後，再運回家裏熔煉成功了。在此抗戰建國資源需求發展的今日，這些事是值得國人所注意的，如果時間許可，無妨親到該地作一番大致考察後再向讀者報告！

五二一—三二〇

筆者今夏因事到大營親友處住了幾天，時被友人邀去棠梨山上痛飲這澀味醇厚的「靈液」，果然名不虛傳，天然環境甚佳，惜乎在這澀水井的本身上及附近四週地方，尚缺乏幾件人工建築來點綴着它的美麗，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從大營北柵走出，經過一條蜿蜒窄狹的田間小路，直達澀水井邊，向上跨過一條小溪流，沿着棠梨山向一段崎嶇毛徑上去數十步，又有由龍母河引到一條清瑩悅目的小溪橫貫山腰而來，向西流去，灌溉下面的農田，左旁即是所謂的「小門樓」是用磚石建築成碑坊式的一道柵門，上面嵌立一塊直扁，刻有「馬氏祖塋」四字。小門樓下唯一設置一條石櫈，供人憩息。再由小門樓內上去，一吞僅有幾塚零落的荒坟和幾株稀疏不齊的雜樹，背後即是峭壁數十丈深的谿谷，谷通龍母河，若漫不經心失足滑到谷底，大有生命之虞。据言在三年前，某中學的全體師生欣興鼓舞的齊到這裏來飲澀水，彼時在這深谷上面的陡絕坡上，有一株正在怒放茂盛的鮮花，就有一位姓謝的教員仁兄，一時爲受了好奇心的驅使，要去採這些鮮花來貢獻給他的「異性高足」，以期博得歡心，此時這位謝君的採花心切——也許是受了麻木，忘其所以的居然冒了天下之大險，駕臨峭壁千仞的坡前，一顯他的「採花身手」，豈知大意失足，咕碌一聲，就把他請到谷裏，嗚呼哀哉！奉行他先哲之言：「殉身花樹下，做鬼也風流。」的「成仁」大典！致使其中的師生乘興而來，掃興而歸。至今留爲「千日美談」。後人至此頗具戒心。

澀水井的環境，就如上面所說的這樣簡陋的一點。來飲澀水的人大半是在小門樓以內坡度較緩平的草原上團坐，每至烈日當空，趙盾施虐時，苦無一適當的納涼處，安宜的休息所，不能不硬着頭皮的忍受烈日的蒸曬了！這是美中不足的一個缺點。

如果把這澀水井的清潔上加以整理，四週用士敏士塗好，另砌溝道，使其隨時潴通把舀出來的廢水暢流他去，骯髒之物不致再回漩到井裏，妨碍衛生。對于井水方面，能用一專人管理更善，否則須製備一個專供舀水的器皿，不許來人隨意把不潔之壺罐放到水井內去盛，俾得時常保持着水的清潔。

然後再於棠梨山上種植些常綠樹木，建蓋兩個別緻而樸實的茅亭，亭內備幾條石櫈和石棹，並將澀水井前後的崎嶇毛徑修築成蜿蜒而平坦的砂石小路，周圍再栽些野草閒花，以便使來人於坐站上待一個舒適的憩息處。如是一來，便將這澀水井的環境就佈置得相當美滿了，也就是衆所樂遊的一個公園吧！

這種計劃，雖經馬君子蕃一度提倡，奈因經費關係，遂告擱淺。凡關于福利社會大衆的事業，每每阻礙特多，若于個人有利的事，只要有權在手，便可通行無阻，這是我國的普遍不良現象！希望大營的當道諸公，在馬君的倡導下努力把它建設起來，這是大營人的責任，又何嘗不是大營人幾世不可泯沒的光榮事業。

永泰方廣巖

何敏先

五二—三二二

福建名聞遐邇的勝蹟，如崇安的「武夷山」「九曲溪」，福鼎的「太姥山」，將樂的「玉華洞」，仙遊的「九鯉湖」，古田的「龍亭瀑」，寧德的「天下第一山——支提寺」，永安的「大湖十八洞」「桃源洞」，晉江的「開元寺」「東西塔」，閩侯的「鼓山」「雪峯」等九處，我在近五年中，先後都親歷其境，所少者僅為我國南部佛教勝景的永泰「方廣巖」，提起了牠，在民廿四那一年春，我往永泰塘前時，就想跑去一遊，因事阻未果，直到去年（民卅二）一月廿日，徒步長征閩南三千里歸來經該縣時，不肯再失良機，毅然決然從縣城買棹溯溪而下，至葛嶺為時雖只半日，但頗不虛此行。

遊程嚮導

到「方廣」的行程，可分兩路，一從福州去，由榕市乘車至公墓，循破壞的公路走五里，抵「灣邊」，搭往來福州塘前間的小輪，半日即到，再由塘前徒步廿五里，至葛嶺鎮，或由塘前改乘民船亦可，唯逆流上駛甚慢，不過坐于舟中流覽沿溪山光水色，殊覺寫意。如高可數十丈，宛若屏障的「赤壁瀨」，溪濱石皆片折，重疊相承，若用刀斧鑿之，古樹濃籠，其上下則潭水澄碧，可鑒鬚眉，元王用文勒「赤壁」二字于石，故名，（其實此景可等到遊罷「方廣」歸來，趁舟順流而下時，觀之較便。）一從永泰縣城，循已壞公路行四十里經「台口」（又名汰口），而抵葛嶺，或乘民船而下，四小時即達，既到葛嶺，可稍事休息，該鎮次來是永泰僅遜于縣城的一個市鎮，商業發達，市面繁榮，不幸自去年（一、一八）大火後，全鎮付諸焚如，面目全非。

途中風光

穿過葛嶺的街尾，從區署那邊向右轉入一條大路，行里許，就到第一亭，再數武，見路旁有幾家民居，又半里，在將抵一個石門的階下，忽有兩條路，排在面前，使人遲疑，向左係往閩侯縣轄的湯湖浦口，（即嵩龍鄉）向右而上石門，才是我們所要到的目的地——方廣——，上四十級，越過石門後，即為登岩的逶迤山徑與夾翠的松篁，又里許，望岩側諸山，巍然天際，鳥道盤旋山腰，而峯勢迴合，岩為羣山所裹，折而東經二百十一級，石壁崚嶒，有泉如練，從灌莽中瀉下，琮琤有聲，聞舊有石橋，亘于泉上，今橋已圮，其址尚存，王用文鐫「飛瑕」二字于石壁，倚石聽泉，低迴不忍遽去，此乃入岩一濤凉境地，里許，王用文與遼東薛朝晤諸人來遊，鐫八分書四十一字，以記姓名，字幾徑尺，筆法蒼古，苔痕半蝕，再幾折，峭壁斗絕，其色黝黑，有用文鐫「鐵壁」二字，再登二百廿二級，既峻且促，石磴存兩山夾澗，泉流其下

，乃「古隱眞亭」翼然，遊人題咏，筆痕墨迹與烟霧相交錯，過此望入天半，有諸雲吞吐之勢，夾道萬木森幽，與水聲相應，作急雨聲，過此亭，山愈峻，路如羊腸九折，更上數十級，紆迴而進，地始稍坦，且有兩巨石相枕其下，嵌空如門徑，卽「石門」「天關」，亦山中出入之門戶，門左刻「大淸十年丙午孟秋吉旦邑尹古壞李良傑謝雨題」幷「天關」兩大字，右鐫「倪龍輔王光祖同游黃仁叔君澤來」及「石門」二大字，折而入，岩上有元人潘翺海翟紀遊文章勒于道傍，幽湍琮琮，恬澹淸冽，那時我盤石坐于該處，稍憩片刻，覺瀟然者雨之聲，冷然者風之聲，琤然者泉之聲，丁然者竹之聲，繼而瀟灑悅耳的鐘磬聲大作，百音繁會，仰視半空，微露翠宇，朱甍隱然上界，始知方廣岩前的「天關」已快到了，斯時斯景，殊令人有飄然出世之感，再行而前數武，兩石對峙，行者須側肩過去，前八林麓嵌于石背，「方廣洞天」，古木森然，四面環合，黃葉片片打頭，寂寥無聲，若不知身在何境，出石門歷石磴數十級，傍有澗，有梁跨之，爲「洗缽泉」；此泉淸冽，卽岩前珠簾水匯，亦山中最爲燦然處，折而南，復登百餘級，傍石鐫「無量壽佛」四字，其地平衍，由石磴緣左而上，卽方廣岩，仰視洞勢穹而隆，堂中宏敞，建佛閣三楹，扁曰「天泉」，僧房香積皆岩覆之，不施片瓦，而風雨無至，泥濘不沾，斑駁霜柯，誠天成佛窟也。細視全岩形勢，似乎銜于兩峽間；橫幕其巔，面北展南，四山環抱，據云夏則南風反于前山之北，冬則北風蔽于前山之南，故夏涼冬溫，常得其中候，實避暑勝地，山峽底承岩，以台高一十五丈，由台至岩簷高一十一丈，台半如底，廣三十餘丈，深七丈有奇，可容數千人。總計從山下抵此，盤旋而上十里間，共歷石階五百餘級，沿途見水木明瑟，掩映左右，當歷前後兩亭，正疑在其轉灣處，必有寺焉，詎知峯勢迴合，竟不知岩之在何所，其佳境引人入勝，有如是之妙者。

景物雜拾

所謂方廣十景：（一）玉泉洞（二）瑞松塢（三）望仙台（四）龍樹岩（五）龍尾泉（六）鐘磬石（七）聽泉崖（八）靈羊谷（九）淸音洞（十）瀑布泉，十景中足以一述者如「龍尾泉」，在正中石穴內，露一龍首，目鼻皆具，右邊有石乳盤旋如龍尾，水從尾注入石盆，故名。泉滴其下；有樹一株，類枇杷，上不見天，而下不着土，詢之爲鳥雀集矢而成樹，與苔相作有遺果核於其上，則藉泉溜以生，今已漸長，而人乃推爲神助，其實不然。「靈羊谷」乃宋黃[illegible]能讀書處，在石室之右，僅可容膝，由香積櫥過去，削壁傾仄，僅容一趺，下臨不測，行者必緣壁而度，跋而登後，山僧如履平地，余嘗望之，覆岩如鞍，洞中可容三四席，微徑僅可着足，人莫敢進。但主此者，曾貯其中，且往來如猱，亦其性情習然也。至「珠簾」在石室西隅懸于玉泉洞上，岩之巔，隨風飄洒，頃刻若如霰，如雪，如烟，如霧，如霏粉，如屑玉，飄颻如環珮，大風如怒濤，風靜則寂然無聲，潺湲而已，簾垂玉泉閣外十二闌干，都如障蔽，遠山蒼翠，皆于簾隙窺之，同時在晴天中午，陽光正射于珠簾，則反映出彩虹一道，燦爛悅目，此乃岩中第一佳景。「捨身崖」在岩左而上，方數折，而兩峯相隔；橫以木梁，名曰「登天橋」，有崖卽「捨身

簾」，自此以上，皆爲樵徑，山形陡絕，俱不成步，附葛攀藤，十步九喘，至深坳，巨石夷坦，可布幾席，而泉源瀰漫其上，則「珠簾」發源處，循岩類見白雲隱隱從山脚中出，而珠簾反在其下，至此不覺神骨俱竦矣。

「石室」之色蒼然，莓苔綉之，滿垂石乳數十，殊形詭狀，爰請山僧爲我指示，他持竹竿上下左右一一詳告，有謂廻馬者，跳猿者，撲兎者，有若葡萄者，梅者，竹者，蓮者，垂若懸簾者，滴露者，馬蹄者，玉環者，仙樹者，仙灶者，燈者，每陰黑時熠熠現光，有若象鼻竪地者，洞之右壁有鐘乳簇簇若瓜，若瓠，若蓮花，而有長至數尺者，亦曠見也。洞之左壁有「大士影」，衣白面西，聞入夜秉燭照之尤現，左方壁痕如掌是爲「仙人掌」，茲使後我而至的遊客們，能領略諸景故特將其先後次序記之：(1)梅花(2)青蛙(3)葡萄(4)關公騎赤兎馬(5)周倉張飛(6)雲山月照(7)獅子頭(8)象鼻(9)龍首龍(10)(11)犀牛(12)石鐘(13)石鼓(14)觀音大士(15)鐵拐子(16)鯉魚(17)鳳凰(18)旗(19)珠簾(20)唐僧取經(21)竹(22)魁星踢斗(23)鸚鵡(24)蝙蝠(25)文昌帝君(26)百鳥朝鳳(27)阿彌陀佛(28)石榴(29)合扇(30)蛇(31)雁(32)龜蛇相會(33)獅(34)豹(35)象(36)虎(37)龍(38)八仙過海(39)龍乳(40)觀音送子(41)白馬(42)海螺(43)白鷺(44)黑馬(45)羊谷(46)鹿(47)犀牛翻地(48)穿山甲(49)下山虎(50)雷公洞(51)三腳蟾(52)朝天岩，據云一共有一〇八景，以上僅五十餘景，其餘尚有待續探。

岩名攷據

以「方廣」名岩，其說未之前聞，或曰右隅而廣開洞天，故曰「方廣」岩，或曰是岩也，廣播方外，以是得名，二說未知孰是，而「方廣」之名，乃嘖嘖人口，至于「方廣岩志」之編纂，則始于明萬歷辛亥謝公在杭之手。

評語一束

欲知方廣岩的深幽景色，達到什麼程度，與其在一般人們心目中的聲價如何，可于下面所摘前人對牠的評語，略可窺見一斑。

江西典史何兆瑞：「……永多山水，其間名勝得之澗者四五，得之山者數十，得之岩者八九，唯方廣最著。」「……茲岩之勝在夫石門嶄秀，以寫岩之幽，石磴盤屈，以寫岩之隱，石乳參差，以寫岩之奇，與夫飛泉之飄蕩，禿樹之盤姿，以寫岩之淸，寫岩之傲，據岩一望，見晴嵐取翠，萬象浮空，登斯岩也，有飄飄乎遺世獨立之想……」

薛景東：「……不斷椽，不剪茨，不列牆，巍然石室，磅礴鬱積，氣象萬千，片瓦覆冒，廓見有容，造物化工之巧，嘗世所不概見，而乃見如此……」「……東南山水無右于永泰方廣岩……」「……到岩登眺，蒼蒼之色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陳映觀：「岩中萬景叢列，斜納天光，悉辨毫髮，環垂石乳，歷歷可數，內所結撰，觀者各自得焉……」

侯官參政曹學佺：「……永泰是一山水窟，多水簾石窟，然他處或水簾主而石室客，方廣則石室主而水簾客，岩之高可以棲深，可作內外堂，奥廣可作東西寮，皆石室也……」

內閣中書王紹沂：「……凡岩之病，以暗而溼，方廣則

竅北背南，萃山襲之，台嶺爽塏、嘘吸雲氣，受風納月，借乎其稱絕景也……」「……挂壁之簾，可喜可玩，可駭可愕，可以迷烟，可以射月，可以亂雨，可以流雲，錚錚琮琮，雲散下空，忽抑忽揚，仙佩鏗鏘」。……」

何兆渠：「……水窮而得石，石窮而得岩，其屈曲紆迴，如不許人一往直前者……」「……雨欲潸而石障之，茅欲塞而泉通之，石欲墮而雲扶之，泉欲飛而風捲之……」「……簾若雨脚垂天半，竟日繽紛無或息，倘山雨瀰天，則處處皆簾，亦將無復辨，石室終古無雨，水簾則終古無晴，此岩中最佳境也……」

林大啓：「……上人語余曰：貧道遊四方，歷岩洞無下千百，求其爽塏寥廓，斯爲第一……」

王有佐：「……環永皆山，其岩巒幽脆不可名狀，而天然時關奇景，若神工，若鬼斧，劈削而位置者，則方廣岩也。巍乎蒼秀，意態非一，泉流其間，而崖瀉之，而[illegible]迴之，而溜滴之，而簾垂之，而瀦水之，而[illegible]或大或小，或疾或徐，或遠或近，或清以越，或丹而脆，總之皆濤涼境也。」「……閣襯紅英，櫚沾翠質，則茲岩之春夏耶。泉捲雲態，石印霜谷，則茲岩之秋冬耶。樹抹曙霞，洞迷暝雨，則茲岩之朝暮耶。……」

沅江通判張啓容：「……方廣無日不可遊，獨于秋月最宜……」「月光下注，岩朗如雪，以杲崖燕雀，篆壁龍蛇，與月爭輝，水簾懸于岩巔，飄洒如碎玉，明蟾之光與目謀，飛瀑之聲與耳謀，疑雨疑晴，蓋一人之身，一時之頃，其饒怨變幻，有不可測者，方廣之勝爲全永最，然而近者厭遊，遠者不得遊，而俗者不肯遊，置身通顯者又不暇遊……」

一段神話

聞該岩係宋建隆二年置，岩高千仞，岩之巔，石室宏敞，可庇千人，林壑勝絕，爲永邑之奇觀。但在往昔，荊榛蒙茸不可上。宋慶歷間，邑人給事黃公非熊築室養高，或讀書于山下，一日獵師逐獸，能言其境，他乃命僕剪荊劃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果見其下可藏千人，從往的鄉人，卽就其地奉浮屠，水旱必禱于此，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者累日，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舁置室中，無何，有老僧詣門，自言能雕佛像，命將木頭于樓中，去梯閉戶，裹糧而處，數日後啓視，則像已成，而僧已不見，莫知所之，歎爲神異，從此縣官禱雨必親往迎，其應如響。該像眉毫修白，骨氣龍鍾，望若生動，好事者言，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乏具，不獨主興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構三層閣，不載片瓦，疾風暴雨不能犯，歲久漸荒，法相帝落，而寶殿琳宮，日就頹圮，近年僧眞潮已重修之，故該像煥然一新，栩栩如生。

三岩待採

閱「方廣岩志」，見侯宮陳燿所寫「開三岩記」，始知方廣岩之外，更有三岩，惜爲時間限制，不克窮探。據云山僧眞潮乃燿之叔父，因開在方廣之左，去廊院不二里而有「羅漢岩」之勝，于是逐漸大加開發，并繼續闢「羅漢岩」，右二里許的「滯影岩」，與「九天岩」（以入洞視天猶丸故名，其荒穢蓋于羅漢）。究竟三岩之景如何？尚有待于他日觀臨其境一遊。

始附誌于此。

特產方竹

普通的竹，其莖多爲圓形，獨方廣所產之竹爲方形，頗爲奇特，以是每個遊客至此必向山僧索取，或自行砍伐回，既可留爲紀念，又能利用爲手杖與烟筒，因是近年此竹甚形匱乏，是時我屢求弗得，殊爲悵悵。

名符其實

方廣岩洞景之勝，已如上述，其最使我們留存深刻印象與餘味者，無過于「雷公洞」。此洞口極小，在岩壁之下，不易使人注意，那時寺裏山僧特別招待我，才拿出「一聲雷」鞭炮，放在洞口，火柴一燃，砰然巨響，震澈山谷，有如霹雷降臨不絕于耳，約五分鐘始散，誠名符其實。

記遊黛湖

吳岳

黛湖在縉雲山獅子峯下。由北泉松林別墅上紹隆寺，過寺半里，便見一闕，疎欄跨谷，停泓貯翠，卽黛湖是也。卅三年夏曾與友人至此游泳、聚餐，流連竟日，逸興至今猶存，因追記之。

避暑入幽谷，黛湖水氣清；鏡波涼入骨；松樹密如屏。雲影連杉白，山光匝水青；野餐無客到，時有幽禽聲。

璧山野行

激遊[illegible]郊[illegible]晴沙，談笑渾忘石徑斜；
數[illegible]寒[illegible]馱[illegible]，一灣田水[illegible]殘霞；
山中[illegible]楊已無葉，籬畔孕梅初[illegible]花；
忽聞犬吠喧竹外，始知誤入野人家。

游天府煤礦書感

其一

瓦屋松林石頭山，水嵐[illegible]過麻柳灣；
煤車載客如疲馬，撲面風光仔細看。

其二

自鑄火車怕運煤，山中十里走輕雷；
專家心血工人汗，此是渝郊第一回。

其三

天府規模冠蜀東，峯龍槻殿出煤雄；
但求光[illegible]多供應，詎[illegible][illegible]鉅[illegible][illegible]中。

其四

夜色催人上險灘，金剛碑外水雷喧；
狂瀾一過[illegible]魂定，笑指燈燈照峯船。

家書

欲寄別離意，臨封反覆看；
郵差攜你去，幾日到潮安。

廢夕懷潮州

其一

歲了愁仍在，干戈又一年；春光名勝地，炮火竹園天。粵海風波險，巴山客夢添；何時平島寇，收拾舊山川。

其二

淌淚別潮州，艱難作遠遊；客烟腰誤信，風雨一登樓。大地獨多難，青春不肯留；深諳淪落恨，[illegible]處[illegible]離憂。

其三

海賊陵汕市，韓江血淚深；流民析骨肉，沃土生荊榛。長夜沉沉去，新春緩緩臨；[illegible]流地下火，定欲腥[illegible]氛。

其四

艱危鄉里淚，枕上每相逢；寂寂韓江月；淒淒桑浦風。燕城骨暴白，曠野劫灰紅；不逐南洋敵，如何靖嶺東。

劫後

劫後楓溪但燼灰，愁雲匝地鬱難開；
已無花樹浮樓台，剩有廢墟生草萊；
日暮空窖吠對犬，風吹白骨[illegible]塵埃；
海天望斷無消息，獨立蒼茫事事哀。

武當山巡禮

峒星

中秋節底雨天假期，它使我們提前實現了預寄在明天春假裏遊武當山的期望。

出發時是一個黎明將至的深夜，整個原野雖支配在悄靜和黑暗下，但當我們爲卡車載着奔馳在行程中，皎潔的月色，竟像一個光明的賜予者，映照着她在沉沒前的餘輝。這時伴着寂寞的，是輪底接觸路面不斷發出來的響聲；曠野的晚風受到車行鼓舞，正在後面追着灰塵的煙幕，夜寒侵襲我們，它在單薄的衣衫上拂起陣陣涼意。

然而，在沒有踏完的旅途上，終於逐走了黑夜。曙光伸着試探地足步，月色和繁星也緩慢地落下山腰，接着赤紅的太陽便從地平綫上湧現出來，光芒直射到魚白色的天空；於是大地的真面目一點點在視野中出現了。那些田疇、河流和山丘中的清新氣象，真像在構成一幅絕妙地晨曦圖畫。

時間祇有上午七點多，車便停在離草店鎮過去不到十里路的元和觀旁，九十公里的汽車路算在這裏告止，但因爲一部份同伴欲以滑杆代步。開始上山時已近正午了。最初我們先迎着從柯家營經巴東的大道上前進，翻過好漢坡就全是寬坦的山路，迴龍關前的蜿蜒曲折，也有點像在山野中開成的汽車公路，不過這樣易行僅占了整個行程中底一小部份。山脚和峯頂的距離約七十華里，若從它的盡頭至最高處，十之七八倒全是高陡不均的石級，若要步行，非需要一種特別持久的精力和堅定信心不可。

迴龍宮是在山中第一個見到的寺院，其次便是過風埡前面的磨針井。這裏引人注意的，是一段流傳着的神話：說是山中唯一供奉着的神聖——眞武祖師，在山中修鍊時，歲月的深長，曾使他因無所成就，懷疑地帶着失望下山歸去，就在這裏遇一老婦在井旁以鐵杵磨針，據說這是觀音大士變幻點化，所謂「鐵杵磨繡針，功到自然成。」就在最後使其回心向道的兩句話，於是這段故事便爲許多迷信者深刻地記住着。飲幾口井中的「仙」水，和一覩鐵杵的眞面目，已爲每個朝山者所熟悉了。

老君堂在迴心菴過去二三里，本爲一座大廟，可是經過匪患，現在神像圮毀，已經頹廢不堪。路從這裏起，碎石鋪成的山徑，代替了原來的寬坦大道，步行雖稍顯吃力，但總算在太子坡附近走了不到十里的平路，劍河過去才全是緊逼着石級，連綿不斷地近十華里。這時山路的高度和頻繁的上下，逐漸加深了我們的氣喘和汗流，腿部既在腰眼中加重，並且強烈的陽光也向我們發揮着威力。或許由於太興奮吧，却誰也沒有因此從心底迸出半點聲音，祇是帶着緊張嚴肅的表情，聚精會神地爬行着。

以爬山工具而論：這裏的所謂「兜子」，並不能如四川的那樣也能在高陡險坡中安步如常，乘滑竿也是一樣地須要下來步行，這樣便首先說明了它有限底用途，加上枯坐在用繩索織得像魚網似的東西裏，坐臥均不自如，又平添許多意外的危險，反不如走路痛快和舒服了。有人主張遊覽山水的眞義，應該是由自己的手足親觸着那些值得瀏覽的景物，當不無有充分理由。

武當山的香火原很鼎盛，尤其在每年廢歷年初，從各方面集中而來的善男信女，至少以十萬計。這次行程中即斷續看到一些揹紅綠包袱的朝山者，他們似乎另有一種虔誠地毅力和信念，雖然有的是伶仃小脚，却仍能不斷地埋首前進，這種難得的精神，深使我們為之感動，而且也足予青年中行走不健者以慚愧，於是無形中更增加了我們的勇氣，加快着步伐的速度。

財神廟附近有古蹟名「夜宿岩」，其實祇是「眞武祖師」留宿一宵的所在地，正像一些現代大人物們在某地曾經駐足或題了字跡，除徒負虛名而外，別無勝景可尋。不過羣岩之中夾以木屋數間，却也自有它的景趣。這裏是十八盤道的止點，當從樹木參差的圍抱中，透露出一簇琉璃瓦的屋角時，那便是武當山中心的紫霄宮，我們四十里山路的步行在這裏作為結束了。

這是座藏在深山中難得的建築，和其他著名寺院一樣，有着高闊壯巍的外貌和內容。從明永樂十三年起，便開始它所存在的年代，歲月已經在這裏劃上了年老的皺紋，可是紫霄殿上的彫樑畫棟和雙手合抱的庭柱，仍值得為後來的瞻仰者們所稱頌。還有一個近乎神話的奇物，說是當此殿建造時，有巨杉一棵遠從川中飛來，現在陳設殿內，從它的另一端敲着手指，就可以聽到裏面發出鏘鏘的聲音。

從幾個道人口中，我們聽到一連串帶着神秘的故事，像關於眞武得道飛昇和其他傳奇之類，這些經常為到過這裏的人們所盛傳，他們也曾解答過關於武當山定名的詢問，說武當本名太和，因係火性，似非太乙眞武之水性不足以當之，故有現在的名字。這種見解也曾見於紫霄宮兩塊高約二丈的龜碑上，從它們上面並看到有「……武當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岩上出遊氛，下臨絕壑……」等謳頌的字句。

這個晚上，我們去瞻望一位盛傳有數百高齡的老道，地址就在展旗峯一個叫太子岩的石洞裏，那裏山勢高出紫霄約兩百公尺，陡險異常，週圍又盡是密集着的高大樹叢。因為是深夜登山，每個人心裏原都帶着一些緊張和探險的心情，當中秋的月色照遍了滿嶺，這時從陰森的洞門裏，露出一位鬢髮皆白滿面皺紋的老人來，這種環境中的突現，不禁把我們的思路帶到一種神秘和幻想的境界中去。

我們被引進石洞的內面，漆黑地祇靠着從隙縫中漏過來的一線月光。為着好奇心的驅動，我們十分留意關心老道底一切，首先是關於他的年齡，但許多拜訪者除從他蒼老的皮膚或其他方面可以推測在百歲以上外，沒有誰能夠特別知道清楚的。而且年齡並沒有使他消失任何人類所應有的知覺，當他從牙齒盡脫的口中，吐露出爽然有力的字句時，眞會使

您引爲驚異。而他的生活似乎也有點神秘性；由於習慣的緣故，對於爬山疾行如履平地；飲食方面，包谷根麥皮之類爲人所唾棄的物質，都是他時常入口的食物；飲料則靠洞內一個祇及尺餘的泉池，雖祇有一窪之水，却頗能靠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不得不算是一點小小的奇蹟。

一談開始了，他像一個年老的說教者，帶着顚巍而沉重的聲調告訴我們：「……今年渭河水清三次，眞命天子已經出現……祖師爺會保祐您們，外國鬼子縱橫中國，今年便是他們將被趕跑的日子。……」以及一些其他帶着濃厚宗教氣味的話，最後他還以伍子胥與十八國諸侯臨潼鬥寶的事實，來映證我國的勝利。這些話也許都是莫須有的，不過也權當一些可笑的資料吧。

回到紫霄宮，玉盤似的銀月已經湧過東邊的山峯，高懸在蔚藍如泥的雲際裏；瑩潔的光芒照遍整個山野，武當山的景物這時都在她的下面受着光明的洗禮。爲了賞月，我們團坐在殿前的平台上，嚼着食盤裏的山菓，品茗清談，這種環境極其優美，明月在前，我們自己也像清心滌慮忘記了塵市中的煩俗。名山中度佳節，每個人都該感到無限的興奮。

明月的光亮伴着我們沉入睡鄉，直到第二天絕早我們離開紫霄時，還沒有從山中沒落下去；並使我們在五里外的烏鴉嶺上，同時飽餐了月落和日出的奇景。風景線的奇美，幾乎時常與行路的艱難成正比例的，當我們從五六里不斷的石級中，爬上了烏鴉嶺，馬上就有一幅山川壯麗的圖畫顯露在面前，這裏臨近南岩，舉目皆山，頗帶着相當幽靜的風味。

路還是一級級忽兒朝上忽兒往下。到了七星樹，這裏據說曾有七株象徵着天上北斗的巨大松樹，不過現在僅存其中光禿着的兩株了。從此上天柱峯，十五里的距離盡在山坡和石級連綿曲折中，五龍洞和黃龍洞之間的滿山樹木葱鬱，十足顯露了深山中的偉大氣魄，就山勢來說，高陡也超過所走過的道路，有時角度很直爬行確很吃力，看來好像山頂就在頭上，但當我們翻過一個山頭，却另有更高的山頭橫在眼前，舉目四矚，我們覺爲羣山層疊叢密地圍着了。

我們在埋首步行中，偷閒數着行程中的石級，其實這頗難以統計，單由朝天宮上金頂一段就將近一千餘級，假若就全程言，數量恐已超過兩萬。愈行愈上的道路，從轉天灣經過分金嶺以後的五里地，就可看到天柱上的金頂，當我們感到最終希望即將實現時，心裏充滿無上快慰，脚底也不期而然增加氣力了。

太和宮在金頂以下，這裏可以看到明座銅碑數道，和頂上一層完全以紫銅鑄成神像和台座的古銅殿，據說建造年代遠在元朝。由此跨過百餘級掛着鐵鍊的石階直上金頂，這裏是武當山的最高峯，它的高度雖無正確統計，但估計至少當在一千二百公尺以上。金頂的形狀頗如西式大廈中的露台，中間便是最負盛名的「金殿」——一座精美底宮殿式的建築，廣闊各約丈餘，它底每一部份，甚至瓦片和簷角上各種形物的裝飾，都是用燦然光滑的銅質鏤刻成功的。金殿外圍是一百三十八根銅質的圓柱，內面則如紫霄宮龜碑上寫的：「……內鑄聖像一，從官像四，皆範銅爲之而鍍以金……」。這些銅像的鑄造，從滑斷可辯的鬢髮和冠帶中，可以想見它們的精細，雖然歲月深長已經褪去他們金裝的外衣，然而像

這樣具有歷史價值的偉大作品，實在是我國藝術史上值得留下的一頁。

山頂上氣候頗寒，平時山風呼嘯，陰天卽長日在霧氣迷漫中。我們依欄臨高憑視，這時茫茫大地祇見無數條拱壟似地大小山頭，和雲天聯成一片。人們臨此偉大境界，反視自己的渺小，眞如滄海一粟，此時此地，我們幾個故鄉淪落的流浪者，俯視這無際的視野，心中該引起無盡的深感吧。

在金頂附近的樹叢裏，寄居着無數的鴉羣，若以食餚投擲空中，它們便會張着翅膀從半空啣食而去，那種俯仰自如和優美的姿態，像戰鬥機一般地迅速，惟結果反意外犧牲了十餘只原來用作充飢的饅頭。

因想當晚趕回草店，中午以前卽離開天柱峯踏向歸途。下山的路究比來時容易多多，連跑帶跳疾行十五里石級，一口氣趕到七星樹祇四十分鐘，這和上面三數小時相差的比例未免太遠了。回到烏鴉嶺，我們順道去遊南岩，這裏雖是武當山最勝之境，但因經過匪患，一部份已經葬身火窟。有名的勝景是寶劍、金鐘、龍頭香和太子睡龍床。飛昇台相傳爲觀音大士變化美女騷擾眞武修道，被怒斬跳入台下水中，眞武因此動了仁者之心，陪同作了水鬼，據說後來有五龍盤他上升，於是有了此台。山上的景物就是這樣，一入修道者口中便成了不可磨滅的神話。

並未費去太多的時間，就又繼續走回下山的路上，我們一面留戀着山中景色，一面心中也在爲這次遠遊作一些觀感似的評價，祇是時間倉促未能盡興暢遊，多少留下一點遺憾。最後我們從幾近百里的步行中，帶有勞頓和疲倦回到草店，已經高掛燈火。在歸途上，明月仍像來時一樣地伴送着，使我們愉快的從九十公里的車行中回到原地。

清道夫

大中

優良的路政有清道夫，有清道設備；惡劣的道路亦有清道夫，清道工具，以及清道設備，前者所用的清道夫是雇傭的專職，清道工具是噴水車拉圾車，清道設備是溝渠，雨水管污水管；後者所用的清道夫是一般往來的行路人，清道工具是行路人的兩隻脚和往來車輛的車輪，亦用不着溝渠，雨水管，污水管，道路兩傍便是流水溝，路面窪下坎坷之所便是蓄水池，天然蒸發亦便替代了掃除污泥與水的工作。此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就是利用公道上的污泥來塗堤牆壁以及罎罐等等，這並不是我的理想，而是目睹的事實。這可以說是廢物利用的新發明，又經濟，又方便，在這種多雨少晴長期泥濘的都市，尤其富有這種利用的機會。

鼎高雜話

汪聞韶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八日，甘肅水利林牧公司張掖工作站，附設高台通訊處，管轄臨澤、高台、鼎新、三縣農田水利。筆者乃於是時來高，被派負責高台縣城西北黑河流域下游；包括鼎新全縣舊渠整理，及新渠建設，結果以經費問題，半年來僅能完成初步調查工作。調查生活中，亦別有風趣，拉雜談談。

（一）農村概況　高台縣城西北，黑河流域下游；兩岸共有灌溉渠三十六道，農田八萬畝，居民二萬五千五百人。農作物生要者有：小麥、糜穀、棉花，且有少量水稻。特產有：花牆子的海骨頭（洋葱），喀喀齊（哈密瓜第二代），七壩的辣子，黑泉的豬肉，鼎新縣的棉花，在河西僅次於安西。

（二）鼎新介紹　鼎新縣在長城以北。全境爲沙漠與戈壁。可以耕種，而有村落存在之地，僅在沿河，如珠如帶之河灣灘湖。此種灘洲在元、明時爲蒙人牧畜草地，清初駐軍屯墾，始有農耕。民國元年，始設置縣治，名爲毛目縣，十七年又改稱鼎新縣。

（三）騎驢趣聞　三月中，筆者在馬尾湖測量，順便去鎮江渠查勘，於是首次得到騎驢機會。因不諳驢性，緊張萬分，每至跳躍，無不緊抱驢鞍。一天下來，腰痠背直。四月中，去十壩查勘，乘坐叫驢（公驢）；每遇驢羣過往，必大吼求偶，亂奔亂跳。筆者初不在意，於是沿途跌落三次，手掌皮破血流。八月中，自鼎新返高，乘驢離雙樹子，不五里，坐驢忽然下臥，爲之一驚。自雙樹子至正義堡，凡七十里，下臥達三十餘次。須隨時留意，以防跌落。無鞍騎驢，名爲滑背。筆者曾屢次嘗試，驢之脊骨高凸，騎之不甚舒適，研究結果：須坐於驢之臀部，比較平服。十月中，筆者去花牆子，復勘馬尾湖，凡七十里，騎滑背小驢，至此騎驢訓練乃告完成。

（四）遠征鼎新　本年七八月間，筆者曾兩度往返鼎高道上。兩縣城距離凡二百五十里。在兩縣交界處，有七十里無人烟之沙漠阻截，車輛難行，須用牲口。七月十九日僱馬一匹，黎明由正義堡出發，氣候涼爽。中午路渡海拔一千三百公尺之最高沙邱，長約十里，危立領頂，景色奇異。是日無風，得能安全走過。暮抵雙樹子。沙漠中旅行，終日不見人烟，若斷水斷糧，就會發生不測的危險，所以出發之前，必須充分準備。是時正值炎夏，更少不得水，幸而沙田裏西瓜已熟，平均一天一人需吃三個西瓜，一斤饃饃。西瓜泡饃，是沙漠中最珍貴之食品。在平沙千里的戈壁上，常常可以發現似大海般的水面。在我們不遠的前面，水面上很清楚—

的看見，長着青草，異常奇美。遠處的山，每每倒映在水裏。無經驗的人，一定會被其所迷。其實，都是冷熱氣層，所造成的倒像。七月二十日午後，筆者自岌岌格出發，去狠窩湖。途中忽然風雨大作，戈壁灘上一無掩蔽，風急雨黑，景象可懼。全部行裝泡在水裏，狼狽不堪。一小時後雨過天晴；在戈壁邊緣，天空中呈現一道倒虹，地上礫石閃閃如寶石，步行其上，悠然有出世之感。黃昏，斜陽射來，影長千里，蔚爲奇觀。七月二十三日，行抵雙城子，該村爲黑河流域最末尾之田莊。與蒙古額濟納旗有三百里之遙，其間一片戈壁，渺無人烟，一望平沙千里。水平線上，看不見一個生物，大有邊荒之感。至少是爲農業社會之邊緣。

（五）水文站上　七八兩月，爲黑河洪水時期。故奉命在正義峽水文站上協助工作。主要目的在使水文記錄，不因洪水中斷。水文站距衍址三公里，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返。中午炎日之下，工作疲乏之餘，不由得羨慕河中學水清涼。躍身泳濯其間，比吃冰淇淋還要痛快。爲渡河方便起見，站，備有羊皮筏子一架，有皮囊十三只，用麻繩串連於木架上。諺曰：「南船北馬」；筆者爲吳人，自小善弄櫓槳，於是在皮筏上大顯身手。在峽中，河狹水急，流速達每秒一公尺以上。七月十八日，爲工作，必須過河，乃將衣服脫光，在水中摸索前進。河底石角觸脚，站立不穩，不意行至河心，水深過腰，冲力太猛，脚下一滑，來了個鷂子翻身，吃了一驚，幸有同涉者扶住，總算運氣好。

（六）民間農諺　古有採歌於民間者，所以致民情之良窳也。今筆者調查農田水利，亦不能不注意此道。錄其一二於下：「趕早鬆了盤，後晌拿犂別」。「春分混種田，穀雨種穀子。」「夏立康，出土齊。」「秋分青稞死，立秋參劃爛，白露不低頭，擱在家裏喂老牛。」「秋分糜子，寒露穀，頭伏蘿蔔末伏菜，蕎麥兩介間。」「中伏見蕊，末伏齊（稲）。」

（七）鴻雁南飛　前日立冬；南山上已經雪影斑斑。這夜狂風，河溝中已冰聲鏗鏗。河西的氣候已儼然寒冬矣。大地上已變成了一片灰黃色，廣漠上悽寂得可怕，正等待着熱血的人們來此翻起牠的土，使牠繁榮起來。筆者來此已一年了，但是看到原野依然荒蕪，人民依然困苦，不由得寒噤起來。自問：一年來幹了些什麼事？拿什麼來答覆我們在南方的老師們和同學們呢？抬頭望見天空中有群鴻雁南飛，乃草草的備能將我們一年來的經歷，極簡略的，極簡略的報告給諸位。更希望諸位能常給我們批評和指導。明年春回人間的時候，希望鴻雁帶給南方最好的消息，和南方的溫暖。我們在西北的同學，急需要溫暖來調劑，和熱力來興奮。

五二—三三二

韶始雄遊訪記

羅香林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離別廣州，趁車往韶。自廣至韶，上下行客車，每日只一次。清晨六時，由羅通莊劉君林才，隨送出發，到黃沙車站，購票登車。七時五十分，車始開行。一路風景絕佳，遊覽遠望，神為怡悅。下午四時，車抵曲江，即過浮橋（橋跨湞水），入韶州市，宿風度中路西昌通號。

翌日，上午攜公文二份，送曲江縣政府，與省立第三師範，請為保護調查，並代為收集材料。當由三師校長黃君煥福，作函介紹，往見曲江籍李宗堯先生。李為該地德華女子學校校長，現任縣教育會常務委員，於韶州前代文獻，頗為熟悉，於我關於客家調查的工作，極表同情。是晚並由百昌通店人羅質彬先生，介紹與曲江人張堯階先生及其姪鏡秋先生相見。二先生皆為曲江聞人，我乃出各種啓事及調查計劃書，請他們贊助。

十七日，參觀縣城省立三師，縣立中學，德華女校，及第一至第四各縣立小學。並晤友人吳嘉謨陳毅庵陳毅軍三先生，他們都是游宦到此的。

十八日，上午，獨身出行，觀訪各民衆聚集的場所。下午與質彬先生堂弟强蘭君，往各地訪求各種碑刻及曲江人著籍祖家譜。

曲江縣地，數年來，不甚平靖，雖無大股土匪，然多歹人敗類，搶掠行旅。我原想請縣府派警士二名，送我落鄉，無奈，事不湊巧，舊任縣長已先期離職他去，新任陳某，又遲遲未至，縣署職員既是不肯負責，那只好自己擇定比較安靖的鄉村、作局部調查去了。

十九日，上午七時五十分，趁下行車至馬壩站，即下車落馬壩墟，調查環墟各村的風俗。馬壩在曲江縣南四十五里，有商店四五十家，遠近赴該墟貿易的有逕頭村，歐山村，石橫塘，烏龜墩，矮石村，潭溪村，老藥屋，墟邊，車田村、石灣村，官陂塘，小坑村，中村，鷓鴣峽，田心村，樹頭下，馬口下，官屋角，梁下村，合嶺村，浴塘村等二十餘村。以其地離縣治不遠，又在粵漢鐵路的旁邊，官兵得以往來鎮壓，所以這地方尚比較各墟安靖得多。而住民又為純粹客家，與縣治裏五方雜處，語言俗習，皆雜糅而不可究詰的，實有天壤之別，所以我便取他做曲江客家的代表。然因為尚有別種關係，在馬壩，我亦僅曾考察訪問了四日罷了。

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半，趁車返韶州，即由友人吳嘉謨介紹，與來韶出席西北綏靖會議的始興縣長林君公頓，相會於韶州大旅店，並於是處得見同時出席的連縣八排猺民代表唐君曜英。林君為人，極通達，有器識，對於客家調查，尤

願悉力相助，而所長始興，又爲客家縣分。彼謂如曲江不易進行，當可先到始興工作。他言次，並介紹我和他的民政科長林君榮慶，及連縣化猺局長林君國棠相見，會林局長因爲別有要事，先期外出，只會着和他同住的那位猺民代表，唐君曜英。唐代表頭面的形態，雖說和我們漢人，微有幾分差異，然能用客家話和我們談論，他們以客家話爲唯一的漢話，因爲他們的隣居，大半都是客人，而且要和客人通工易事，所以很受客家的同化，比較開明的猺民，出外應酬，都是喜歡用客話的。他告訴我許多關於開化猺民的意見，不知是他自己的主意，還是林局長教他說的。

曲江縣是土通湘贛二省的要地，而粵人所稱的北江，又由此合湞水（自南雄來）武水（自樂昌來）總匯而流出珠海。有此交通上的形勢，所以湘人贛人廣州人以及水上蛋人是皆得前往其地，經營行業。今日曲江各鄉，雖可說純是客家居地，而縣治附近（卽舊時環城內外地，但現在城已拆去了）則實爲廣州人及少數的湘贛人所僑居，環縣治的水面，則爲蛋民所聚居，因爲五方雜處，所以單在縣治附近，就有韶城土話，湘贛官話，水上蛋話，廣州白話，和純粹客話五種。水上蛋話，爲蛋民固有的語言，不過一般的蛋民，大抵都會說廣州白話，你若去和他接近，他必以廣州白話相應答，大抵是水上話和廣州白話的混合話。說者謂環縣治而居住的貧民，有許多都是自水面而登陸的蛋民，昔年曾把持府衙（韶州原爲府）縣衙（曲江縣）五班十三房諸種職業，因爲不大崇向讀書，所以文化反比各鄉爲落後。現在環居縣治的世家大族，都是原籍在鄉，讀書發迹以後，纔遷進居住的。

韶州市的住民的說話的本領很不錯，普通都懂得官話，客話，韶城土話，和廣州白話四種語言。不過鄉下的客民，那就只懂得他的客話了。

在曲江縣工作了八九天，雖不能說一無所獲，然到底離自己的期望太遠了，這全是因爲沒有保護，不敢多落鄉村的緣故。

二十四日，與林君榮慶，僱着民船，打算溯湞水往始興，先期由林君分頓，致電始興縣府，派十五名警衞隊兵，保護我們入境，他自已則因別有公務，卽日落廣州去了。我們和十幾個警兵分搭三個民船，這些船都是運貨到南雄的。每船約長十丈，寬二丈，是夜十二時，由東河壩開行。

湞水本來灘險不少，這時又値水旱，所以更難行駛了。每船雖說有篙師十餘人或拉纜，或篙撐，然而船行，總是六十老翁似的龍鐘得很。一直行至二十七日晚上九點鐘，纔算走到了始興縣境江口灘下，又因爲天色晚了，不敢上灘，我們便摸着夜路，走上江口墟去住夜。次早，俟船上灘，取了行李，僱着挑夫，纔和十幾名警衞兵，浩浩蕩蕩的走向始興城去。

上午十二時，抵始興城，先寓官式廷先生老當舖。次日便搬到始興縣立中學去，校長何勵修先生，於客家問題的研究與調查，非常熱心。他本人也曾調查過廣東各地的農業，深知落鄉調查的辛苦，所以特別招呼得好。又因爲要叫他的學生，代我收集各種材料的緣故，所以又在他們做紀念週時，特地請我演說了一點多鐘，題目是廣東民族的研究與調查，我說完了並稍稍補述燕大國學研究所幾年來，對於華南民

五二一—三三四

族研究的提倡和成績。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二日，多在環城附近，剌探民情風俗，並收集各種材料。其間且曾三度拜訪始興的名宿陳覺先（樸）先生，向他找集各種文獻，並曾與教育局長饒振瀾先生，同去訪尋出土的古磚，訪察他的圍樓，始興的建築最可注意的就是圍樓和墳式，將來還要特別論述。

始興地方雖較曲江安靖得多，然而也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單身通過的，譬如最稱爲始興菁華的青化鄉張九齡故里，就不是輕易去得的，地方已極偏僻，林木復極茂密，小股的匪徒，自難保不時出沒了。要去調查，總得帶點槍去，多帶些麼，居民望着，早就害怕得不敢和你說話了，少帶點麼，誠如某先生所云：「三支兩支槍，餌盜則有餘，防盜則不足也」，眞是沒有辦法，只好不去了。

始興縣地，共分十七約，我經過好幾次的考慮，始決定以第三約的新村，和第四約的頓岡，爲調查的樣譜。

五月三日，出發新村，先至玲瓏巖，觀看前賢所蹟的碑刻，旋卽至新村各地，由縣中學生何某任鄉導，觀察其村諸祠堂屋宇，及種種有形的設置，並訪問各種風俗，收集各種材料。新村在始興的南部，出縣城，渡墨江，經澄陂，達新村，凡八華里，居民有聶、歐、陳、何四姓，以何姓爲最大。是晚卽宿於該村何家祠，祠凡四進，初建於明末，到今已重修了好幾次了。祠堂的大廳，今辦着知新小學，族長何利敷先生駐堂辦事。村內有民團分局一所，局長何君執中，特來爲我照料。是夜，並在何祠，邀集四五個鄉人，採錄童謠和山歌。

五月四日，早起後，卽獨自至村內大街，觀察居民的生活，直至下午五時，始返始興縣立中學。

五月五日，上午十時，由始興縣立中學出發，與鄉師學生林君國棟同行，先至第七約斗塘鄉。林爲斗塘人，先期由饒教育局長，接洽就緒，請彼爲我鄉導。斗塘爲先賢林穆菴的故里，穆菴爲始興第一流的文人，張九齡過了就算他了，他長於經學，尤邃於古文，所作學庸通解，大學古本通解，澤山堂遺文，時習錄等書，都爲時賢所推重，不過外間極少傳本，而斗塘也只有某跛足先生，纔有存書吧了，爲着要探究始興的文獻，所以不能不親到斗塘來了。可是，結果還是失望，跛脚先生並沒有將先人的著作交給我看，只有在那裏會剌探得一二種民情風俗罷了。

下午四時半，至第四約頓岡墟，卽投廣區立第一小學校，校址在墟西關帝廟廡，廡分上下二樓，樓上爲小學，樓下爲民團分局。頓岡在始興東部，出縣城，由上閘街右折，過石俚壩，逾富村灣，至姚村，經新田，寨佩，遂達頓岡，路約二十華里。我到頓岡，分給各公函託，（一給民團分局，請爲保護，一給小學校長請收集材料）自與該小學校長鄧君良臣，同到近墟各鄉觀看。晚上卽到和興昌號，訪問羅廸臣先生，羅爲我的族人，他在南韶一帶，經營商業，快到二十年了，始興人難得幾個不知道他的，他對於始興的民俗，非常熟悉，我請他替我收集各種材料。

自七日至九日，每日與該區立小學教員朱君化越（明達）同到各地訪剌民俗，兼塡各表。其間曾誤聽張君德忠的話，至東流壩張屋，參觀宋道九齡公肖像，那曉得所謂宋遺，

實不過清初普通畫手摹着曲江關帝廟所立石刻宋淳熙某氏繪張文獻公像罷了。經過了四日的考察和訪問，頓岡的民俗，大概已知道一些了。

五月十日，返始興縣立中學，摘來各姓所借來的家譜。翌日未出門，在寓休息，並準備往南雄調查。

六月十三日，冒雨步行，前往南雄，行李由二挑夫擔運。上午九時出發，出城北門，經五里山，進石井逕，過長排，至斜潭，過鴻鶴嘴，瘋者嶺，上新寨嶺，過高水坪，至馬子坳墟，凡四十華里，卽在墟吃中飯。吃畢起行，經陂田，過官橋，逾紫塘，至都塘鋪，經塘角至古埭墟，復上馬鞍嶺，過冉步，至南雄縣的修仁，循新開公路，直達南雄縣城，凡六十華里，這是按照始興人所述的里數，自己走起來，倒覺得沒有這麼長，我們到南雄時才是下午的六點鐘呢。

因爲在頓岡調查時，逸臣先生已曾致信南雄各同鄉，叫他們爲我照料，且指定我到小東門廣綸祥商號去住宿了，所以一到南雄，我就搬到廣綸祥去，總經理李俊三先生，招待一切，眞好極了。是晚卽於筵席上晤見舊友曾光華先生，他在南雄做了三四年的法官，據說很是得民心呢；又會着族人羅曜東先生，他在南雄經營商業，據說已快三十年了。我在席間便開始剌訪材料。

十四日，塡公文二份，一給南雄縣政府，一給省立第六中學，下午參觀城內各級學校。三中教務長丘子祥先生，頗熱心贊助。

十五日，在附城各地剌訪民俗，兼收集各種材料，並決定以北部均平承平慶平長平四約爲本縣調查的樣譜，自均平沿途至梅嶺，亦擬詳加調查。當晚託縣府秘書長楊梅侶先生，代備公文多件，請各約保衛團，及沿途軍警，妥爲保護。

十六日，開始落鄉，向均平約進發。均平約昔稱沙水鎮，有小商店十餘間，住民二十餘家，今稱均平墟，墟作曲尺形，跨入贛大道，離南雄城約三十華里，宋元之際，中原難民至止嶺表，多寄居其地，命曰珠璣巷；今其地尚有亭樓三座，分額珠璣古巷，珠璣古樓，珠璣樓等字，但皆爲清初石刻或磚砌品，不足以窺見昔日實況；惟巷的南端，離額珠璣古巷亭樓不遠處，有元至正十年（庚寅）南雄路同知孫朝列重立高約九尺的石砌碑幢一座，可以玩味。廣府屬漢人，多謂其祖先實自南雄珠璣巷遷而來，各族家譜，異口同聲，大意說道：

「上世原住南雄府牛田坊珠璣里（或稱村或稱巷）。南宋時，坊民黃貯萬，因運糧至帝京，回至關口，灣泊船隻，備禮酬神。會宋帝所寵宮人蘇氏，因失調雅樂，斥居冷宮，蘇乃乘許出逃，日乞夜宿，適乞至黃船，貯萬覩蘇貌美，匿之船內，挈返南雄。宋帝敕兵部尚書張英貴，行文各省司道州縣，使之訪緝，經年不得。後貯萬家奴劉壯，反主出走，揭洩根弊，傳溢京都，張英貴乃與同僚密議，僞稱南雄牛田坊，當建立興良平寇寨，以資鎮守，蓋欲置牛田居民以罪也。時府人有處屬喬某，服官帝京，聞得是訊，特遣人報密，牛田坊凡五十八村，民居億萬，多嗟怨惶恐，不知所事，惟其中珠璣里九十八家，因鄉官陸闓望顯貴英等，集衆商議，謂粵之南方，地廣人稀，可往棲止

五二一—三三六

，遂書名赴縣府，稟准，陸續向南遷徙。」（見拙著家譜敍錄丹山謝氏譜敍）

而今南雄的傳說，則謂該宮女（俗稱娘娘）既得建寨剿辦消息以後，卽投珠璣巷古井自盡，後人恐其化鬼爲厲，遂於井上砌石塔壓之，現在的碑幢就是實物上的證據云云。這段關於民族遷移的故事，雖現在尚有人在懷疑着，然究之實際，確是事出有因，我另有珠璣巷移民事蹟考一文，詳論此事，現在不多贅了。

是晚卽投聽背村第二區縣立第二小學住宿。聽背村在沙水東南部，距墟址約二華里。校址原爲盤古寺地，同治間，村人築圍於此，初名安福圍，後易太平圍，民國九年始於其地剏立小學，現校長鄒君杏園和教員劉春波老先生，於客家調查事，均頗熱心贊助。十七日，訪刺均平慶平等約民俗，兼收集各種材料，晚上仍寓第二小學。十八日，返南雄城，與羅曜東先生同往各處收集各種碑刻。

十九日，應六中校長王君鴻齋邀請，往該校演說，題爲廣東民族的現在與將來。

二十日，復出發調查，循入贛大道，由南雄行三十華里至沙水，又三十華里至中跕，又十華里至小營，沿路兩旁多茶店或中伙安宿店，旅客絡繹不絕，眞有項背相接的景況。中站街內，且有小戲臺一座，備演戲酬神，或誘客往賭，可知其地往來旅客之衆。由小營，行數里，卽至梅嶺下面翠屏山鐘鼓巖。有道觀一，名洞眞觀，卽入內尋住持道長蕭一理先生，告以欲駐此調查民俗事。蕭爲贛人，略通儒釋道義理，態度尤誠樸可親。余安置行裝畢，卽請彼領觀本山各巖洞。先至觀左鐘鼓巖，巖作圓斗形，高五六丈或丈許不等，廣十餘丈，中有石砌之井，可貯水備獨飲，巖頂一端，有一小孔，可以望天，兼透空氣。巖口甚小，外築門牆，把牠關上，誰都不知道裏面的奧妙。因爲巖裏的乳鐘石，有像鐘的，有像鼓的，所以大家就叫牠爲鐘鼓巖。出鐘鼓巖後，入觀背諸仙巖，巖曲而深，二端均透日光，較前巖尤巧妙可愛。巖的右端，須從洞道攀沿而上，卽與梳粧巖相接，景緻極好。聽說咸豐八年，曾有人在鐘鼓巖避過難呢。洞眞觀初建於唐，但現今的廟宇，則爲光緒間重修之物。凡三進，首爲齋場及客室，次爲玉皇大帝殿，又次爲呂祖殿。四壁題詠極多。是晚與蕭道長談論四方風土人情，兼刺訪梅嶺一帶的情況。

二十一日遊梅嶺至梅關。從鐘鼓巖至梅關約兩華里。

梅嶺爲粵贛二省的分水界，嶺南屬粵省南雄，嶺北屬贛省大庾。嶺的正中處，鑿石爲門，卽古今所盛稱的梅關，相傳牠是唐宰相張九齡督鑿的。關的南北，均有橫額，關南兩壁，且立有不少的碑刻，但至老者爲明刻，明以前的金石，渺不可覩了。出關北望，可將大庾的全景，吸而置於目際，而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路，則蜿蜒活似一條莽蛇。嶺的南北，聞昔年極多梅樹，今則大非昔比了。我另有梅關考訪記一篇，專述種種關於梅關的事蹟和問題，這裏不願多費篇幅了。是晚返宿鐘鼓巖。

二十二日，在梅關一帶刺訪民俗，晚上宿中站伙店。

二十三日，返南雄城，是晚宿嘉修學校。翌日卽在該校摘錄由各友介紹借得的家譜。二十五至二十七三日，在南雄訪集各種材料，其間曾往訪同鄉曾任民先生，詢驗南雄各鄉

的風俗。南雄雖爲客家地域，然其城市，則爲五方雜處的所在，其語言以多年混化的關係，已形成一種特殊的方音，其風俗亦不一致，但其城居的世家大族，則多爲純粹的客人，他們是讀書發迹後，纔搬到城裏去住的，不過數目不多，客家人到底還是鄉居的，山居的，業農的民系。

二十八日，在寓休息，未出門，僅稍稍準備返韶的行裝吧了。

二十九日，上午八時半，乘輿離雄，下午七時至始興縣的江口，即與卸南雄縣長梁毅君，及其祕書長楊伯侶先生和衞兵五人乘民船返韶州。三十日，早上五時，民船開行，因水稍漲，兼以順流，行駛極快，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我們已在韶州市了。即將行李僱人搬至百昌通號。

六月一日，備公文一份，請新任曲江縣長，派警士保護落鄉調查，結果，他說「有困難」，我對他們也斷念了。自是數日，多在縣治附近收集材料，夜間無事，則疾筆寫行脚別記一小書。

六月六日，往遊曹溪南華寺。先期請駐防該縣的教導團營第[illegible]團長派士兵十二名，護送出發。南華寺爲唐時六祖慧能禪師授法的所在，客家和尚，最爲信仰，寺在曲江馬壩東南邊的寶林山，山下有水，世稱曹溪，該寺背山面水，形勢極佳。離其地距馬壩車站，僅十五華里，雖山徑偏僻，沿途鮮有人村，致爲歹人之利，六七年來，每有搶案發生。是日清早，自韶乘火車，至馬壩落站，即冒雨前進，中途遇水，以橋久毀，遂涉江而過，到南華寺時已快十一點鐘了。

入寺後，即由小沙彌領導，遍看各種古蹟及殿宇和所謂六祖的肉身，腰石，以及傳法的衣鉢和袈裟等物。旋即在寺用素膳。以住持僧先期往別村打齋去了，難以作過細的訪問。飯後，復冒雨登山，觀看形勢，並鈔錄各種碑刻，直至下午四時，始離寺復出馬壩，候火車返韶州。南華寺於華南文化，關係甚鉅，我擬參考各家的記載證以自己的目擊，寫一篇南華寺事蹟考訪記，這裏不是說這話的恰當時地，所以只好從略了。

六月七日，在寓休息，翌早七時，遂趁車南返廣州。

留別大理

陳戒庸

萍梗三年寄洱蒼，方城自古鎮邊疆，
參禪每憶無爲寺，得子彌懷有斐堂，
老[illegible][illegible]成安作客，行[illegible]依舊富詩囊，
春風萬里天南去，清議總能盡短長。（法院爲前迤西道署舊址花廳曰有斐堂余所居也）。
八荒風雨念征人，廿載難堪劫後身，
慚愧一官無補國，蕭條千里獨安貧，

欣傳海上[illegible]頭[illegible]，會看中[illegible]播廣塵，
[illegible]奏凱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民。
遊地西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南愁望[illegible][illegible]差，
平亭表[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解纜奈如世[illegible]移，
自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illegible]，遊[illegible]舊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湖山秀[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爲[illegible]留題[illegible]別詩。
風[illegible]逕遊[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雲雅有[illegible]，
避[illegible][illegible]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隨[illegible]望烽[illegible]，
遠征[illegible][illegible]開[illegible]路，兢[illegible]山[illegible]愧[illegible][illegible]，
綠草黃花芳[illegible]遠，離[illegible]惆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青海行

何正璜

去青海，是我早已嚮往的事，偶然得到很好的機會，當然不願放過，雖然昨天還困於瘧疾，發了一天的燒，同伴們都拒絕我參加他們的行伍，可是想去青海的心，勝過了瘧疾所給我的熱度，終于帶了鋪蓋捲上行李，衝着黎明的風和沙，到達了嘈雜的蘭州車站。

五月的北方天空，藍得透明，當汽車開出蘭州站而馳黃河鐵橋時，景色開始在我們目前眩耀，一張張有音樂情趣的畫面，隨着車輪的轉動而展開，蘭州城在窗中慢慢消逝，一片深淺的綠野代替了它，這些都是果樹，它們吸收了黃河沖積層的肥沃，茂盛得發亮，黃河沿岸很多大而圓的水車，但是都停着沒有轉動，動的是一個個的羊皮筏子，它們陸續的由上遊像一片樹葉似的順水溜下來，沒有槳聲，沒有帆影，是一種最合環境最別緻的水上工具。

過十里店，果樹更多，多得令人担心這些果子的出路，過斧頭峽，公路越河而過，路面較狹，四十里抵河口鎮，鎮為甘青甘新兩公路的分岔站，兩條路上來往的客人，都在這裏午餐，人和汽車很多，騾馬也多，簡直可說是繁盛，不相識的旅人們列坐在一條條很長的櫈子上，吃完簡單的銷子麵和大餅，便又分路揚鑣各奔前程了。

車續前行，我閉目小憩了一下，等睜開眼睛，黃河不知在什麼時候不見了，窗外流着一條碧綠的水，同伴說是大通河，水很急，兩邊都是高山，公路相當狹，過一木橋，兩端有馬主席寫的匾，上書「湟海通達」及「介居吉澤」，此處為甘青二省交界地，橋東為甘肅，橋西則屬青海，橋在二省之間，水在橋下像急流的美酒，又清又綠，此地名享堂峽。

過峽二里許，抵享堂鎮，時方午后一時，本可繼續前進，奈格于限例，車即停此，我們搬下行李，下榻于唯一的旅舍——招待所中，招待所為青海省府所設，要公幹的人才能被允許住，但經住下，則不收一文錢，真名符其實的招待。

時間還早，本可到鎮上去觀光，但我個人頭昏身倦，不想動，不知是發瘧還是昏車，要了一壺開水，休息在炕上，同伴們分途遊覽去了。

聽他們歸來說，鎮上破爛荒涼，約有二百家住戶，略有小店，說不上市面，不過有舊土司衙門，其土司即唐時平黃巢之亂的李克用的後裔，據村人云自改土歸流後已衰微，現其子孫連溫飽亦難得，頗有怨言。其家譜及歷代畫像均尚完存，可供閱覽，但我們匆匆過此，對此勛業起家今又沒落的家系，可惜沒有時間多作研究。

次日，五時起，繼續登車成行，今日所經之路，極為崎嶇，與其說是公路行車，不如說是一匹老牛蹣轉滾爬在溝谿

中比較恰當，我們已經分辨不出公路的路基，汽車沉重的呻吟在一大片亂石堆裏，也再看不見路旁計哩的小碑石，司機爲了這種路要多費汽油，在愼重之外又生了怨恨，叨叨咒罵不已。過此亂石堆後，又是接連不斷的大陡坡，多半都是兩邊很高，當中極低，而極低處又正是一座很狹的小木橋，汽車要從高坡上快快馳下，不偏不倚的通過小橋，更要接着衝上對面的高坡，在此一上一下中，許多汽車和旅客都曾拋碎在這些深谷裏。

一直經過的都是亂山重疊削壁危崖，路面僅容一車，這裏可說是青海通東面的咽喉，十里左右抵樂都，車停縣城外，因來往汽車都在這裏午餐，故甚熱鬧，並且柳樹成行，小亭三四，頗足憩息，旅人們都在柳樹下撲打着甘肅或青海的沙塵。

離此十八里有屈壇寺，爲明代永樂太子出家處，以匆匆路過而未能去。

飯后司機因前途再無險路，面上也不覺解了凍，我們得了這種暗示，也都安了心。

路果然都是平坦的，上午的驚險像惡夢一樣的過去了，車跑得很快，似乎在飛，將近西寧時，路邊有一大廣場，場上遠遠的紮了五六十座白色的尖形營帳，許多戎裝整齊的騎士，正在練習衝鋒，天灰暗，風很大，一切顯得十分嚴肅，大牙旗被風吹得拍拍亂響，馬蹄掀起黃色的沙塵，司機說這是青海省在訓練壯丁，後來知道那廣場就是漢代大將趙充國屯兵湟中時練兵的地方，由今日這些騎士們的雄姿，可以想像到二千年前趙將軍的勁旅和大漢的聲威，希望今天這些關西的健兒，都是國家新的細胞，新的力量。

從此一路綠蔭夾道，大樹像受檢閱的軍隊整齊均勻的排列在兩邊，從樹隙中又透出殷紅的土山，景色相當悅目，如此直駛西寧城下，下車后，一部分人去省府接洽，我們則在趙段長房中休息。

去省府接洽的同伴轉來，傳言省府請全體遷到崑崙大旅社去住，於是我們便搬往前去，崑崙旅社是全中式的華麗建築，專備省府招待入境賓客，不得當局許可，絕對不許遷入，但能遷入的，宿膳各費又多半由當局招待，我們住了大小三間房，房中都是明窗淨几，綉幕絨氈。一時開上飯來，除無豬肉外，完全是漢式的，有很大一盆鴿蛋，後來每天都如此，據說此地鴿子特別多。

西寧城的淸潔樸素與安靜，都是可稱贊的，路面全鋪黑色的碎石，沒有一點灰塵，水渠很深，在西北更是少見，全市空氣很淸，一種安祥和恬的氣息繞護着全城。

市上沒有人力車，這是在中國境內的城市中罕見的，人們輕輕的走着，偶然有一輛自行車，也不亂用喇叭叫，很輕的溜過去。再就是很難看見一個女人，連普通北方常站在門首看街的大閨女，和小店中坐鎮的老板娘，在此竟全然不見，人們用一種不自然的眼光看我，使我感到拘束。

西寧的土產，著名的有青鹽，黑大豆，紅花，鹿茸，黑紫羔，狐，猞猁等物，價相當低廉，據說是抗戰後方最低的地方。

抵青翌日，陰雨霏霏，空氣頗寒，西寧本來較蘭州溫度要低，一下雨更涼了，在城外冒着小雨，立在湟水之濱，別

五二一—二三四〇

有風味，麥苗尙淺，想起「四月南風大麥黃」之句，南北的氣候相差太遠了。湟水發源於青海喀爾藏嶺，過湟源縣，在西寧與大通河合流，再入於黃河，在西寧城外的這一段，流得很急，遠遠就聽見波濤的吼聲，小雨點落在河面，像煮沸了的水，一些工人在忙着架一座橋，已搭好架子，很多長木料從上游被水衝下來，快得像一支箭，但是工人能夠在急流中將它們一根根截住，並且熟練的排在河濱，以備搭橋之用，那種敏捷的動作，非常可愛，看了好半天，忘記一身都淋濕了。

下午赴馬主席之宴，到青海省垣各界首長十餘人，由馬主席分別介紹後，按次入座，這是一個別緻的筵席，我們平生第一次的回式宴會。

回教是禁煙酒的，所以席間沒有漢式酒席的喧嘩，餐具晶亮鑒人，式樣也名貴美觀，菜肴豐盛之至，也別緻得很；一種菜的外表，就是一件藝術品，最後的手抓雞及手抓羊肉，尤爲特具風格，雞和羊的大塊，不是筷子或叉子所能勝任的，于是就直爽的用手來抓，抓一大塊到面前，再用小尖刀細細割着吃，這原始風的吃法，使我們想到了游牧民族肥美的盛饌，飯間換了幾次紅茶，飯後又有一杯熱奶茶，席上的點心及筷子以外的餐具都類似西餐的，可愛的小杯，小壺，小刀，小叉，擺了一桌，一切清潔而又美麗。

馬主席在安席以後，便到練兵場去了，一切由陳秘書長代理，馬主席身裁魁武，精神飽滿，態度也很溫和誠摯，他治青十年，軍事、政治、財政、建設、都有極大進步，若能更放開胸襟，使回漢在教育及習俗上得到融洽，則更是全國所企望的了。

次日居然小晴，迅速起身等待青海省府特派之導遊高局長來。高局長是典型的回式人物，有很美的鬍鬚。大家一同出門，先到東關外馬前主席墓前致敬，這是外來客人照例的禮節，事前已準備好花圈，由高局長領導儀式畢，即參觀墓園，回教是不用棺槨的，也不作與起巨墳，馬前主席的墓也不大，立有石碑，園中盡是扁柏，綠成一片，頗有幽深之感，園旁有守陵人家，一切十分肅靜。

出園順路過一回教小學，男女孩子們正在院中默寫生字，他們都有可愛的面龐，大圓眼睛，高鼻子，天真的望着我們，尤其是女孩子們，在兩個長辮及一塊綠綢的包圍中，都是一付微笑的美麗容顏。我們走近看他們手中是一塊大而平的牛骨，洗得很白，用墨筆在上面寫字，寫完用布擦淨再寫，等于石版，上面都是寫的阿拉伯文，我們一字不識，這些孩子穿的都是中國衣服，說的中國話，只是文字是阿文，我個人不敢亂發意見，只覺得若是文字與婚姻能接近，民族間的了解便更要容易些。

再參觀清眞寺，寺很大，但建築及規模都稍遜于西安所有，所以並未多看，出寺後高局長辭去，我們即分途瀏覽。

我們走出東關郊外，爲了想一訪南涼王禿髮烏孤的墓，及其所築故城，行約五里，一片漫野中有一高塚，成不顯明方形，村人告以此即南涼王墓，墓前並無碑碣，四顧荒野，孤峯獨聳，顯得十分淒涼。按禿髮烏孤氏本鮮卑族，在五胡十六國中以善用人聞名，稱南涼王凡十七年，死即葬此，附近猶遺有點將台故城等遺址。故城已漸湮沒。點將台名虎台

，有九層高九丈餘。人云因其子名虎台故名。但禿髮烏孤死後，位傳其弟利鹿孤，不聞其子之事，究如何不得而知，錄以作考。

五月十九日，我們以最愉快的心情來過這平生可紀念的幾天，因爲從今晨起，我們將到黃教聖地的喇嘛寺——塔爾寺去觀光了。黎明省府派韋祕書做導遊，雇馬車三輛，六時半出發，經南山寺道右而向南行，一路樹苗蓊鬱；生氣蓬勃，這便是青省十大中心工作之一的造林初步成績，想十年後來此當可綠蔭夾道了。時當小雨初晴，空氣清鮮，道邊小渠流水潺潺有聲，景色頗不寂寞，並且路邊田間坐有一排排的農家少女，首戴白布尖笠，上綉黑花，更將景色點綴得溫柔可愛。二十五里至唐馬鎮，又十五里至清水河，又三里至老幼堡，由此至魯沙爾鎮約七里，均行山峽中，馬車旋轉而上，頗感疲乏，午后一時始達鎮上，下車步行至半里外的塔爾寺招待處，事前省府已通知該鎮特稅局長吳君招待一切，又有寺中交際部門之二老爺前來照料，稍事休息，當即入餐室午餐，這是我們平生初次的藏餐，頗爲特別，菜到半已漢化，只是飲茶是青稞粉與酥油的混合物，腥膻油膩令人欲嘔，南方來客對此頗不習慣，不若回餐之令人懷念。

餐后特向一老爺其人詢問寺中組織，承以半通的漢語答覆各情形如下：

寺中總分經典與管理二大部門，經典部以主教，（藏名法台）活佛，（藏名阿拉黑）及喇嘛（阿卡）爲主，管理部則以大僧官及所屬大老爺二老爺三老爺爲主，主教由活佛中選出，三年一任，爲經典部最高權威，受寺內一切最高的尊敬與享受。其他活佛則各自分居，生計自理，該寺喇嘛現約有三千五百餘人均受寺規嚴格管理。大僧官則總裁寺內一切事務，大老爺掌內務，二老爺掌外務，三老爺掌錢糧，人有專責，各不紊亂。

談畢，由二老爺引導各處參觀，首往講經堂，適值該寺每年舊曆四月例行全體誦經四日之第三日，走廊及正殿下滿坐喇嘛；互憑長條矮桌對面席地而坐，桌上滿置小銅碟，內盛淨水，喇嘛手中各執藏文經一長頁，每日由晨四時至晚四時共誦經七次，每次念畢在院中休息，或作叩首禮，並更換淨水，喇嘛身披紅布，看去只見一院紅色；我們進去時適逢休息已畢，開始誦經，喇嘛正各歸原位，淨水亦已換好，一時在大法台指揮之下齊聲朗誦，聲震屋瓦，我細看那莊嚴的法台，着黃緞繡衣，據云才不過二十二歲，這年輕僧人對于經典有何特殊研究，則不可知；他高據闊台之上，以黃緞圓幔緞障屏其後；雙手交叉滿面冷氣，大有凜然不可侵犯之勢，其威權與享受之佳，較諸世上的傀儡帝王之僅有享受者猶爲優尚，稱之爲無冕的帝王實不爲過，但喇嘛們則大有遜色，每人均稍覺佝僂，或係長年俯坐之故，膚色及筋肉皆爲不康健狀態，污穢的紅布長年纏在身上，與露在外面的細弱的右臂，均予人以不快之印象；細察他們念經的神色，也並不十分虔誠，外來客人的動止，完全吸引了他們的視線，這些以佛經爲終身事業與惟一依歸的黃教僧徒們，他們茫然的眼光中，人生是怎樣的呢？誦經聲音縱亮，但終像沒有靈魂的照例喊叫，這種血肉的活人被一種無形的神所拘束的境界，實令人有悲惻之感，尤其是幾個十一二歲的小喇嘛，在休

急中天眞活潑一如世上其他同年齡之兒童，但法令一下，馬上得屈坐地上，低首諷經，他究能參透得什麼佛理，將來又能成個什麼正果，前途實太渺茫。

纔登講經堂樓上，堂高闊雄偉，隔成三間，右供宗喀巴塑像，中爲天宫像，左爲釋迦像，均係金身佛像，作風純爲西藏式，莊嚴生動，優美有力，加之座前燃點千餘小酥油燈，供器復係巨大銀製品，因此合成一片光影，極璀璨富麗之至。

接着前去大金瓦寺，此乃塔爾寺之最精華部份，（藏名賽爾東傑母）該寺全部屋瓦均係鍍金，輝煌閃目。殿外有旃檀樹一株，砌有小石欄保護，據云係黄教創建人宗喀巴氏埋葬胞衣之處，因靈感上生此樹，傳言每片樹葉上皆有宗喀巴坐像，我好奇竊取一片，但亦不見有何異狀。

殿外有極光滑的木板幾處，那是喇嘛及信士們叩頭的所在，我們初次看見這種費力的叩式，才眞了解了什麼叫五體投地，若在他處見此還會以爲是練柔軟體操哩！同伴有想一試其式的，伏倒板上後再也爬不起來，像一隻殭直的青蛙，大家都大笑了。板上因長年有人不斷的叩首，手足伸伏處盡成深槽；據云每年要換板一次，換時板槽已磨穿了。看着那些你起我落在板上永遠不斷的伏來滑去的叩首人們，不禁想到若以這種毅力與恆心去做任何事，都會有驚人的成就吧！

殿內供宗喀巴巨像，此外滿供尺餘高的小金佛，盡屬西藏式與印度式，長目細腰，姿態極爲優美，據云都是信士們由各地來此朝禮時貢獻的，數目約在五千尊以上，全爲鍍金。

殿前所供銀器，式樣繁多而別緻，鑄工極精細，大者均一人高，雪亮耀目。殿中除有數千酥油小燈繁如明星外，並有二巨燈高齊像前，全爲珍珠穿成。在這一片輝煌中，香煙嫋嫋，淡淡的縈繞着這些金銀珠玉的寶光。

殿後有藏經櫃，內藏有黄教的主要經典二部，一名下吉爾，一名丹吉爾，云係釋迦佛親撰，原版在西藏，爲塔爾寺之寺寶。

轉至大金瓦寺之大經堂，堂中巨柱林立，柱上滿繡繪幔，有人物、野獸、龍紋等紋樣，全堂約可容二千餘人，爲程度較高之喇嘛愼重諷經之所，室內光線陰晦深暗，巨柱的陰影交投地上，予人以神祕恐怖之感。

寺之內外廊下，均有一圓桶狀物，中有軸，可以轉動，藏名「瑪尼」，上寫藏文之六字眞言，據云凡轉一次，即抵唸經一遍，故轉之者極多。

由梯登上屋頂，頂上平曠如屋頂花園，上面錯落有幾十個五六尺高的經幢，全爲金製，鑄工細緻精美，金光四射，屋頂亦盡屬金質，像這樣數十方尺內全是黄金的地方，我想別處也少見，即是鍍金，看樣子也鍍得相當厚，即此一層鍍金，以今日的金價估計，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有人說塔爾寺整個財產足償庚子賠款而有餘，話雖不敢確信，但總觀各處，其富庶實在令人驚異的。

走下屋頂，參觀大經堂左側的大廚房，中置巨鍋五口，據云每鍋可容納白米一石，牛肉八百斤同煮，每年開廚一次，供全寺食用，煮時將廚師以鐵練繫于柱上，爲免落入鍋中也。

大經堂北有印經堂，為印刷藏文經典之所，離此約五百步為花寺（藏名納特[illegible]亭），中有宗喀巴之母負水休息之石，他無可觀。再左為小金瓦寺，又名大護法殿，（藏名藏肯傑母），內盡為虎豹野牛等活物之剝製標本，如入生物標本室；塑製作不藝術亦不科學，形態既不畢肖，且有腥氣；所供偶像亦均爲獰惡神，獰厲可怖，據云乃表示護法神莊嚴之意。柱上均包有整張虎皮，殿後有凶惡可畏之木製面具甚多，乃每年正月與六月跳神時所用。總之此寺內無美可言，益屬凶形怪狀，夜深一人來此，當能恐怖成病。此寺屋頂，亦全為金質。但非平頂，不能上。

小金瓦寺前有白石僧塔八座，傳係年羹堯平羅卜藏丹津亂中參加叛亂之八大喇嘛的葬地，由此即返回招待處休息，晚餐後天已全黑。

二十日快晴，因登鐵山上，鳥瞰塔爾寺全景，旭日初升，白粉牆壁染上淡黃的太陽，配着黃金的屋頂，組成一片奪目的黃光，紅衣喇嘛彳亍其間，寺內傳來清越的鐘聲，這綿亘五方里的梵宮繡院，使人感覺到宗教有超人的魄力與逼人的聖樣。

早點後，由吳局長繼續引導參觀各地，首至一小活佛私邸中，該處整潔幽靜，入門後有喇嘛出迎，告以來意，喇嘛前導小活佛出見，不料倒是個極可愛的孩子，圓頭圓臉，大黑眼珠在長睫毛下流露出無限的活力與智慧。小小人兒也披着紅巾，掐着佛珠，天真大方的站在一羣遠來陌生的客人前，毫無拘泥不安之態。據云這小活佛今年十歲，生于青海一農家，六歲時老活佛逝世，由轉生法選來此地，今已四年，由四位喇嘛每天教以經典大意。我們問他話，他搖首表示不懂，但答復所用的天真微笑，實予人以極難忘之印象。

入其室內參觀，臥室中很簡單。有小桌、小椅，小床，一小蒲團等，壁上並掛西畫一張，經室中則頗富麗，壁上懸有前代活佛之遺容，及中央各要人題贈小活佛之旌匾等，地上舖厚氈，小桌上有佛像、佛經、佛燈等物。喇嘛在一把大而精美的銀壺中向每人倒一杯香醇的奶茶，色味都很像咖啡，我們稍坐了一下，便在院中與小活佛合攝一影而辭出。

一路想這小活佛，被選上黃教中八大呼圖克圖之一的榮座，當終[illegible]生的威權與物質享受，皆將不成問題，其父母親屬當然引為希世的榮慶，但一想到那聰明可愛的小圓臉，那天真的大眼睛，那永世將長埋在經典與教規中的軀殼與靈魂，不覺對這優秀的藏族嫩芽，發生矛盾的憐憫。

繼而拜望大法台的官邸，（藏名大拿廊）適值法台往大殿誦經未歸，因此更得自由的參觀其內容；邸乃歷代法台公居之所，卸任後即遷出，邸中富麗不減寺中，分樓上下，廚，朱柱長廊，畫棟彩殿；都代表法台的尊高在一切之上；番書滿掛殿中，柱上亦全為錦繡包裹，一切華貴幽靜，樓上為其客室，臥室，佈置亦極為富麗，樓上下空屋極多，即辦一中學亦足敷用。

此外山麓遍處，為活佛等散居之屋，名廊前，一名加爾瓦，屋角頂上有一矛狀物以為標幟。

參觀畢，返招待所稍事休息，赴魯沙爾鎮一覽。鎮上小店林立，所售者多為藏民及喇嘛日常所用各物，奢侈品亦多，以其交易仍用銀洋，所以法幣在此折合價值頗覺物價昂貴

，例購番刀一柄索價一元，我們卽得付法幣三十餘元，此亦爲省藏區政府鞭長莫及處之畸形。

街上時見藏蒙各族人往來，藏民多爲喇嘛，以紅布繞身；蒙人體格較魁偉，腰繫利刃，頗有武士遺風，右袖繫懸不着，腰間束帶，請其拍照，在言語不通情形下，竟蒙允諾，頗爲意外。鎮上漢商亦多，惟刁滑難纏，令人頭痛，其平日予藏民同胞以不佳之印象，自是必然的事，在鎮上購番女用大銀戒指一枚，以爲遊青紀念。

二十一日，昨夜終宵聞雨聲，深憂今日不能成行，乃黎明後得小晴，同人皆喜，囑車夫駕車餵馬，以備轉返西寧。

早點後起行，吳局長招待數日，臨行更遠送至鎮上，盛意可感。

別矣塔爾寺！這佛國的聖域，這烽火中的寶島，望着金瓦綠壁，飛簷巨廈，在車外一一退去，三日來此生中特殊風味的生活，有無限感觸塡滿這臨別的情緒中。

車于途中徐徐而進，偶然回首，見崇山高聳，銀嶺嵯峨，精神爲之一振。青海氣候寒冷，下面落雨，山上則必降雪，我們初次看見這樣環瑩晶瑩的銀屏，都非常愉快。

山路中忽見迎面來了一匹白馬，上面騎着一個十五六歲的藏族少女，緩緩的走近，旁邊隨行一個同年齡的男孩子，手中拿着長鞭，那藏族女孩竟是那樣的窈窕端麗，美得令人驚異，她見我們注意她，便低頭向步行的同伴談了句什麼，接着嫣然一笑，縱轡加步而去，望着她那輕盈的背影和飄起的彩飾，大家都有珍惜之意，這樣美好的容顏，若在國內大學中讀書，一定要成爲皇后校花之流，譽盛一時，她今生長在深山僻谷的遊牧民族中，一切便都不同了。

車於下午抵西寧城，仍宿崑崙旅社中，因明日卽將東返，特至街上購物少許，並赴省府辭行。

傍晚登城樓遠眺，天色已暝，新月初上，微光中得見花樹歷歷，田疇交錯，湟水如銀，雖然不是什麼特別的美景，但在月光下，也有一些幽情詩意，比之古人所謂「青海城頭空有月」之句，究竟相差多了。

並且，青海古代本爲燃烽舉燧之地，洗馬練兵之場，歷來多少名將在這邊陲立有壯業武功，其聲之壯，不僅在千載之下的今日猶洪，更可爲今天喚起民族意識的警鐘，且錄前人詩二首于下：

「赤幟高標大將旗，殘胡營帳盡潛移，
群山更作屯田地，青海重爲飲馬池」。
「大漠風塵日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
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軍中笳聲遠起，淒淒動人，念青海乃長江發源地，在此昏月晚笳中，不禁懷念那在浩浩長江之濱的故里，萬里迢隔，河山有異，遙望烽火鄉土，淒然不能自己！

二十二日晨，西寧站的喧嘩中，我們重登汽車，馬達吼起，車輪滾動，別矣西寧！別矣青海！

那嵩歌

徐嘉瑞

（明史吳貞毓傳。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府那嵩與其子燾進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燾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即走緬甸。李定國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與文選計不合。定國乃引兵自孟定過耿馬抵猛緬。孟良不附。定國移兵滅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兵應之。至是清兵進討城破。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

又明季忠烈錄嵩字嶽。生性純篤。富俠氣。其先從黔甯王沐英到滇。以平定功膺世襲土府。永明王赴緬甸。嵩與其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涕泣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李定國在孟良。軍威稍振。聯合古剌遙羅各小邦。並遣使通閩。以圖大舉。傳檄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兵應之。至是清兵進攻。城破。嵩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巷戰死。沅江遂屠。（瑞按：其子孫後逃亡於九龍江。今尚有其後裔。而那氏祖墳。今尚在沅江。石人石馬。蓬蒿滿目。亦可哀矣。）

那嵩歌

羅槃甸古支點兵。（元江州元爲羅槃甸國至元十五年元命賽典赤平元江其國主死守不降百計誘之乃許以三日後降在期滿舉兵與元兵大戰）鳴笳吹角大軍行。（此是借羅槃甸主指明末之那嵩）一十六部天忠節。虎頭山前陣雲橫。（山在元江北七十里地）尺寸河山皆漢土。誓與孤城共死生。一自敵兵入桂林。神州莽莽痛陸沈。從容就義瞿學士。（瞿式耜）獄中高詠煩赤心。（死時與張同敞臨刑賦詩）生爲漢家上柱國。死依桂林片石側。壯烈亦與蒼水同。（張蒼水）臨別猶嘆好山色。翠華南幸雨零鈴。乘輿來去等飄萍。川中賊將紫衣帶。（桂王密遣林青陽於李定國命總兵入衛可望怒窮詰其事殺吳貞毓等青陽亦被害）伶仃洋裏嘆伶仃。敵騎已過七星關。（白文選守關後敗退）朱波此去路行難。（桂王走緬甸）薛宗父女同日死。（薛大觀聞王入緬絕望投潭一女在山中同日赴火死）火光紅[illegible]水[illegible]。邊城[illegible]怨報乘輿來。城門北望曉雲開。（桂王由元江入永昌）野雞初[illegible]催官[illegible]。賓主君臣共舉杯。樸臘賦舞胭脂紅。（樸臘元江土人女子衣綠[illegible]歌舞）[illegible]璃杯中琥珀濃。黃金食器臻上壽神仙年筍鮫珠宮。[illegible]施前致辭。祖宗奕世承恩錫。願將生命謝國家。不[illegible]虧寸尺。十萬橫磨刀似雪。梅花亂傍劍猶碧。但留正氣于人間。孤臣一死他何惜。大軍倉卒天外行。至今[illegible]頻。珍珠錯落開綺席。牧荒今聽管絃聲。紅燭[illegible]下[illegible]臣淚。金盤權勞殿前兵。騰越一去無消息。（桂王由元江至永昌入騰越李定國入孟良）經江不守滇當頭。插羽飛書來孟良。（李定國自孟良檄各路土司起義那嵩於元江起兵應之）滇南健兒當報國。

（下接七十五頁）

縱行贛西

易宜曲

一　幸而不是「橫行」

贛西是湘贛二省間的走廊，在地形上，山脈恰好略成東西走向，做成許多平行的走廊形式；這些走廊中，以錦江，袁江，瀘水三道較爲有名，其中又以袁江走廊最稱便利，所以浙贛鐵路便取道于此。贛西的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它的本身，而是爲了這些走廊而增加了它的重要性的。因此，旅行在贛西的遊子，都是橫走贛西，縱行贛西橫過千山萬水的比較艱苦的旅行，可說是從來很少人去嘗過它的滋味。尤其是宜春至安福間的一段，要爬過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所以這條行程是特殊的縱行，也幸而不是橫行，否則，便不能這樣標題了，因爲「橫行」是駡人的名詞呢！

二　春天的遂川

春天的遂川，正是一個山城換上美麗的外衣的時候，久雨初晴，誰也願意到郊外來散遊一下子吧！

那四周高高的山嶺，不知不覺地在綿綿的春雨中換上了綠紗，初晴時的春風，吹着野花的香味，傳到每一個人的鼻孔裏，眞夠使人快意！遂江仍是奔流着山洪的餘威，令人驚識到它的偉大。

遂川這小小的山城，在偉大的自然原野裏，簡直渺小得很！那綿綿環繞的高山，浩浩蕩蕩的遂江，都好似可能把它吞沒。

遂江橋北岸，一條長長的城外大街，市容隨着時代而增色了。這古老的山城，也塗上了不少都市的色彩，充滿了異鄉的情調。城內到處是古色古香的，反比城外更保持有原來的姿態。可是這古老的區域裏，卻蘊藏着遙遙相聚的莘莘學子（遂川中學），藏書萬卷的省立圖書館，也曾經有過那摩登的琴聲。（江西省音樂教育推行委員會曾一度遷此）

遂川城附近的地形，恰好成一個嚴整的長方形盆地，沿着遂江而東西延長過去，西達十里外的嶺上村，東至四十里外的雲田圩。那偉大的萬家埠農場（由贛北安義萬家埠搬來），就在遂川與雲田中間的江畔平原上。我曾經花費了一天的工夫去周遊過一回，也許我對農業是外行吧，到看不出什麼東西來。在那裏又參觀過一個難童的工廠，看着那些小天使工作的忙碌，對人對己，發出無限的同情與自愧。

三　遂泰途中的「小桂林」

正是在一個春光明媚的季節，我要離開遂川了，雖是有點兒難捨，但也只是人情之常吧！事業不容我有留戀的心情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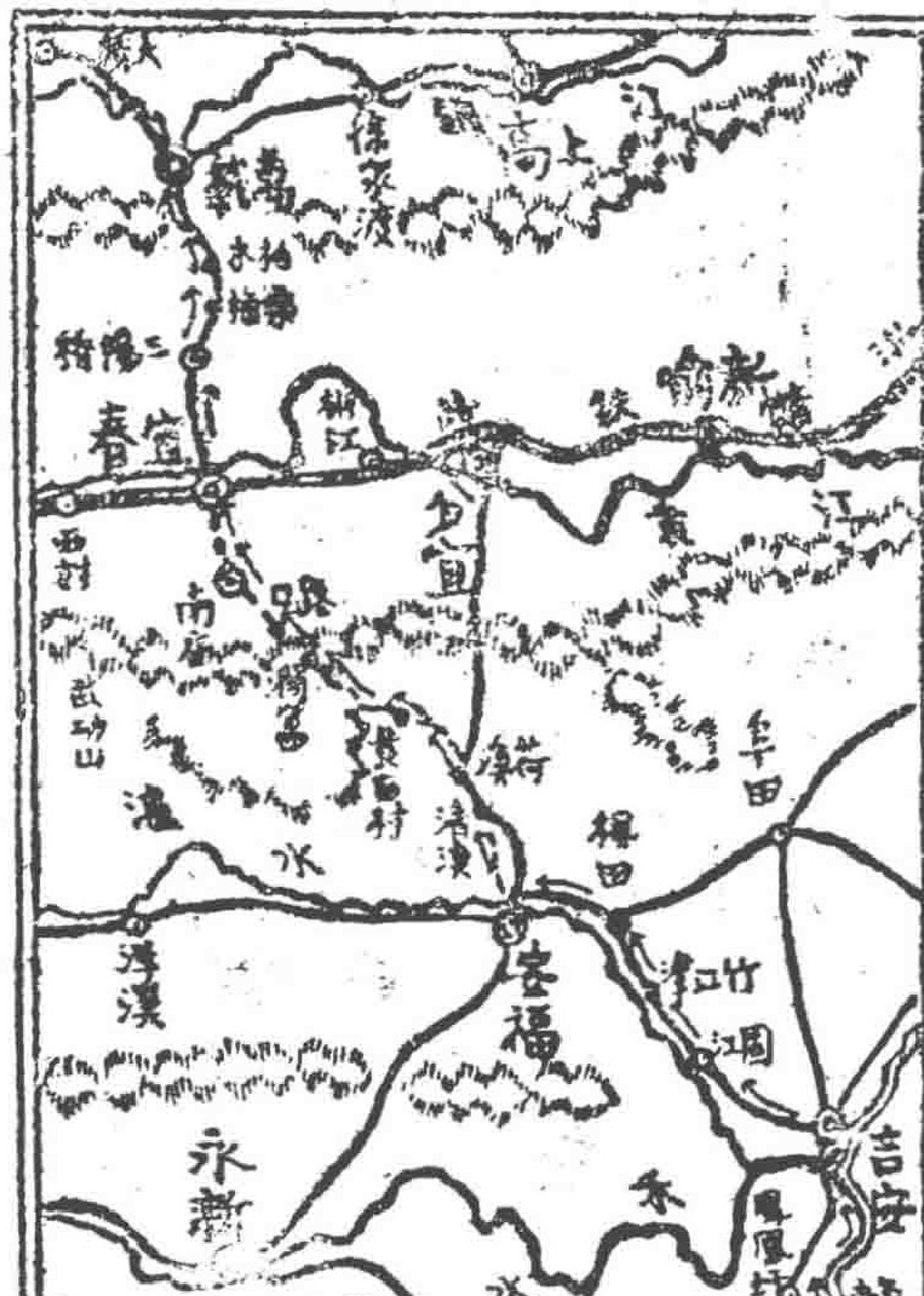
同伴只有黃君一人，在一個久雨初晴的正午，陽光猛烈地晒照着我們的頭，但又時而隱着不見我們。好似是一個初出嫁的新娘。

「嗚！嗚！」有病的汽車，終於給人力的幫助開動了，遂川城的春影，很快地在車窗框裏消逝了。

汽車奔馳在遂川盆地的北部邊緣，左邊一座一座荒蕪的山嶺綿亘着，右邊是一片綠色的原野，這景緻好像是走不盡的，大自然是多麼闊大呀！

車一停，便好似宣告雲田圩到了，也好似表示要握別遂江上的一切景物了。從雲田開車，不到幾分鐘，汽車跑了一個九十度的左轉彎，便馬上登山了，那從面的地平線，好似電影幕上的變化一樣，一下便不見那一片遠景了。

在這一個較高的台地上行進，忽而高，忽而低，忽然又好似山窮水盡了，忽然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看不出什麼一點特別的景物來。過了路田、高陂、白土街等站，馬家洲就到了。



馬家洲是戰時隨泰和的倖運而繁榮的大市鎮，從汽車窗孔裏望去，可以看見它那中西合璧的戰時街市門面和寬闊的馬路。街市的南面靠着一條靜靜的碧綠的江河，這是一條不知名（二十萬分之一的詳圖上也沒有它的名字，但現在中國地理新誌上找到了，它名叫滘江。）的介于禾水遂江間的贛江支流，附近樹木異常陰森，環境確實不壞。

由馬家洲東行不久，忽然公路在一個山峽的谷道裏轉了一個大彎而下繞，這地形的突變，顯示景物也將要離開這呆板的荒山區而走向一片美麗的自然圖畫中吧！

呵！那平靜的偉大的贛江，一轉眼便呈現眼前了！它很緩慢地轉了一個大彎，山水樹木與風帆，處處相間，處處相連，那江天一色的勝景，這裏應有盡有，江邊的山峯，江上的山影，這一切的一切，眞有些欣賞不暇。我想：「這風景

臨，簡直是嬝名的西施呢！」這時候，忽然發現路旁有一塊路牌刻着「溯尾村」三個字，呵！這也許是爲賞玩風景的遊子們豎立的吧！

無情的汽車，很快地溜過了溯尾村，我欣賞快意的餘波，仍蕩在我的心田裏蕩漾着。我高興地對黃君說：「溯尾村有稱『小桂林』的資格嗎？」他微笑着回答我：「你到很會取名的！不，這奇異的山光水色，簡直就是桂林呵！」

四　華麗的上田村與泰和

快要到達泰和的時候，公路旁的景色漸漸變了，兩旁的樹蔭下有不少的臨時房子，好似是街道的樣子，這不問而知的，那一定是贛北流離而來的難民的住宅，像這樣的房子，愈來愈密，到一條十字路口時，便眞的形成了街道，房屋的藝術，自然的美景，馬路的清潔，很能使人忘記了置身的處所。

行駛不斷的汽車，便在這裏停了下來，可是這並不是泰和，却是現在江西戰時省會的所在地——上田村呢！

上田村是泰和的交通中心，它一面靠着贛江的輪船碼頭，也是贛粵贛湘公路的分歧點，省政府各部份的辦公處都分散在它的近郊，都有公共汽車往來着。國立中正大學在泰和西北五里的杏嶺村，但公共汽車的取道，也要繞道到這距泰和正西十里的上田村來。

上田村應時的需要，新建立了一座簡樸的街道，房屋多是玲瓏小巧的，它們有一格作風的商號，例如「九一八商店」「八一三商店」「五四商店」等。

從上田村到泰和，沿途處處是都市近郊的風光，臨江花園時常有音樂會發出美妙的琴聲，公共體育場上常常可以看見健兒們的英姿，省立圖書館也常常是迎接不暇的。馬路上，公共場所，處處是熱鬧的。

汽車剛過了一條小木橋便是泰和市區到了，汽車站就在公路街的前面，正街恰與這條公路街直交，一眼望去，也有幾分小都市的形態，不過街道還覺太狹，行人還是太擠了一點。

泰和的近郊，處處可以見到叢叢的樟樹林，彷彿是鄉村的風景，僅僅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它保留了舊時農村小鎮的風度。

泰和是目前江西文化中心之一，但是市區沒有一個中等以上的學校，都是分散在附近的鄉村裏。它也是目前贛省的政治中心，但市區內也沒有一個重要機關。商業上雖是也繁榮了，但也並不限于城區，鄉村也得着同樣的繁榮，這便是今日泰和的一個特色。

五　贛江舟中

一天的清晨，收拾了簡單的行李，跑到距城二里外的江邊去，搭上了贛江下駛輪船，在朝霧濛濛的時候，我們離開了泰和江邊的碼頭，漸漸駛入模糊的江心，望不見河岸，好似航行在無邊無際的海裏一樣。

太陽終於出來了，霧也漸漸疏散了，天氣漸漸熱起來了。過了沿溪渡以後，江上的景色一齊露頭了，這隻孤單的小輪船，獨自在這大自然裏，「嗚嗚」地作響奔馳着，在寬闊

的江面上有時偏于一岸邊行進，尋它常行的路線。帆船們到底要落伍些，它們好似一片片的羽毛，插在江上似的，看起來一動也不動，只在近旁稍見移動，但不久又要在後面的地平線上消失的。

船在永和市停了一會，又北開了，不久，便遙遙望見吉安的市區了，在江面的水平線上，漸漸在擴大它的影子，這一條帶狀的沿江街市，很有幾分十里洋場的氣概。

六　晝間的吉安是休眠的

船泊在中山碼頭，我們在碼頭上擠了一會，才鬆了一口悶氣，到中山路了。行不到幾十步，便是十字街頭，這正交的馬路是吉市最繁榮的永叔路，路幅開寬，兩旁還種着一行行小小的樹，這小小的樹，好似表示吉市繁榮的歷史尚短的樣子。兩旁都是整齊的洋房與水門汀的人行道，這都市的風光，並不亞于戰前的南昌。事實上，它在目前確實代替南昌而繁榮了。

據說，贛縣的市區比吉安要大一點，可是它沒有吉安來得繁華。但是我們今日來到吉安，它却冷落得很，寬闊的馬路上，幾乎找不到幾個行人，一眼望去，可以望到遠處馬路的盡頭或是轉彎的地方。呵！原來接近前線的都市，它的繁榮要在夜市中才看得出來，日市一般是冷落的。當我們經過中山路到汽車站去的時候，沿途還可以發現幾處新的炸痕，那個角落裏，還冒出一些裊裊的殘煙。

七　到安福去

汽車站剛巧下午一時有車開往安福，（現在此路已破壞）我們真要喜出望外了。只候一刻鐘，便能離開這危險的晝間的吉安，這不能不算是倖運。

吉安附近的自然防空條件，可說是等於零的，它沒有桂林那般的巖洞，也沒有一點樹蔭和溝坑，處處是光禿禿的地面，做成一面準平原狀的台地。晝間避空襲的市民也為了這個適應，每每跑到距市區十里外的村裏去。

公路兩旁有不少茶館飯舖，一直到十里以外才漸漸稀疏下來。可是沿途的一片山區，却滿目都是荒涼，汽車奔馳了幾十分鐘，也幾乎瞧不到一個較大的村莊。

汽車在這綿綿的山區進行，景物一點也沒有改觀，據說這一帶常常有土匪刼車的危險，我們都希望快點走過這一段地帶才好。忽然汽車彷彿要跌下一個深淵去似的，下了一個急坡，又轉了幾個大彎，這情況顯示出景物將要改觀了。

果然，它跑入平原了，從車窗裏可以望見綠蔭叢林間的村莊，同時又可以望見一帶清澈的瀘水了。這是要到固江的先兆。

固江是吉安西北的要鎮，也是安福、吉安間水陸交通的分歧點，它有幽美的自然景色，有樸素的小市區，也有戰時遷來的機關學校，在這個小鎮上，也可以聽到異鄉的情調。

汽車停在固江站裏查票的時候，我忽然遇到一位數年前的老友，我們曾在萍鄉同過學，他現在服務於此間公路處；可是他的名字却忘記了，只認識他的臉孔而已，這使我深深地感覺到對他不起的。

過了固江以後，公路大致沿着瀘水，有時逼近江岸，也

五二一—三五〇

有時繞道山間，可是這些山嶺差不多都種着行列整齊的松林，處處可以看到人類學植的偉績，比較吉安固江間的荒涼，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袁江素來是以水色清秀著稱的，（因而別稱秀江）它有美麗的風光，可是誰知瀘水也是如此呢？瀘水的樹蔭還要濃密一點，流水也同樣的像袁江一樣清澈，它還加上那苗條一點的身子，彷彿比袁江的肥胖姿態還要美麗似的。

到楓田，便距安福只有二十公里了。公路與瀘水都同時折而西向，沿岸的邱陵漸漸疏遠了。楓田至安福間是一片長形的平原，這是瀘水流域唯一的精華區域。汽車行進在此間也特別加上了馬力，好似一口氣便要跑到安福去憩息似的。

安福縣城在瀘水的南岸，公路利用原有的石橋，兩端都轉一個危險的角度與坡度，汽車一開過了，灰塵被沖得滿街都是，店舖裏擺了一些什麼東西甚至也看不清了。

汽車跑過一段小街，又闖出城郊的原野，從北門繞到西門，才是車站的所在。

破壞了的城垣，還剩得一座西城樓，它的姿態，很有幾分長城殘餘的碉樓一樣。走進這一座城門，便是一段冷落的小街，欲斷欲續的，但是旅館卻很有幾家，這是西正街。再走過去，正街垂直的交錯着，但也是同樣的狹小而不熱鬧，它這市容的蕭條，很使遊子失望的。

八　這裏也有「棧道」風光

吉安到宜春全程是一百三十公里，至安福恰好走了一半，可是一般地圖上卻繪得安福的位置靠近吉安許多，其實是錯誤的，安福宜春間的六十五公里，是一條羊腸小道的山徑，若以直線距離來講，安福應該是較接近宜春的。

出安福的北門，過瀘水橋北進，走不到一二里便開始爬山了，這裏一連有三四公里的山徑，道路的崎嶇，正象徵前途艱難的開始。跨過了這個荒涼的大嶺和小嶺，便到一片開闊的平野，這是安福北鄉的精華區域。分宜至安福的公路，在這裏還可以看見那破壞了的路基。這裏有清溪和荷溪兩大村莊，荷溪人姓伍，屋宇頗大，但沒有圩市，只因它是宜春、分宜往來安福的交會點的緣故，飯舖卻有幾家。也許是求而無供的緣故吧，他們自已開辦了一個合作社，供應着日常的必需品。

從荷溪向北，便正式開始上山了，這小小的道路，隨着溪水繞着山峯，級級上升，但也有時突而下降。山谷裏處處是幽寂的，有時發現一陣風聲或是鳥啼，不但不能減少我們的寂寞，反而增加了不少大自然的威嚇。那高高的山峯，深深的蘆海，好似顯示了人類的渺小。

這些龐大的山嶺上，多數是光禿禿的不曾培植過森林，處處蔓布着野生的短草和矮小的雜樹，這春天的時候，開放着滿山紅的杜鵑花，黃的牛頭花和白的野玫瑰，到也增加了不少的熱鬧。這黃色的牛頭花，本地人叫做老虎花，據說吃了會死人的。它雖是外觀上美麗可愛，但因此我們對它有些生畏了。

黃田村是安福至宜春途中最北的一塊小平原，現在這裏滿野都開放着黃色的菜花，真不愧稱為「黃田村」呢！我記得黃田村以北的路程將更加艱難了，於是對這一個美麗的村

壯不免要倍加戀慕起來。

過了黃田村，再也看不到寬闊的田野，我們沿着小溪行進在萬山包圍的深谷中；遍山遍嶺的蘆葦幾乎要把這小小的山道也阻塞了，有些地方，我們還要曲着腰才能走過去，有時也過着獨木橋和木架的險道，那著名的四川「棧道」旅行的滋味，在這裏也可以嘗到。

在這峽谷中行進，忽然發現對岸高高的懸崖上，建有一個廟寺，離開河床大約有一百多公尺高，仰望起來，很可能使帽子掉落的危險。據說這是一個有名的普陀寺，我想：「在這麼高的懸崖上，假若在一個濃霜的天氣看來，它真像一個空中樓閣呢！」

彎曲的小溪和道路分別了，我們跨過一座山嶺才到雙田，在這一座山嶺上，聽說有一種奇怪的「笑仙草」和它神秘的故事。據說必須將死的人才可以看得見這種「笑仙草」，它對看見的人很快地開出極美麗的花朵來，這個人便會迷了去摘它來吃，可是吃了便要死在這個山嶺上。

雙田和草鞋耙兩個小村，同處在萬山包圍的峽谷裏，那些巍巍的高山，多數是拔海在一千公尺以上的。春天的時候，那些山嶺上還積着冬天的白雪，可是現在暮春快盡了，山頂的殘雪也溶解得幾乎不見了。

小溪的河谷漸漸不見了，前面一座高聳而綿綿不斷的山脈，限定了它的發源處所，山上只有無數的小溝和小脊，這表示是山洪最發達的地方。

我們在一個舉谷的旁邊曲折而登山，到山頂的時候，便是安福和宜春分界的保安關了。這座短短的城牆和關門，確實建築得十分扼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很可以作這險隘的形容詞。

過了保安關，在一個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原上行進，不一會，便到達這高原上唯一的市集——潤富。

九　滿目荒涼話潤富

潤富是橫過武功山脈正幹的孔道，它的重要，並不是環境的富庶，而是往來的宿站。

潤富的近郊滿目都是一片荒涼的慘景，街市也七零八落地，好似一個古城的殘跡。據說從前它有過黃金時代的，但鬧匪以後，房屋多被燬毀了，在這經濟能力薄弱而人煙稀少的環境裏，自然是不容易恢復舊觀的。

現在的潤富，只有三五家飯舖和六七戶人家，郊外除極少數一些田地外，山嶺都是荒蕪的。這三五家飯舖裏，也僅僅只有一碗飯賣，你想吃點菜是沒有的，不但沒有菜，自己炒菜的時候，問他要油也沒有，鹽也沒有，一件一件都要臨時向別家辦得來。黃君見了這個情景，嘆說：「潤富？為什麼還取上一個『富』字呢？這真是山窮水盡的地方啊！」

飯後，我與黃君閒步郊外，看見那邊店舖門前掛着一塊郵政代辦所的木牌，我暗暗地想：「這地方設一個郵政代辦所難道也有生意嗎？」我去問問它的營業狀況，果不出意料，那老板回答說：

「沒有的！每次開班都難得有三兩封信，這不過是郵路所經過的地方，給郵差一個憩足的機會。」

如果從宜春、安福間（也即是長沙、吉安間）要敷設

五二—三五二

鐵路，或是繞過山間，但到也有很好的谷地可尋，不過在洞富一帶必須鑿一個長長的隧道通過去。這綿綿不斷的武功山脈，築公路又難越過這麼大的坡度。由此看來，將來的洞富，難望有恢復舊觀的可能。

洞富嶺的北坡，比南坡更要陡峻，幾乎平均有六十度的坡度，道路曲折級級下降，險要已極。據說上下此等坡度的乘轎者仍是[illegible]不下來步行，轎夫雖是費盡氣力，而乘轎的人未必安全，他們為了享受這一點舒服，却不知一旦失慎，將要粉身碎骨的危險！

兩旁的高峯，中間的深谷，處處長滿着荒草，使人望不到尖峯，也看不到深澗，只聽得溪流淙淙地在荒草的叢中響着。

十　路口與南廟

慢慢地跳下這麼長長的級狀山道，在山麓的邊緣便是路口。

路口是一個被羣山環繞的小村鎮，它有美麗的青山活水，在荒涼的山地裏，它現出一點人類活動範圍的一環來。山麓下，小溪旁，沿着這條大道上，有一條不規則的街道，若斷若續地共有十多間店鋪，其中三分之二是為過境旅客而開設的飯店和茶亭，也有一個郵政代辦所。附近竹林茂密，產紙頗多。

路口、南廟的中站——萱溪，是一個美麗的村莊，也有紙業的合作社。

又下過一個較緩和的山坡，不一會便到了南廟。南廟是宜春南鄉的第一大鎮，但街市仍是極小，走不到三五步便完了，這好似表示宜春南鄉經濟的落後。

過了南廟，沿着一條小河北進，這條河的流量很小，但河幅頗為寬闊，可見山洪的來勢是有相當凶猛的。

至郵橋渡河北進，河流却折而東流，河上的石橋倒了，在一條看來都是具有危險性的木橋上走過。郵橋距宜春雖是只有十來里的光景，但眼前仍沒有一點城市將臨的風光，一層一層的小丘陵阻礙着視線，使人望不到遠方。

十一　山青水秀的宜春

「呵！那聳立在宜春城中的宜春台出現了！」在距宜春五里的鑪前附近，才瞧見宜春的倩影，真令人快樂得要發跳了。

原來的地平綫漸漸下降着，把宜春城那美麗的圖畫很快地拉了開來。

春神降臨到青石的城了，四周那遠遠近近環繞的山峯，都換上了春天的衣裳，兩天來奔走在荒涼的山區，忽然見了這美麗的景物，使我忘却了一切的艱辛與疲勞。

跨過了南門外那破壞了的鐵路，公路和城垣；走入臨過路和中正路了。當我們正在徘徊街頭沒有決定投宿何處的時候，忽然遇見了士瑚弟同着他的母親，於是便隨他到他的公寓裏去。

我與黃君都是歡喜寫寫稿子看看小說的，我們幾乎忘記了旅費的不夠，買了一大堆稿紙和一些小說，好像物質的糧食們可以隨便，而精神的閱讀和寫作的工具却萬不可少。如

此，才可以打破旅行的寂寞，進而求得旅行的益處。寫遊記好比對景寫生，晚上看看小說，好比旅中覓得一個伴侶。

記得宜春的景緻，在北門外俯瞰全城最爲愜意。第二天我們離開宜春往萬載進發的時候，便必須回首留戀一下它那逗人的春景。

平靜的袁江，環着城區的前面，隔斷了北門外沿江的街區。袁江的南岸，還保留着僅存的一段城垣，增加了它幾分古風。宜春台北坡宜春公園的門面和省立民教館，市區西角的縣政府和縣黨部，這一座一座的新建築，都使它漸漸的變新了。

十六 宜萬間的故事

從宜春向北，漸漸走上一個破碎的台地，這台地上，處處有小小的村莊，沿途人煙尙稠。過了土龍，燈龍橋，雷橋，到石嶺埠一帶便較爲荒涼，據說這一帶常有土匪搶劫，我們甚爲留心前面的動靜。輕輕地踏步前進，這時候，我想自己好比是一個偵探家吧。

終於靜靜地過了這一個山岡，三陽橋的影子，便現出在眼前。三陽橋是宜春萬載間第一大市鎮，街市附近有一條小河橫切道路而過，河谷與流量都很小，街市並沒有在這小河邊，却建築在對岸的山坡上，附近仍是一片破碎的台地，沒有開闊的田野。

三陽橋不過是一個五六十間店舖的通郵市鎮，每逢舊曆的「三六九」爲圩期，據說當圩（當地人說當鬧）的時候，小小的街上却擠滿着人，熱鬧一時。西郊有一座高高的筆架山，山頂建有一個很大的廟宇，據說是一個名勝的地方。

別三陽橋向北，我們離開了破壞的公路而取道偏東的大道行進，在途中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村鎮，這一個小小的市鎮上，雖是只有七八家店舖，但中間却有一段寬闊的街道，兩旁還種着綠油油的小樹，這幽雅而清潔的環境，確能使遊子發生無限的驚奇，雖是時候還早，我們因戀慕它而決定在此投宿下來。

找了一個宿店，問問老板娘此地的地名，她却說不清楚，使我們不知究竟是兩個什麼字。休息了一回，便到附近去散步與欣賞近區的風物。在街頭上發現一所小小的學校，門檻上掛着一塊校牌，書着「和平鄉中心小學」的字樣，當我們正要進去參觀時，忽然意外地遇見了一位舊友——周高先生，他是在此校任教的，異常客氣地招待我們，告訴我們這個地方名叫「棠梅」。這新闢的市場，是幾家朋友商量合辦的。

我們在和平小學看了一個詳細，並且被留着吃了晚飯，這個學校簡樸嚴整的設施，確對老友周君及其同事，非常欽佩！

宜春萬載間九十里路程，至柏木已走了三分之二，柏木是這段路途中的第二大鎮，店舖約有二三十家，但都污穢不堪，生意也甚蕭條。舊有的郵政代辦所也撤銷了。

柏木以北，地勢漸漸上升，但坡度極緩，人煙也漸漸稀少。到八角亭，距萬載僅十五里了，這裏是宜春，分宜到萬載的相會點，但市肆並不興盛，不過爲行人們開設了好幾家茶亭和飯舖而已。

五二一—三五四

八角亭是宜萬間的分水嶺，但兩縣的縣界卻還在八角亭以北。萬載的南路只有這短短的十里多的路程，宜春的北路卻占有幾近八十里的路程，這畸形的事實，相傳有一個饒有趣味的故事：

從前宜春萬載兩縣初劃界的時候，因為有些爭執，便決定了一個有趣的劃界方法：在商議好的翌日，派兩個人各自縣城出發對面而行，到二人相遇的地方便作為劃界的地點。結果從宜春出發的人半夜即起程北行，清晨已達到萬載城下，而從萬載出發的人此時還睡着沒有起床，所以宜萬間的分界處便決定在萬載的南門城下。這樣一來，未免太不好了，宜春便讓了十里的地方送給萬載，於是便形成今日的樣子。

十三　衰老了的夏布城

過了布場，便望[illegible]的望着的目的地了，萬載城建立在一個小平原上，錦江僅在北門接觸了它的一角，其他三面都見不到一點錦江的水面。

萬載是一個衰老了的城市，市區相當宏大，還配得上做一個普通的縣城，但我找不到一點應發的新氣象出來；這也許是萬載人好實質不好表面裝飾的表現吧！它現在這衰老與蕭條的容顏，必具有它的原因種下了致命傷的。

從前萬載是全國知名的夏布城，贛西各縣出產的夏布，差不多都集中在這裏，宜春的上等貨色也給它兼充了冒牌，所以這夏布城的名聲越加響亮了。可是，光陰易逝，黃金時代過了，它便這樣突然地衰弱了。將來只要夏布市場能夠復興，它的返老為童的機會，也不是不可能的。

錄着農曆四月初八的時候，這古老的城，忽然熱鬧一時，打破一年中的紀錄。街市上有的店舖佩上了彩布，時而放出本地特產的鞭爆聲。街頭巷尾，處處是人山人海的，趕熱鬧的，做買賣的，看戲賭錢的，接菩薩的，種種花樣，真是五花八門。這一年一度的圩期「四月八」，在萬載人的腦子裏沒有那個不知道，沒有那個不渴望來臨的。這一場熱鬧，很像這年老的城的壽慶呢！

萬載在全縣的位置，雖是偏處東南一隅，惟因地形的關係，仍不失為全縣的交通中心。但繁榮的區域，城區附近還比不上西部的株潭，大橋一帶。

大橋位全縣的中央，縣立中學即設立于此，市肆發達；與株潭，徐家渡並稱錦江上游三大市鎮。其實可作全縣的政治中心。

城區的近郊，有一所從南昌遷來的志成中學，現址在小南門外三里的地方，全校共十餘班之多，學生逾千人，為錦江流域的最高學府，城北南田尚有力行初級中學一所，為近年新設。

城中的文化，甚為低落，縣立圖書館藏書太少而又陳舊。書店僅有中國文化服務社及晨光書店，略見新書出售。報紙僅賴吉安宜春等地供給，本縣僅有三日刊的民眾一種。

十四　尾聲——縱行的印象

寫了這麼一篇長長的旅行記，似乎還需要寫一點尾聲，但又寫不出什麼來。不，就想到的寫吧，縱行過了這贛西許多的山河和城市，對它們都留下了深刻的不同的印象，我把

它們象徵出來，作爲這篇旅行記的結束吧：

三山嶺

遂川的山——龐大的象羣
洞富嶺——大地的骨幹
宜萬間的山——黃海的波浪

六江河

遂江——發瘋的暴徒
湮江——苗條的村姑
贛江——肥胖的寶婆
瀘水——袁江的妹妹
袁江——摩登的姐姐
錦江——老弱的婆婆

九城市

遂川——初走運的小商人
上田村——新婚的少婦
泰和——改嫁了的婦人
吉安——摩登的小姐
安福——安分守己的農夫
洞富——路旁的乞丐
宜春——年青的姑娘
棠梅——初生的小孩
萬載——年老的織工

一九四一、三、三。初稿于萬載
一九四四、四、九。改作于坪石

華新公司
嗶嘰
呢布
服裝
衫袜
百貨
重慶民族路二二五號

記上下二關與喜洲

袁道冲

上下二關。

大理之有上下二關，築於南詔。皮羅閣吞幷諸詔，徙治太和城，乃築上下二關，以為負隅之計。上關倚雲弄峯麓，以綰洱海之入口，又名龍首關，以雲弄峯為蒼山之首也。下關倚斜陽峯麓，以扼洱海之出口，又名龍尾關，以斜陽峯為蒼山之尾也。二關相距百里，西倚蒼山，高不可攀；東傍洱海，難于飛渡，而十八溪之水，列隊東流，構成延綿百里之大冲積層，其間陂陀起伏，洲渚參差，可耕可居，可戰可守，蒙氏藉此險阻，以為巢穴，遂城列營，步步為營，誠不失為金城湯池也。然而忽必烈傅友德大軍朝至，而上下二關夕已不守，可知王者之道，在德不在險，得道多助，則四裔嚮化，邊鄙不鳴；失道寡助，則同舟之人，且為敵國矣。大抵一國一族之興亡盛衰，其樞紐首繫于人，次繫于時，又次乃繫于地，人為一切根本，苟不自立自強，雖有山河之險不能守也；雖有蹈隙可乘可攻之機會，不能乘也。然而甲自強自立矣，而乙丙丁之四鄰，罔不自立自強，則又無懈可擊，只堪自保而已。蒼山洱海，初闢靜河蠻之巢穴，靜河不能守，始為南詔登睒詔所分據，登睒詔又不能守，乃卒為南詔所獨有。南詔能吸收中原文化，以撲滅諸詔，能利用中原多故吐蕃入寇之機會，操縱其間以自立。可知立國之道，得人為先。得人，則時會與地利皆為我用；不得人，則時會與地利且為他人用矣。

南詔之時，迤南一帶尚少開化，故南詔之幷吞諸詔，入寇劍南，抗拒吐蕃，無一不趨重北路，故上關尤重於下關。蠻書載：「閣羅皮取大釐城，仍築龍口城為保障，閣羅鳳多由太和大釐登川來往。」所以大釐城（今喜洲）之險要，不如龍口（今上關）也。李宓嬰師十萬於洱河下，其叢葬處，正在下關之洱海橋南。蓋宓軍自巂州西進，繞越洱海之東南隅；而南詔用兵，則以北路為重，待友德之平段氏，則大軍自東而西，上下二關同時包圍矣。今下關已為國際通衢，而上關則殘破不堪，古堡斜陽，徒供憑弔，然其形勢雄壯，出於天然。蓋蒼山雄偉之勢，在以雲弄峯為止境，過此則岡巒起伏，入于平原；一方則洱河北來，入于峽谷，寬度驟增，化細流為巨浸，而上關適扼其吭，關驛津航，悉集於是。由此東去至江雛足，北走鶴麗，迄今猶不失為滇北之一孔道，故關內雖已殘破不堪，而關外渡口尚有小鎮市，稍北有長橋，橫於洱河之上，洱河水淺，僅容小舟，洱海大舟，悉泊於上關渡口也。

下關自抗戰軍興，已由古代之關隘堡壘，一躍而為現代

之新市場，滇緬公路之運輸機關，設置於是，旅社貨倉錢行商店亦即隨交通之設置而麕集於是。斯情草創數年，尚欠整理，惟其人口逐年遞增，地價踊貴，千百倍於昔日，其前途尚未可限量也。舊日關城，在洱海河曲之內圍線，而公路及新市場，則在外圍線，關城踞坡臨河，而新市場則平原廣場，當公路之通衢，南去又爲蒙化景東之大路也。自關城西北去三里，有李宓廟高踞山半，香火甚盛。更上有水竹庵，試一登臨，則河曲之全景，一望無餘矣。由新市場沿公路西行二里許，有天生橋遺址。點蒼山由北而南，高度遞減，至此東伏而爲馬鞍狀。洱海之水，既隨點蒼之傾斜坡度而南流，至此又被兩崖收束，水勢愈激，遂至破壁而出。天生橋即其衝毀之遺跡，下方頹潰，而上方猶存數石，撑持於兩崖間，故曰天生橋。橋之構成形式，不若天台石梁之完整，而縣流急湍之雄偉，則又過之。沿河有水碓數所，殆以崖高峽窄，不能多設，近方有人議設水電，大約有數百馬力，此事一旦辦成，則下關不僅爲滇緬公路之一商場，且爲一工業中心矣。由古天生橋西去二里，有硫磺泉，溫度適中，近歸鳳儀縣公署經營，引泉入村，甃池建屋，譏昔之入山就泉者，尤爲便利。新市場之南山山半，有路局附設之醫院，差具林泉邱壑之勝，宜於休養。

上下二關初亦名龍口城。蠻書大和城條下載：「盛羅皮取大釐城，仍築龍口城爲保障。」登川城條下又載：「登川城，南去龍口城十五里。」是龍口城之爲上關龍首，殆無異議。然而龍口城條下又云：「龍口城，閣羅鳳所築，縈抱點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西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東白崖城路。」二關俱臨洱水，俱架長橋，但上關倚雲弄峯之東麓，於點蒼則爲極北；下關倚斜陽峯之東南麓，於點蒼則爲極南，故以「縈抱點蒼南麓數里」一語考之，此龍口城應指下關言之。且蠻書又稱：「白崖城在勃弄川，（在今祥雲東境）永昌城在點蒼山西六日程（即今永昌；）」其蒙舍川條下亦稱「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故以「西南蒙舍路……」三語爲證，亦應以下關當之也。古人以龍喻山，亦以龍喻水，就點蒼山言之，則上關爲龍首，下關爲龍尾；就洱海言之，則二者皆屬龍口，亦可通也。

記喜洲

今之喜州，南詔之大釐城也。蠻書載：「大釐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又載：「登睒詔咩羅皮爲登睒州刺，與蒙歸義同伐醱河蠻，遂分據大釐城，咩羅皮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奪之。」「唐書舊南蠻傳所載略同。南詔之陽苴咩城，即今之大理縣治，龍口城即今之上關，登睒即今之鄧川，南詔謂川爲睒也。南詔自蒙舍川北上，沿洱水之西岸，以侵井浪穹（今之浪穹）登睒（今之鄧川）施浪（今之劍川）諸詔，及洱東之越析詔（今之賓川），道必出此。隋史萬歲討爨蠻，由蜻蛉川，渡西洱河，駐師於此，故又稱史瞼，南詔謂州爲瞼也。唐大曆十四年，異牟尋遷居史瞼，爲入寇劍南道之計，嗣以入寇失利，乃於貞元四年，南徙於陽苴咩城焉。後訛史爲喜，元人還有喜州之設，此喜州命名之所由來也。

自點蒼山之東麓，以迄洱海之西濱，南北縱長約百里，東西闊灣渚，其闊處可二三十里，狹則一二里而已。其間陂陀起伏，溪澗迂迴，畎畝縱橫，村落相望，而以喜洲爲最著。其地正當蒼山之右脅，洱海之左腹，洲渚面積，頗稱廣闊，大理縣治且不及之，而又當南北孔道，故於割據時期，爲軍事所必爭之地，而於統一時期，又爲商業之樞紐。今之喜洲人，大都習商賈，擅聚積，足跡近遍三迤，遠達巴蜀江漢：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巨富且在千萬以上矣。其人又富有自治能力，以戶不盈千之村落，而設有中學，小學，女學，醫院，警察，以及社團公益各項組織。條理秩然，方興未艾。余所見之五台中學，校宇宏闊，方由初中而擴爲高中，其經費則由富豪董氏捐助，今已超出百萬以上，其所捐助於他校者，亦復稱是。喜洲醫院亦由私人捐設，年來逐步改進，遠近之求學與求醫者，相率而麕集於是，於是山明水秀之區，益被推爲後方福地，淪陷區之流亡失所歸者，又不遠千里萬里而來寄棲焉，華中大學，協和大學，其一例也。喜洲方言，漢語與民家語并用，叩其籍貫，實自中原遷來，譜牒遠者或溯自唐宋，而元初來自西域之回教徒，以及明初移來之江南人士，爲數尤夥，至於民家，僅沙村三百戶，聚族而居，其人骨格外表，與漢族未見有大差別，惟足部殊形發育，恆以負重致遠爲務；其體格之發育，女優於男，男子與漢族無殊，而女子比於漢女殊形壯健，惟智慧較低，其入市之小販，終年與漢人往還交易，而不能漢語，又缺少算數常識。幸而風俗醇厚，論價有爭執，而計數尚少欺詐耳。

過潞江壩

李生莊

大江浩浩水奔流，瘴發荒原七月秋。溽暑炎炎蒸客夢，行人怕看草交頭。

〔註〕潞江卽怒江。其地有草名交頭草，高兩三尺，兩梢相交，故曰交頭。

高黎貢山中

李生莊

既入高黎貢，英雄亦斷魂。參天遮怪木，迴谷繞蒼霧。猿嘯聲皆響，馬嘶聲不聞。古人嗟蜀道，蜀道遜三分。

雜詩

王宗[illegible]

疏散至獨山

湘北烽烟急，惶惶走獨山，頻傳軍報捷，目盼好音還。甯靜以致遠，讀書爲事閑。待時且養晦，晴旭雨雲間。

卜居陋室

寥落山城裏，卜居陋室中，映階玉黍碧，滿樹石榴紅。登閣看朝霧，開窗引晚風。夜來聽野老，閒話鬼狐龍。

四明銀行

通匯分支行處

重慶　西安　成都　蘭州　洛陽　寶鷄　平涼

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理處

營業要目：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儲蓄種類：整存　零存　活期　定期

總行：重慶黃桷埡堡上園四十八號

地址：陝西街二三三號

重慶分行：電話：四一一二三號

電報：三九四一號

和豐銀行總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電話——"四一〇七二"

總行—重慶民族路五九號

電話掛號——"一一四四一"

本行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手續迅捷簡便存款利息優厚

浪跡續記（下）

藍士琳

戈登路

上海公共租界有戈登路，越界築路之一也。按戈登爲英國人。清同治元年，李鴻章組織洋槍隊，以外國人爲教練，初僅千人，後增至四五千，與太平天國軍戰，所向輒捷，號曰常勝軍；統之者初爲美國人白齊文。是年十月，白鬨松江道索餉，遂至上海大譁，李奪其兵權治之；裁其軍爲三千人，以戈登李恆嵩同領之。白復報效太平天國，同治四年，清軍郭松林部赴閩，縛之於廈門，將解滬訊治，至浙境舟覆溺死。事平，常勝軍解散，戈登亦去職，後從征非洲蘇丹，戰死。英人築路以紀念之，毋乃太過乎？

丞相祠堂

上海徐家匯交通大學北，道旁有石門署曰丞相祠堂者，乃李鴻章祠也。入門數十武，有李之銅象，腰佩寶劍已斷缺。傳辛亥光復時，祠中駐軍長官，擬毀其象，命兵士數百人以長繩曳之，不能動，而繩斷矣，跌傷多人，僅毀其劍，遂作罷。祠宇頗廣大，正堂有袁世凱題聯云：「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與臨淮爭壁壘；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清季馬相伯等創辦復旦公學於此；後辦大學，民十一移於江灣，而附屬中學仍在焉。李之後裔，嘗向上海會審公廨（後撤銷）訴請交還祠產，復旦校長，以祠址爲我國領土，僅前門外馬路屬公共租界，乃將前門自動封閉，改由後門出入，公廨無如之何，事遂寢。

吳札墓祠

吳季札墓祠，在江蘇江陰縣西郊，地名申港。祠內甬道有石碑，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俗稱十字碑。字作古篆，傳爲孔子所書，拓印者雖終歲不絕。四周圍以木欄，旁懸彭玉麐聯云：「星斗夜寒君子墓，風雷常護古人書」。俗傳此碑曾遭雷震，斷而復合，了無痕跡；愚妄信以爲神，甚有刮其碎粉，以治腳氣病者，故立欄護之。每年舊曆四月十三日，數十里內之鄉人，會集祠內外，其盛況殆不亞於北平妙峯山之廟會。

莫愁湖

南京莫愁湖，以女子名莫愁者得名。按莫愁有二：一爲郢州石城（今湖北鍾祥縣）人，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所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一爲洛陽人，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梁武帝河中之歌「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者皆是（詳見宋洪邁容齋三筆）。南京昔稱石頭城，今南京之湖，以莫愁爲名者，乃誤石城爲石頭城

，猶以「盧家少婦」為詠者，則誤洛陽為石城，實則皆與南京無涉。宋周邦彥詞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之」句，傳會者殆因此以訛傳訛歟？

華嚴庵

南京莫愁湖畔，有庵曰華嚴，懸湘鄉曾滌生遺像，蓋曾氏以大學士總督兩江，有惠政，卒於任，民不能忘而繫之者也。薛時雨題聯云：「出西州門迤邐，看桑麻徧野，花柳成蹊，十萬戶重覩昇平，遺愛難忘，白叟黃童齊下淚；與中山王後先相望，幸湖水波恬，石城烽靜，五百載允符遐會，大名並峙，袞衣赤舄共圖形」。按中山王為明初功臣徐達，莫愁湖樓中懸其像。薛字慰農，安徽全椒人，清季名儒。曾公子及壻，曾受業其門，故其挽曾公詩有「蘭玉清芬同北面，錦霞洗痼黍西頸」之句。

粵軍墓

南京莫愁湖邊，有建國粵軍烈士墓：民初所建，孫中山先生題其碑曰建國成仁。民十六，余初遊時，大門已圮，墓亦多被掘者，蓋已無人過問久矣。按粵軍即廣東北伐軍，辛亥由粵經閩浙攻南京，既克，復沿津浦路北征，與張勳之辮子軍大戰於固鎮宿州，旋破其徐州巢穴，功績卓著。總司令為平遠姚雨平將軍，前敵指揮官為其同邑林衍慧將軍震，鄒海濱葉楚傖均隸幕中。民元臨時政府成立，姚將軍陞充第四軍軍長，林將軍為第二十二師師長，其師部參謀長則李任潮將軍濟深也。林將軍已於民十二逝世。姚將軍現年六十有三矣，潦倒陪都，生活艱苦，回首當年，寧無感乎？他日南京克復，甚盼重修此墓，以慰英靈。

天保城

南京鍾山之巔，有天保城，雉堞圮毀，榛莽荒穢久矣。余於十七年春，曾與丘海清兄同遊。後以軍事關係，禁止登臨。按天保城為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清咸豐三年）後所築。當時尚有地保城，即龍脖子山石壘也。清將曾國荃等，力攻南京，數年不拔。迨同治三年正月，清軍破天保城，分兵扼太平神策門，南京城北之圍始合；五月復破地保城，六月十六日遂陷南京，則此城之險要可知矣。

雲林寺

杭州靈隱寺，又名雲林寺，人多不知其由來。嘗見清人筆記，謂康熙南巡至寺，寺僧跪求賜額，上書靈字雨頭過大，其下恐難得勢，正躊躇間，高士奇掌書雲林二字，偽為磨墨者，潛以掌示之，上悟，遂改題雲林云。按高士奇字江村，華亭人，嘗[illegible]從相國明珠司閽家，因明珠之力，入翰林，直南書房，以善承意旨得寵，凡巡狩皆扈從。鎮江金山之江天一覽，蘇州獅子林之真趣題額，傳皆其所擬者。當時聲勢赫奕，鮮可倫比，後以誹之者衆，放歸。

柯巖

柯巖在紹興東南，離城約三十里，通舟楫。有僧寺，半隱巖下，前楹覆以瓦，甚湫隘，而冷氣襲人，殊難久留。石佛倚巖趺坐，高約三丈許，左手舒掌膝上，可容兩人臥。考諸郡志，乃東晉永和間所鑿者，唐始設寺。寺後為山，不甚高，鮮林木，而多竅。有深不可測

者則行工架木梯簉，由上而下，若採紲罷。寺左有巨石，高數丈，巍然特立，間有草木，乃當年石工所留者也。紹興東郊之吼山，有若塔，其形成之緣由亦同。

方巖

方巖以胡公大帝名，地屬浙江永康縣。抗戰後，浙江省政府，曾一度移設巖中，以避空襲。所謂胡公大帝者，乃宋代之胡則也。胡與丁謂善，其學行似不足道，惟官婺州時，曾奏請減免糟糧，民不能忘，故立祠祀之。廟僧達數百，幼童頗多，皆向貧民以賤價購來者。山產藤，可製杖。

新安

江南多新安會館，乃徽州人之會館也。其在杭州江干者，規模之大，幾如王府。按新安者為郡名，今安徽之休寧及歙縣皆屬之。又浙江之上游曰新安江，源出黃山，亦曰歙港，又稱徽港，徽州人善經商，尤以營典錢鹽茶筆墨諸業為多。俗稱其富有者曰朝奉，乃沿秦漢奉朝請者之制，如昔稱員外同。今有不分貧富，徽商一律呼為朝奉，或專呼典肆中人為朝奉者，失其義矣。

古城

滁縣至來安途中，有地名古城者，俗謂即關羽會張飛處。江西瑞金古城鎮，有廟塑劉關張象，且有壁畫，繪桃園結義古城相會，趙雲單騎救主等故事。均無城垣。按三國演義所載關張相會事，古城應在今之豫鄂邊區，而不在皖閩。其書成於明代，特推崇關羽，稱公而不名；而文字流暢，傳誦至廣。故有明以來，愚民慕羽之義，使之廟食四方，而地名雷同者，遂亦傅會之。實則關羽不如岳飛遠甚，而崇拜者之衆，岳之所以不及關者，徒以說岳全傳文字不如三國演義耳。

界首

二十八年以還，北方行旅，莫不知有界首。按界首為安徽太和縣屬一小鎮，濱沙河，可直通正陽關蚌埠。南北走私者，至蚌埠下車，溯淮河直奔界首；或由隴海路商邱站下車，經十字河而達界首，均以轉運西北各省為目的。故商貨雲集，稅局林立。後以皖境稅重，商人移於皂廟進貨納捐，界首繁榮，為之減色。皂廟屬河南沈邱縣，與界首均在沙河之北，僅隔一馬路，河南為劉興鎮，三處勢如鼎足，遂有小武漢之目。惟市街狹小，建築簡陋，殊不可久住。

大通

大通為安徽銅陵縣屬和悅洲一小鎮。地處江濱，長江上下輪船，惟招商局設有碼頭，商務之盛，遠過縣城。縣政府設辦事處於此。按清季長江中路售鹽，以大通為總匯。曾國藩助清廷攻太平天國時，在鎮設招商局，專司中路招商驗照抽秤收釐等務。嗣將下游大勝關、金柱關、荻港等四卡釐金緩納，驗照放行，俟鹽到大通，每引總完下四卡釐錢六十文，以供水路彭玉麐楊載福陸路曾國荃鮑超四軍之需。自大通以上，仍逐卡完釐。當時市面繁榮，概可想見。

四代翰林宅

安慶城內狀元街附近橫街，有趙氏舊宅，門縣四代翰林橫匾，行人每艷稱之。按科舉時代，科名考試，以殿試為

殿後階段。清雍正元年始，新科進士，須先行考試再引見，一應仍照殿試預備。進士朝考得庶吉士，則稱翰林，乃官名也。明清均設翰林院，掌秘書著作之職，設掌院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明制，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故俗稱爲太史。其後修撰爲狀元所專就之職，故稱狀元爲殿撰。庶吉士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充之。庶吉士亦稱庶常，清因之設庶常館，隸翰林院，以教習庶吉士，教習爲翰林前輩。三年期滿，則試其優秀而授職，謂之散館。試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檢討等職者，謂之留館。清代，大約六年，大考翰林詹事（屬翰學府）一次，分一二三四等；引見後，陞官或記名候陞，或賞緞（陞官者不賞緞）。陞官者，如編修可陞侍讀（秩四品）；侍講轉補侍讀，則例不謝恩。凡值各省鄉試之年，翰林可應鄉試正副主考之考選，中式者可派充。各省提督學政（清季改稱提學使，俗稱學台）之考選，翰林亦得參加。均謂之考學差。清道光間，每年考學差者三百餘人，而得差者不過七十餘人，故有終身翰林屢考而不得者；亦有眞第一而不得差，眞末取而得差者。蓋此種考試，其卷例用彌封，無論取否，一概進呈皇帝核定，得差與否，率由其愛憎而定之也（侍郎不考，亦可得差）。翰林爲清苦之官，率以考得學差爲彌補虧空之計。而任滿回京，仍爲翰林，倘可再考。其外放者，可得知府或按察使（俗稱臬台）等官；內遷者，可得內閣學士，各部侍郎（猶今之次長）等官，但此後均不得復以翰林應考矣（學差係臨時出差性質）。趙氏四代官翰林，在昔視之，殊爲難能可貴，故縣匾其門，以示榮耀。今世艷稱之者，多不知其詳，故具錄之。

耒陽紀遊

冼玉清

夜抵耒陽沿耒河步行至漢園（一）

耒河月下有迴瀾，（二）幾處漁歌出釣灘；
午夜化龍橋上望，（三）金波蕩漾似珠江。

杜工部墓（四）

儒冠底事誤沈淪，萬古猶留大雅身；天寶京時誰可比，孤墳獨弔又酸呻。

蔡侯池（五）

嚙蠹舒卷界烏絲，日往蠹魚夜鳥詩；價重至都邇片紙，青青柳下蔡侯池。

鳳雛亭（六）

冠冕南州多士魁，（七）參詳倚伏識機樞；（八）琴堂集僅科樽，驥足原非百里才。（九）

（註一）漢園在城北。薛主席公館在焉。

（註二）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耒水源出柳州桂陽縣之耒山，西北流經耒陽縣，注於湘水。

（註三）耒陽縣志：化龍橋在城北舊學署前，嘉靖乙巳教諭劉秋訓導梁朝舉修建。

（註四）寰宇記載杜甫墓在城北二里。杜詩集引石亭辨疑云：甫泝沅湘繼衡山衣居耒陽嘗遊嶽廟，爲暴水所阻。耒陽聶令浮舟往迎，遺牛炙白酒以還甫。甫飲過多，一夕大醉，宿江上酒家，爲水漂溺。遺靴洲上，聶令徙置爲墳葬焉。

（註五）元和志：縣西一里有蔡倫宅，宅旁有蔡子池，池南有石臼，即倫擣紙臼。唐別駕李懸以臼入貢，今池猶存。蔡倫字敬仲，爲黃門郎。以古書契用竹簡縑帛不便，乃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造爲紙。以代簡素。鄧太后封爲龍亭侯。

（註六）耒陽縣志鳳雛亭位於龐公祠內，在縣北里許，嘉靖間知縣書馨建。今已改爲中山公園。原有亭仍建園內。

（註七）三國志：龐統字士元。司馬徽稱爲南州士之冠冕。

（註八）顧邵問統曰：「聞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曰：「陶冶世俗，與世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邵服其言。

（註九）先主使統守耒陽，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得展其驥足耳」。

五二一—三六四

四 豔蹟

徐蔭祥

一 蘇小小墓

遊杭州西子湖，在蘇堤的一端有那麼一個小亭子，亭子裏被保護着一個坟墓，這就是晉代歌妓蘇小小的墓，每多騷人墨客到那裏去留題詠詩，憑弔這個香豔的遺蹟。

古樂府詠蘇小小句：「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故註稱錢塘妓。從唐朝以下，吟詠最多，如「不分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之類。能改齋漫錄：「西陵在錢塘之西」，這樣說來，西陵該屬蕭山境，蘇小小早年在那裏生長的了。

但是有人却說蘇小小墓應該在嘉興縣，讀宋陳子兼窻間記聞有云：「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石碣尚存」，徐凝寒食詩又說：「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李義山送人到蘇州也有詩句：「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經與招魂」。前者蘇小小流寓於錢塘，而又證之寓於西湖而歿葬鴛湖，義山則又徙派往蘇州了，鴛湖在嘉興，難道是好事者，把她香體從鴛湖移到西湖，而多添湖上豔蹟的嗎？

但是陳子兼說是晉歌妓，樂府解題稱謂南齊錢塘妓，武林舊事敘述為南宋錢塘妓，在南宋天下，前後共六十一年，倘若蘇小小年齡不超過六七多，當不至於被認為三個朝代的人物吧。

二 紅拂墓

隋煬帝開鑿運河，建造迷樓，乘龍船，下江南，選取了五百多民間女子拉縴，稱做「鄉脚女」。當時越公楊素，獨攬大權，把民女漂亮的，先藏在自己府中受用。內中有個湖南女子名叫張一娘的，便入了越公府中，那知姓張的倒是個俠女，有意要刺殺這個奸人，後來恰巧有個叫做李靖的來投說楊素，振作有為，當時張一娘慧眼識英雄，夜奔李靖偕逃，投宿客店，結識了虬髯客，互相結拜，張一娘改名紅拂，世稱風塵三俠。後來又和西京李世民約好起兵滅隋，本來洛陽城是三俠先得手的，不意被李世民巧取了去，天下歸世民，號曰唐，拜李靖做將軍，靖本不願，只因為曾經對紅拂盟誓過：「將來不拜將軍，不與紅拂結婚」。但紅拂又堅持反對他接受唐封，於是歸隱民間，虬髯客北入扶餘，即今之朝鮮，李靖紅拂則不知所往。

這個故事包括了政治，軍事，朝野，英雄，美人，委實逗人玩味，不想紅拂香塚却在湖南醴陵西山上。五年前曾往憑弔，墓拱起像個大包子，水門汀建築，頂上無泥，無花卉

，也無樹木，只一個七尺高的三角形水門汀碑，大書「紅拂墓」三個硃紅字，左近一亭，聯曰：「紅拂有知應識我；青山何幸此埋羞」，亭中一碑，是益陽何宜臨軍壯醴建立的，並有序文爲之誌。（碑序略）

三　薛濤井

讀王建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賓閑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再讀清陶澍蜀輶日記云：「……望江樓有薛濤井，井旁修竹曲徑，疏籬小亭，及石刻「萬里橋邊女校書」一詩……」，這就是王建的詩。

關於薛濤井的記載很多，本來，唐代是詩人的朝代，一時元稹，白居易，杜牧，劉禹錫，牛僧儒等等，許多知名之士，都和薛濤唱和，可見得這一位女校書的詩文如何地高超了，只恨紅顏薄命潦倒一生。濤，字洪度，本良家女，父鄖，因官寄蜀而卒，母孀居，歸遂淪落爲校書，遺著洪度集，書店中也買得到。

她當年吟詠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望江樓，出東門，過九眼橋，沿錦江行過了一段垂柳依依的長堤，便進園門，一片修篁幽景，頓時令人胸襟暢然，園寬廣約二十來畝地，亭台樓閣，有「望江樓」即「崇麗閣」，「吟詩樓」「洪度亭」，「浣牋亭」等建築，富麗幽雅，只是春秋假日遊客多，滿坐品茗，很是熱鬧。

薛濤井，水極清冽，煮茶味甘而芬芳，井後壁間嵌一石刻，大書「薛濤井」三字，井前連根大幹枇杷樹，枝葉茂盛。近傍「浣牋亭」，傳說當年薛濤汲井水製牋處。薛濤牋勝於京表宣紙，名聞一時。現在那裏織成塌碑處，可以買得到洪度集，薛濤刻像，名人詩詠碑帖等等。

濤卒時年七十五，坟墓距園約有二里，據說那裏也有一口薛濤井，不辨眞僞，因爲相傳薛濤是沉井自殺的。嘆紅顏薄命，正是：「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薛濤錦江春望詞句）

四　文君井

我們會從成都北門外駟馬橋懷念起司馬長卿來，因此更會追想起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的故事來。

司馬相如，漢景帝時成都人，字長卿，少有文才，但好流蕩，曾至臨邛，過卓氏後院，渴甚，借水飲，當時文君新寡，汲井水飲之，爲家人不齒，然而她慧眼識英雄，相如又用琴心挑之，終於文君夜奔相如，爲千古的豔事。相如後來發奮求進，曾題杜曰「不高車駟馬不復過者，」於是北行，入長安，所以成都北門外就留有「駟馬橋」的遺蹟，後來他果然官至武騎常侍，後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園令。

現在邛崍城內老公園內有一井，井水清冽，側有石碑嵌在壁間，刻曰「文君井」，傳說當年卓文君汲此井水飲相如者。右近有小亭臨於池上，亭中有八九尺高的一石碣，記着相如琴挑文君的事跡，這裏名之謂「琴台」，地方倒也幽雅，雖在這公園裏茶客遊人很多，「琴台」處却依然古風可徒，傍邊近代人用人工積起了假山石，植了許多樹木，益覺加添了妙景。我在兩月前曾於便中一遊，不覺驟起依依不捨之情。

三三・一〇・二五・於川西・

五二—三六六

北征漫寫

劉平格

仇鐘共識

在許多沈着勇敢的隊員中，我想取出丁克勤來做他們的代表，那種剛毅的氣魄，愛憎的熱情，邁進的精神，矯捷的動作，是這一羣爲民族奮鬥的青年們的特點。這一夥二十個；他們有的來自學校，有的來自田間，小紳士，小流氓，小土匪，小幫會，什麼全有，我叫他們做雜燴，但年來都在一個總目標下改變了他們的個性與思想，怯懦者已變做堅強，常把自己徒聽見槍聲開小差，看到飛機響跪着唸大慈大悲的故事，當笑話說給別人聽，這裏是座學校，他們在不斷的努力，學習着戰鬥。

克勤是這一羣中最露鋒鋩的一個，他是湖南人，一個學生，但他沒有一點歐化的習氣，純粹的老粗派，像這一羣一樣，粗布衣，糙米飯，赤脚，麻鞋，有的時候也穿長統皮靴，心特別細，細得像把花線劈成兩半，在白緞子上繡水墨畫像的湖南女同胞那樣。

曉初告訴我說他——老丁，常常穿着長舊的布袍子，裏面貼身藏着快慢機，裝扮着老百姓，越過我們的，和通過敵人的警戒線，在那些空隙當中，在敵人的肘腋下或後方，做着上級命令他所要做的事，出入偽維持會，擋碰着敵偽軍，偷宿老百姓家，好像施公案裏的黃天霸，神話般傳得一般人都敬服。

一開始偽維持會給了我們很多的困難，本來敵人初來，不知那裏是那裏，只是「以華制華」的，利用偽維持會做眼線，怯懦無恥的小漢奸，想借這作進身之階，我們的工作員因而損失了許多個。老戈氣了，要帶人去把偽維持會炸平，替我們復仇，但克勤却另外用了種手段，不費一彈，征服了他們，反而要他們做了我們的眼線。

事實是這樣的：老丁單身的過警戒線了，在偽維持會去見那個會長。他送了一個漂亮的木盒子去，盒子鎖上，另外有一個信封，把鎖匙裝存信封裏、自己送去。會長拔着木盒子打開來一看，是一把匕首同一顆手溜彈，另外是一封空白的悔過書，隊部附有個嚴厲的公文：要偽會長自擇一途，或是填具悔過書，不然就請他吃匕首或手溜彈，一切叫他同來人接洽，偽會長當時很想將老丁綑送到山上日本兵那裏，但看着他那雄糾糾的氣概，又不知他同來有多少人，把他一送，也許自己的身首就馬上異處了，於是把老丁帶往他自己家裏的密室去商量。老丁有機會用了他那說教者的精神來尅服了他，接收了偽會長慇渥的款待，很順利完成了他預定的計劃，由偽會長切實保證以後工作人員的安全。

「假如那偽會長把老丁綑送去，以後便怎樣。」我說。

「炸彈將在維持會裏爆發，老丁與偽會長的血肉齊飛，」曉初說。

「前此死了的工作員呢？」

「偽維持會認送來了一批撫卹，贍養，賠償，子弟教有等經費。」

「那太不滑稽嗎？」我格格的笑着。

「每天，偽維持會要負責送來敵人動態的情報到隊部。」

接着那偽會長開了一次頗大的頑笑。

工作員回來，帶到一張偽會長的請柬，約請老丁去赴他孩子滿月的喜宴，這吃酒不打緊，可是客裏邊有一個是那裏山頭偷翢裏的日本孤老，那排長名叫山本，曾經以善吃我們同胞的心肝而著名的，老百姓老遠看着他都會發抖。

這事情當然要經過組織上的許可，同事們都勸老丁不要去，因為他們對老丁都有點親切的好感，希望他做出點什麼來；這事有點神話氣，就像小書兒上講的關老爺單刀赴會那樣，凶多吉少，是夠危險的。

老戈這傢伙，什麼都不在乎，那怕馬上要殺他的頭，他一定也只說：「殺好啦，我僅只有這一個頭喲！」是不是他心裏另有主見，別人不得而知，所以當這「請老丁和鬼子一桌吃酒」的消息傳給他以後，他也只淡淡的若無其事的說：

「看老丁的好啦！」

老丁倔強的不聽好朋友的勸告，到了那天，很早爬起，把頭梳得特別光，依然穿了那件舊灰布袍子，裏面藏好了快慢機，輕身的告辭了老戈，如約去赴那酒席。老戈直送他到田塍上，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兩人閃電的眼光，對射過來作了個會心的顧合。

湖南人的體格本來很強壯結實的，老丁的魁梧尤其顯得精神，眼光一睃，好像就有千軍萬馬跟着而來似的，機警與勇敢，很使得老戈放心。

但老戈在克勤這次出發以後，又把那特大的煙斗裝滿了煙絲，吹吐着濃霧似的煙，充滿他那屋子，馬上他派了四個隊員，要他們化裝在偽會長家的左右林子裏梭巡，如果丁隊員有什麼動作，馬上接應，派本地老百姓飛速送信到隊部來，底下好像是：「待我自己來殺他們個片甲不留。」但那話並沒有說出來。

侵晨，太陽還懶得沒有爬起來，老丁奔馳在荒煙蔓草間。深秋的晨風，帶着寒冷侵襲他，他繞過了山道，渡過了方湖，跨過了我們的警戒線上的那座石橋，到達隊部在那鄉村市所設立的最前綫的休息站時，村裏人正在吃早飯了。

薛老二迎着他。昨天已接到隊部的條子，他在等待着老丁來早餐。

這大樹薛家，距離敵人很近，到偽持會不過三四華里，是在敵我兩道警戒線的中間，通常我們的工作員出發過來，總是先到這休息站，舉凡敵線內所要的那些「通行證」「良民證」「臂章」等等，站上都預備有，村上的薛老二便負這個全責。

老二也勸老丁不要去赴這個會，他覺得沒有什麼意義與價值。

五二一—三六八

「這關係本隊的工作，名譽，以及我們偉大的勇敢性。媽屁的，他還不十分服我們呢？只好準備着犧牲，同他拚一拚，儆倖，他便死心塌地的聽我們的了！」

「鬧起來當然不敢，但那鬼子却討厭，窺破了你的行藏他會馬上翻過臉來。」

「我不會翻臉嗎？不用槍，只憑我這兩根手指就可以叉住他的喉骨，真的鬧翻了，我有本領把他活捉過來，你替我預備好繩子！」老丁把大食兩指撑做八字，搖晃一看，眼睛睜得那麼怕人，老二嚇得不敢作聲。

老二把老丁送走以後，趕忙從間道跑到僞會長那裏。

「你不要命，老婆，兒子什麼都不要嗎？」

「什麼？」

你怎麼請丁先生來喝滿月酒，還請山本同席？隊部裏全體出發了，動了丁先生一根毫毛，看你有日脚過！」

「丁先生居然來了嗎？不要緊，都在我身上！他們既都來了，請你給我找個僻靜村子招待一下！」會長驚顛似的祈求着老二。

僞會長的新建半式洋房子裏擠滿了人，有忠厚的老頭兒，有愚蠢的小夥子，有穿着多年以前的綢馬褂想做漢奸而未得的十紳士，有捉混水魚趁火打刧跑上下碼頭發洋財的積伶鬼，老丁走進門便被僞會長一把帶進後房換了套借來的稱身的新袍褂，赤着脚的鄉下人有好些都認得他是做小生意同會長很要好的丁先生。

「山本來了！」誰這樣喊一句，那些人便一窩蜂的迎出去。老丁望着他進門來，短短的結實身軀，全副武裝，佩帶了許多獎章，像雜貨担子上一樣，丁丁的響，後面跟隨兩個兵，走起路來都叭呀叭的，好像正害着淋病。老丁屹然站在上首，像一座鐵塔樣，會長看那神情有點兒不對，趕忙上前介紹給山本說：

「這是我的老表，丁先生。」

山本拿日本人特有的貪婪的鼠眼睛向老丁再三的打量了一下，便一屁股坐到席上去。

至今這故事傳作了鄉間的笑料，他們都叫老丁做「漢奸的老表，」老丁何辜？冒充了這樣的一個頭銜！

山本在喝了幾杯以後，酒上來了，一貫的野蠻性子不能支持他嬌飾的禮貌，把槍同外衣都解下，會長接過，老丁拿着大杯子一連串又灌了那傢伙好幾杯，然後眼那們一橫，臉那們一沉，眉毛那麼一揚，突的站了起來，慌了那會長，趕緊從桌底下扯一把，嘴裏說：「老表，誰找你？」他又連忙把頭掉過去。

老丁跟他出來，那會長說：「丁先生：你千萬莫動氣，我一家原沒有什麼好大的關係，你可憐這左近幾十個村莊，如果不什麼，就要給那些龜孫子燒光殺絕呢？要什麼，我給您，人不知鬼不覺逆活的去，鬧就萬萬的鬧不得，您要我怎樣我怎樣好了……」說時只差膝蓋沒有彎下去。

老丁也自尋思：像山本一個這樣芝蔴綠豆大的傢伙，實在也犯不上同他拚，反而是隊部以後的工作不好進展了，但既入虎穴是不能空手回去的，他叫會長把最近敵人分佈的形勢圖給他帶回去，會長只得皺了眉頭檢出交給他。

酒吃完了，老丁醉醺醺的走着之字道兒回來，他不再繞

向休息站去，檢捷徑走，夜幕快要展開了，是一個愛人的秋的黃昏。

他解開了衣襟，踉蹌的走着，想着今天一天的辛劬，用勇敢征服了敵人的勝利，面上不禁流露出一點微笑，想着禽獸一樣的山本，那種身上發出的腥臊怪味，幾乎要吐出來，而那些人「西山、西山」的叫着，有如搖着尾巴的狗那樣可憐。

「站住！」猛然間一聲口令把老丁嚇得一怔，他鎮靜的把醉眼睃了睃，前面小土山上新建了個哨棚，有兩個僞軍在上面瞭望，見他走來，便發了聲喊。老丁暗地叫聲「糟糕」，但他不驚慌，也無處掩蔽，更來不及藏躲，只冷雋地向那裏投去個閃電的目光，坦白的走前去。

晚風吹來使人打着寒顫，老丁的心地同皮肉一樣綳得很緊，但想着站住一下到沒有什麼，真的要盤問檢查起來可真麻煩。

正在這當兒，那僞軍要走下來檢查他的時候，小山上正在跳繩子的孩子喊着說：「丁先生！吃過了嗎？」老丁更又駭了一跳，但仍若無其事的笑着答應，向那孩子點點頭，於是僞軍問那孩子「你認得他嗎？」一個小一點的孩子搶着說：「他是丁先生哪，誰人不認得！」大一點的又補充似的說：「他是會長的親戚呀！前回還買了個木螺旋給我呢？」說着小手在小頰上用伸不大直的食指批了兩批，意思好像說：「他，你都不認識，看你這樣長大還不如我懂的事多呢？」那兩個僞軍被這小孩子逗得撲哧的笑了，在這笑聲中老丁悄悄的安然通過了那防綫。

我的認識老丁，並不在隊部裏，而是在石曉初的家裏。曉初同我多年不見了，在我到的第二天，一定要約我到他家裏去吃飯，據他說這家是不成模樣的難民寄宿舍。那地方離廟前有五華里，借住一家朋友的房子，陳舊暗黑的牆壁與柱頭給我的印象極壞。我們到達他家裏的時候，已先有幾個人在，他自己則正在忙着做珍珠丸，這是一種鄉下人特有的吃法，有如婺源人之喜歡吃米粉蒸雞一樣。這是把精肉剁成肉糜，搓成一個個小的丸子，外面粘上生糯米，然後拿來蒸熟，大碗的盛來桌上，真是色香味齊全。另有種粉蒸魚，也是山城人的特殊吃法；那要很大的能夠開剁的魚，切成四方塊，用百合粉調勻放好醬油等香料，連碗蒸，吃時加上一點點醋，也是別有風味。這兩種菜，在外面不常見到。別有多年了，曉初特地預備這，也是給我漂泊人歸來後一點安慰吧？同時他用那一雙油手，指着坐在孩子們用的矮竹椅上的人介紹說：「哪，這就是『老表』克勤兒。」提着老表，大家都不約而同的笑起來，克勤自己也笑着站起，同我握手。我覺得這手有些特別，同他那臉一樣，沒有好多的肉，只是一陣勁，這勁的流露，很像一種電流，他能夠感動人，驅使人，使人屈伏與同情，那包裹在陳舊的但十分整潔的軍服裏的身軀，跟着那閃光的眸子一樣，盡量的表現了愉快，同時能使站在他面前的人也感到一種愉快。悲哀，憂愁，困難，怯懦的影子，好像逃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那看起來像四方而實則下頰要小一點點的臉龐，很勻正地安排了他的不算美麗的五官，舉動的沉着和冷靜，就如要聽取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一口的湖南普通官話，給我這

初次同他見面的人以一種明白清脆的印像，恍然憶起曾在收音機裏聽過的長沙廣播電台的那位播送新聞的朋友的廣播。

進襲途中

我們忽然接到了一個緊急的報告。

那報告是本隊第三組來的，距離隊部有六十里路遠。每天我們都有一班通訊兵專門跑分組消息，有些事不能用電話的便送報告來，我同老戈兩人懷着一顆忐忑蹦跳的心來拆開那封緘得異常嚴固的報告：

「敵裝備彈藥兩卡車，因零件損壞不能開駛，刻停馬當，據消息，俟潯救濟軍來倘有兩日就延，職組准明晚夜襲，但武力薄弱，乞　鈞座親來，不能得手，亦可震怖！如何？乞示！職第三組組長××年月日於××」

這報告很含糊，沒有註明敵人的武力若干，我們隊部統共只有十二條短槍，二十條長槍，全部開去，打草驚蛇，反爲不美。道路又這樣遠，去到那裏恐已精力疲憊，晚上怎能做事呢？但老戈是不管這些的，他說：「去是要去的，到那裏再看情形。」他很簡單的在晚上收拾了他的裝備。十多年的軍隊生活，把他造成個極簡單的習慣，他所要用的東西，鋪蓋箱子等笨重東西都丟下不帶，僅僅他自己一個皮背包，和勤務兵的一個小包袱。我在收拾鋪蓋箱子的時候，他笑着說：「帶他幹麼？」我說，「到那裏找得干淨被子嗎？」他說：「找不到干淨的，就髒的保險有！」是真的，我自己忽然醒悟了，我是來做事的，我難道是來享受的嗎？老戈那嘴角上的微笑明明是笑我，我能不堅強起來，把那些在大後方的享樂的習慣丟掉嗎？我於是在箱子裏揀選一些我日常使用的東西塞進我的皮包，一罐三星牌的雪花膏擋住了我的眼睛，我拿到手裏看了看，甩的一下，把它扔到窗外去了。

「那又何必把它扔掉呢，化裝品不很容易買到的呀，在這裏。」老戈的嘴角上老是喜歡掛着那冷冰冰的笑。

「我不願意拿這些無聊的討女人們歡喜的東西來麻煩我自己；同時也不願拿這來麻煩我所愛的那些英勇的戰士。」我說。

「是的，我不懂爲什麼要打扮化裝起來像娘兒們一樣，還說是戀他媽的什麼愛呢。」

「……………」老戈這傢伙，就這樣戇，他沒有好多的理論，只有行動，「戀他媽的什麼愛呢。」「多痛快」，我沒有他的辦法。

他下了個條子：「明早三點緊急集合，三點半吃早飯，四點出發。」給那副官，那副官拿着條子走出他的房門時跟傳令兵們嘰着嘴。

依照我想，今晚上是應當召集隊員們談話，給他們一個充分準備的時間，但我將這意思同老戈商量時，老戈說：

「在明天早起吃過飯，出發前給他們談談也可以，只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夜長夢多，——今天晚上他們興奮得睡不着，還禁得住明天一天的勞頓，和晚上的戰鬥嗎？」

我沒得什麼說了，他也有想頭，而且是這樣的週到。

這晚上的確如老戈所說，我興奮得幾乎睡不着了，劃根火柴點燃根煙，瞧老戈，他正在床以呼呼的打鼾，看他睡得

十分香甜，我也很想睡他，但眼睛像有鬼似的死也不肯合攏來，越要睡便越睜得大，等到好不容易我模糊入睡的當兒，外面的哨子響了，看看老戈的床上，被窩掀在一邊，他自己已經在窗子外邊刷着牙了。

伙夫搬着一大盤菜擺在一個圓桌的當中，那菜是許多青菜，豆腐，豬肉，這些東西混合在一起，老戈以及隊員們便團團的圍攏那圓桌，狼吞虎咽起來。他們都吃得很快，每個人都是三大碗以上。幾天來我都是同吃酒席一樣的到處受招待，歡迎，今天忽然要我這樣起來，實在有點不習慣，勉強塞下一碗飯，也就放下了筷子。

隊員們都帶全了傢伙，服裝則各式各樣，有的像商人，有的像農民，學生。一起是十個隊員一班傳令兵，隊員都是短槍，傳令兵都是長槍。老戈在集合的時候下命令，要他們三三兩兩散開來陸續的分着幾條路走，在下午三點以前到達第三組所在地。隊部裏僅留一個辦公事的隊員帶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守候着。

同老戈走在一起，這傢伙的濃眉毛在晨曦的照耀下愈顯得墨黑。

我們是沿着那小路走的，兩邊都是山，人走在山縫裏。老戈走起路來很慢，這時老丁過淪陷區去了，同行者另外還有一個隊員和老戈的勤務。

山僻小路是不大好走的，只能魚貫而進，但我們一路說笑，也不覺得怎樣寂寞，冬天的微微的太陽照送着我們。四山的樹木還未盡凋零，有時我們走在一條小路上，芭茅草從兩邊山上跳起來抵住了去路，我們便要低着頭從下面鑽進去，早晨的霧靄跟太陽的升起而消[illegible]，怪[illegible]味兒，偶而經過一個村莊時，鄉下女人提着一籃菜或者是米，蓬鬆着頭髮走向一口塘邊去，一匹狗追在她的後邊搖着尾巴拿鼻子嗅她的褲腳管。鄉村的早晨是這樣的靜美的。

我們低着頭走，忽然一座山攔在我們的面前，山底下有幾個窯已挖了好深的洞，裏面還有烏黑的煤炭，據說這山從前是出煤炭的，多少年前有人組織了公司來開採，結果不知怎樣那公司倒掉了。我想：這便叫做「貨棄於地」。

面前是一個[illegible]巉削的山崗，一條羊腸小徑蜿蜒的彎上去。老戈解了腰皮帶，鬆開了上衣的扭扣，像夏天的上海白相人那樣，帽子歪帶着。我們也都將衣服解開來，走得在發汗了。

小路上盡是碎石子，像正鋪了碎石而未面沙的馬路那樣，刺着腳生痛。當我們爬到山崗上時，大家都吼吼的喘着氣，望着底下砍柴的人正同一匹狗一樣大小，爬在山腳邊，已經看不清他的手腳的動作了。

老戈指着我看，在我們到達山正頂的一個亭子裏休息的時候說：

「對面那山上便是敵人在那裏的據點。」

依着他的手指看去從這個山下去，底下還有些小山，小山過去是一塊很大很大的平原，便是方湖，現在已經乾涸了，只能望到閃亮的一條線似的小港像蛇一樣蜿蜒在那裏。湖那邊還有一層小山，小山背後便是敵人盤踞的那座大山了。在右邊的那座大山半腰裏原有個廟宇；當中那山的半腰；敵人支了兩個帳蓬在那裏，遠望去白白的太陽光刺眼，正照射

在那兒，沒有一點陰蔭的遮蔽，而那山又是禿山，不見一顆樹，只有一條馬路遶上去，直垂下來像唱戲的武生腰間拖着的那根大板帶。

「假如在這山上用平射砲打，射程可以夠得上哩。」老戈是打着怎樣打擊敵人的主意，他微笑的這樣說：「但我們怎樣守呢？」又像問我，又像問他自己。

一個岑，山是更難走了，比較那一面更形陡峭。路也被已死了的野草佔滿了，舖平了。但我們是下山，走起來比較容易，一忽兒便到了山腳下。

山腳下有 座廟，四週都栽了許多的菓樹，眞有點像世外桃源那樣。山走完了，下去近地時是一塊天生的大石版，像誰故意儲在這裏一樣，那面積約有四五丈方圓，因此老戈說打底下上來不容易找到路，是眞的。我們都回頭一望，不知我們所來的小徑在那兒，只一片死草佈滿了遍山。

老戈這傢伙眞行，他又認得那廟裏的和尚，把我們帶着一直奔那廟裏去休息。這廟的四週遮天蔽地的菓樹，佈置得也很整齊，就像到了什麼花園裏一樣，從這點可以想見那和尚是很勤奮而胸中有邱壑的一個人了。

我從那已經漫滅到快要看不見了的「化成寺」的三個金字的大廟門裏走進去，兩邊各有一個花台，花台當中是木本的什麼花，圍了許多的花缽，還有一兩朵殘菊在寒風中震顫，正中是大殿的格子門，一個老和尚慌忙的跑出來迎接我們，合掌當心的連呼，「阿彌陀佛」，看他那眉毛特別長，耳朵鏈上也長了毛，約模有六十歲，矮登登的，一身很結實，精神是特別的好，聽老戈喊他做「慧淨」。

據說慧淨是印光法師的大弟子，同王一亭，戴季陶都很要好，常常有書信往來。他原先是在天台山出家，住了好多年，行腳到這裏，愛這裏的山水長得好，便在這裏經營，算起來二十幾年了。

的確是很好的，老和尚的書讀得很不少。據他談佛經而外，中國的文藝什麼都曉得，他說，文言一部莊子，小說一部紅樓夢都是很好的書，「只是世人把它錯讀了，」慧淨說：「莊子所說的也就是『於一粒沙中顯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一個不可思議；而紅樓夢所說的就是『色即是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黛玉的深情使給她一個失望，妙玉的過潔，偏給她個被強盜搶去做壓寨夫人，寶釵的智謀，偏給她個『過門守活寡』，王熙鳳的精靈，偏給她個死無葬身之地。總而言之，因果報應，都有循環，它簡直可以抵得了一部『聖經寶卷』。」

老和尚的佈置，一切都可以趕得上「簡單樸素整齊清潔」這八個字。比方說，他那客堂裏的桌子，就是一塊厚厚的整木板，安上四只腳，很笨實的，但那細膩，實在令人可愛，據說隔幾天都拿細沙子擦一回，所以成了現在那種圓熟的樣子，老和尚在這桌子上擺下四個碟子，豆鼓薑，醃香椿，醃黃精，鹹南瓜子，都是他家裏的出產。

我和老和尚在扯淡，老戈在一旁磕着瓜子，笑，老和尚忽然驚着似的：

「黃科長那裏，得勝大隊長幫忙，以後沒有來過，」他望着老戈說。

「哎，客氣！我也沒有幫什麼忙，這些東西實在不是東

西！我不過說了幾句公道話罷了。」

「從前，那校長常常來，縣裏也三兩天的派法警來，阿彌陀佛，老僧眞是苦惱極了，打着仗，叫老僧到那方去呢！」

「完全是黃科長的鬼，他看老和尚在這裏住管得雖好，心想敲老和尚的竹槓，硬把這裏的廟產劃歸了保學，並且擡老和尚走。那傢伙，我不是說是政府官吏，我眞要把他宰了。」老戈好像對我說，眼望着天，臉上一團殺氣，就像眞的要殺人一樣。那老和尚趕忙說：

「阿彌陀佛！」

有一個笑話，前幾天我剛回來的時候，朱九先生的桌上看到一個信封壳子，在平常寄信人書名的地方紅紅的印了「黃紉芳書柬」五個漂亮的字。

「後方說得你們前方怎樣的可怕，誰道這裏還有這樣大而漂亮的裁縫舖子呢？」我從那「紉」字上想，斷定是裁縫，而從「書柬」兩個商場習用的字，判斷必定是舖子。

「一個很漂亮的女人開的，而且還定做西裝呢？」誰打趣我笑着說。因為「芳」字習慣上多半屬於女人，我也有點相信。

「那是縣裏的教育科長，」曉初更正我。

「……」我自己也笑了，我眞有點兒神經過敏。

老戈所說的就是這位，而老和尚最怕的也就是這位。以後曉初他們都叫這位黃科長做裁縫老板，當他自己的面也是如此的那科長始終莫名其土地堂。

人在一度疲憊以後所得到的休息，是一劑補藥，而這次至老和尚廟裏的休息，更是十分的舒暢。老和尚替我們預備了一桌齋飯，雖然不過是幾樣蔬菜，然而却特別有味，大家都吃了一個飽。

老戈在吃完飯以後，給老和尚五塊錢，老和尚抵死不肯接，老戈板起面孔一定要拿，老和尚只得受下了，又跑到後邊去拿了八個很大的「梨」出來，送給我們。老戈叫勤務兵檢了四個，說：「路上口渴了吃吃也可以，多了帶不動。」老和尚一直送我們到廟前的那座木橋，立在橋那邊大樹下，躬着身，合着十，嘴裏唸着：「阿彌陀佛」。

吃過飯以後下午的老戈走路卻不同了，很少說話，也不像上半天那樣懶洋洋的，他越走越起勁，就像是急行軍那樣，兩條腿的動作很快，又不是跑，像馬蹄得得一樣的起落，把我們這些人都累出了一身大汗！

冬天的天氣本來是陰天很多的，今天的微微太陽已經照得我們走路的人很熱了。我們走着，天氣忽然陰下來，還使我們感覺到快活。雲彩在天空中飛跑，風吹着凋零的樹林，那些可憐的葉子掉了一地。

「吧，」「吧，」忽然山前的槍聲響了，我們都一楞，那隊員拔出鎗來，老戈却若無是事的走在前面。

「那裏來的鎗聲？老戈！」我感覺有準備的必要。

「隨他鎗聲吧！」老戈冷冷的回答我。

「不過我可以決定那不是敵人的鎗聲，他是『叭——統』」老戈又做出形容那鎗聲的怪聲音，我們幾個人都笑了。

「這裏一過去就是陳家渡，那渡口有我們的警戒！」那兵說。

「唔……」老戈還是照樣的走他的路，隊員把拔出來的鎗悄悄的又插入他自己的皮褲帶。

一過了嶺，就可以望到陳家渡了，幾間東倒西歪的茅草屋在冬風裏顫抖。炊煙籠罩在四週，天像要下雨的樣子。

渡頭異常的冷落，沒有望到一個人，只有兩個穿制服的兵在渡船上，把船划在中流，一篙一篙的撐着，另外一個兵拿着一個撈蝦子的網在那裏撈魚。

「一過河就是陰陽界，沒有我們的駐兵也沒有敵人的駐兵，是一個不設防區域，那裏但還有老百姓在耕種，他們的家都住在這邊，農民們只帶一套換洗衣服，一把鋤頭在那裏耕作，望見敵人來了便跑過來。」老戈指着河那邊說。

行行重行行，我們到達了第三組，時鐘正指着四點。

成都坊巷古蹟考（三）

李致剛

甯夏街：成都府志稿：「國朝康熙中，將軍趙良棟領兵入川平吳逆三桂之亂，駐節成都，其部伍屬集府西清遠門內荒地屯住，因兵丁來自寧夏，遂以是地爲「甯夏街」。

塘坎街：街在今城東北，東較場西里許。舊名「慶雲庵塘坎」，今鄧普康將軍構第於此。更名「康莊街」，近人李宗祥敏愼軒隨筆引錦誠錄云：「大慈寺東北有池曰「放生池」，起自唐肅宗乾元二年，詔置天下八十一所，顏眞卿曾於紀錄刻石，今蜀中此風猶盛……故大慈寺東北之池，以該寺舊址度之，當即慶雲庵之池，蜀人呼「池」爲「塘」，今塘已填築民居，慶雲庵在清光緒三十三年，以其地改爲「四川陸軍官弁小學堂」，而塘坎街之名，仍舊焉。

福興街：街在城東繁盛之區，與湖廣館鄰接，街舊爲福建鄉館之文廟興隆庵遺址，清乾隆中大火後（見錦里新編）故以「福建會館」及「興隆庵」之首一字命名曰「福興街」，今街內尚有庵之武聖殿一所（在某旅館內）云。

紅布街：在今下東大街與一巷子斜對，蜀都碎事云：「成都東門外，有紅布街，青樓業也」。又據遯生漫談云：「迎暉門（按即今東門）外，迤南之紅布街，女閭麕集地也，始自嘉隆（嘉靖，隆慶）間，歲首青樓開業，戶必懸巨幅紅布以厭勝，因名。

紅照壁街：在城南，三橋南端，華陽新志：「在治城南，明初於成都建蜀藩邸，影壁樸鐵堅樸，泥之以赭，故街因是爲名，舊爲闤闠所蔽，五百年來巍然未圮，近十餘年來，（按此指民國廿年左右，）乃有剝其磚甓者，毀而鬻之，五百年古蹟蕩矣！

紅石柱街：在城內有二處：一在北城公園後鑑應寺（即華光帝廟坊）東口；一在京城東今蹉跎街口，上年築馬路時，已折毀，今惟北城尚存，高八尺，石製，表塗赭色，形式古樸，由來不可攷，北城石柱，即名「紅石柱」街。

書院東；南；西；北四街：華陽新志：治城東北，此蓋沿明時舊稱也，明代之「大益書院」，基址甚廣，大道四出，故有是名也。

九龍巷：巷在中西順城街；與交通路相接，遯生漫談：「孟蜀花蕊夫人，作宮詞百首有：「龍池九曲」之句，即蜀府東華門外之「九龍巷」。按所紀巷址，是否唐宋舊地？尙待考證。

百齡牌

毛刷 絲綿

出品

新華製刷公司
懋成絲棉廠

門市部：重慶民族路棉花街一號
廠　址：重慶南岸覺林寺街

塔斯馬尼亞

—澳洲南方的海島（譯自英國地理雜誌）

閻人俊

塔斯馬尼亞乃是一個與澳洲大陸分離的海島；經英國移民拓荒經營，已一百四十年。但遠在公元一六四二年，英國內戰方酣時，即有一位荷蘭航海家塔斯曼愛貝爾Abel Tasman，駕駛着大帆船在澳洲附近洋面經過。那時這些洋面尚未記入地圖，更無論這個荒島。他在那次航程中，就遠遠望見了這塊新陸地上矗立天際的紫色山峯。但他以爲這亦是那未經測勘的南方大陸「新荷蘭」（荷蘭人早年稱呼澳洲之名）之一部，所以就轉變了航線，向南駛去；同時把陸地保留在左舷視程之內——便這樣繞着風濤險惡的該島南端，漸漸駛入其東海岸的海港裏。荷蘭人對於占領荒無人煙的地方，實在不如對於經商牟利之感覺興趣；所以塔斯曼祇爲了汲取淡水的原故，纔駛向該島岸邊。他登岸後略爲視察該地情形，就斷定這不是西班牙屬秘魯一類的富庶之區；於是怱怱啓椗離去。塔斯曼的這個印象很不正確，後來歷史可爲證明。

當時塔斯曼啓椗離去時，對該島並未加以占領，祇在自已的航海地圖上作了一個記號，並爲它命名曰「梵蒂曼地」Van Diemen's Land，以紀念那位贊助他作探險航行的荷屬南洋羣島總督梵蒂曼氏；這件事在他就算結束了。

這事以後，有一百三十年之久，沒有甚麼人再提起這海島。一七七七年，英國的柯克船主Captain Cook 在島的東海岸登陸；與島上居民稍稍週旋，即啓椗離去。梵蒂曼地和島上怕羞的黑膚土著，仍然回復他們原有的遺世獨立的安靜生活；祇偶然有幾隻繞道此間前往澳洲東部的法國及英國海船，從海面經過。但並未在此停泊；因爲他們迄未覺察梵蒂曼地與澳洲大陸間有一個海峽存在着，仍然以爲這是澳洲大陸上的一個不重要的地方，而不知道它是一個與大陸分離的海島。

繼之，拿破崙戰爭爆發了。英國本來早已佔領新南威爾士，在那裏設立了一個很大的罪犯看管營。衞兵們有一天忽然望見向南去的海面有法國船艦出現。在這事不久之前，伕林德士船長Captain Flinders先已察勘出來，梵蒂曼地實在是一個分開的海島。英國當局覺得：爲了新南威爾士的安全計，還是及早占領梵蒂曼地爲妙；於是該地遂成爲英國的屬土。

英國占領梵蒂曼地的初期，是將該地劃作新南威爾士的附屬地。可是這個與大陸分離的殖民地生不逢辰，在最初十年間，竟大大遭受荒饉的困迫與打擊。不知爲何原故，給養船未能依期來到；所有流放到島上的罪犯，均有饑饉之虞。因此，管理人祇得把他們全體釋放，任憑他們自由到樹林裏獵取野味，各人養活自己。一八一〇年以後，英國移民始紛

調國內的正規軍來此駐防。歷任民政首長並紛紛創設各種辦法，鼓勵自由公民（指非流放到此的罪犯）來梵蒂曼地墾殖。一八二〇年左右，已有少數富於進取精神的英格蘭公民和蘇格蘭公民在梵蒂曼地島上領得大片最容易到達的牧地；並招工庀材，建築堅固宏敞的住宅，作久居之計。他們各有成千的牛羊牲口，衆多的僕役傭工爲他們管理牲口，並服雜役，所以生活優裕舒適，大有南面稱王的氣概。

嗣該地於一八五三年更名爲塔斯馬尼亞，自由公民來此卜居者，人數亦更多了。

他們發現島上原野中的青草很適於綿羊的繁殖；因此，特於一八二〇年把新南威爾士著名的「茂齡奴」merinos 羊種介紹到塔斯馬尼亞來。從那時起，塔斯馬尼亞的羊毛便開使具有商業的價值。到了一八三八年，島上的綿羊已繁衍至一，二五〇，〇〇〇隻之數（今日島上的羊數又經加增，約爲三百萬隻），所出口的羊毛，已被公認爲世界最優的羊毛。南自德爾温特河起，北迄塔馬爾河止，其間原野概被劃作遊牧之用。屆近一八四〇年，移民復向島的西北部推進。該地原爲沼澤區，但經開渠宣導後，土質膏腴，極適於穀類生長；歷年均慶豐收。由於大批自由的人民源源入境，西北部沿海地方之森林，儘被斬伐，騰出空間，以便耕種。那裏的紅色土壤，亦肥沃逾乎尋常，每英畝耕地每年竟能出產馬鈴薯二十噸及麥子六十「蒲式耳」之多；這雖是該島的處女收穫紀錄，未能永久保持；但年復一年，島上的佳壤總是繼續給居民們大量的收成，從未令他們失望。最早的一批蘋果樹移植到塔斯馬尼亞島胡昂河谷的沃土中，是在一八四一至四五年間。至於煤礦，在移民開始後不久，就發現了。金子則直到一八五一年纔開採到有利的數量和成績。此事以後，又二十年，有人在比斯橋甫峯發現了成山的馬口鐵鑛；繼之又發現了白錫鑛。西部的讃爾峯上，亦開始開採黃銅，成爲世界最大規模的銅礦之一。再過了些時，鉛、銀、鐵、銖、鎳等鑛苗，均在各地發現，而且是數量甚豐。

塔斯馬尼亞島現正籌備實現一個規模宏大的水電工程計劃，要利用島上中部各河流的水力發電；所發出的電力可充分供給島上各種工業——如採鑛工程，鋅鐵電解工程，羊毛織造廠，製紙軟漿廠，糖果製造廠，水泥製造廠，釀酒廠，冷氣貯藏庫——使用。目的是要以低廉的價格供給電力與全島上的城鎮，和一切僻遠的農村。

× × × ×

當塔斯馬尼亞初被發現時，島上的居民祗有些原始的部落。柯克船主的醫生對於「住在林間及空樹中的牧野神和林神們」，曾在日記中寫道：他們是一個溫和而快樂的民族，不像別地方的生番那麼野蠻；但同時比較缺乏活動力和思想。在血統上，他們顯然與澳洲大陸的土著不相關連；又因爲被二百英里寬風濤險惡的海面與大陸的土著隔絕，其未開化的程度，遂與十萬年前生於歐洲舊石器時代的原人相髣髴。他們所用的武器是石製的，沒有柄的；他們亦不知道怎樣構造房屋以禦風雨。據人類學家說：塔斯馬尼亞的土著是黑種裏面的一支；與巴布亞，美拉尼西亞，安達曼等島土著的血統很近，該人種起源於亞洲；一支經阿剌伯推進至非洲，另外一支則通過馬來亞、爪哇而進入新幾內亞，美拉尼西亞，

亦很可能進入了澳洲；再從澳洲推進到塔斯馬尼亞。不幸當時處在今日巴斯海峽位置的陸地突然下沈，他們遂被海洋隔斷，迫得永久居住在這島上，據估計：巴斯海峽形成的年月，大約與歐洲白種人始祖們隨着冰川的北退，重到歐洲北部居住時，同一時期。

白種人移居塔斯馬尼亞後，這個原始人種的命運便註定了。他們被逐出一向自由馳騁的行獵場地，被逐出廣袤而陽光充足的平原；他們可以獵取的野味，數量日益減少；他們的人口亦日益低減，以致不復能維持其各部落間的界限。最後，在一八七六年，他們便全種滅絕，不再存在了。

× × × ×

塔斯馬尼亞可分為三個不同的區域：（一）中部平原及東海岸。這一地方的土壤是砂岩構成的；地面遍佈着淺綠色的青草；偶然亦有成羣的大樹；但樹林間並沒有叢生的草木，從大體上看來，酷似一片無樹的平野。（二）北部及西北部。這一區域的主要土壤土質較粗，是泥沙混雜的壚母構成的。向西北伸展，則一部分地方的土壤是肥沃的電化岩構成的。（三）中部高原及西部西南部高地所合成的山岳區。西北有一個小的高原，亦屬於這一區域。

第一區域和第二區域，氣候溫和，適於居住。很多人認為與歐洲沿地中海一帶的情形十分相似。平原之上，到處可以見到遊牧的羊羣。其所出口的羊毛，在國際市場上被譽為數一數二的貨品。各牧場上的莊園住宅，多數落成於開闢塔斯馬尼亞的最初五十年間；由被罰做苦工的罪犯們從附近山中開採白石作建築材料，無須付出工資及賠償；所以力求堅固。一般住宅的牆壁均厚達兩英尺，足以抵抗黑色土著和叢林中亡命之徒們的攻襲。屋內則用從外間運來的香柏木或紫檀木佈置，並製成桌椅櫥櫃種種傢具——在英國各殖民地中，可稱最優等的建築。

島上東部及西北部生長的植物，與澳洲本部彷彿。主要的有以下幾種：（一）膠樹，此樹樹葉的粗糙表皮，經常滲出一種油質，足以抵抗酷熱和乾旱，所以樹葉終年青綠。（二）菖蒲。春季開花，異常美麗。（三）紫檀樹。其木質與西班牙產的桃花心木相彷彿。在西北部和東南部各陰涼的河谷裏，膠樹生長得十分茂盛；可謂達到了發育頂點，稱為「大膠樹」Big gums——澳洲一百五十種膠樹之一。樹身由地面崛起，株株均高達二百英尺，輝映天際，迎風擺舞，煞是好看。其木材稱為「塔島硬木」，堅實耐久，頗為有用。當地粗質紅色的玄武岩土壤，係由第三世紀的火山岩構成，在西北區中某幾個地方，竟厚達數百英尺。所有耕地適於種植馬鈴薯及蕎麥，收穫極豐。牧原之上，水草俱甚充足，洵屬牧養牛羊及產出乳品之理想地點。在各河流附近地帶，則果樹園極多。

第三區域——山岳區域——之情形，與第一二兩區域之情形完全不同。此間樹林既未經斬伐，曠地亦未經墾殖；僅夏季中可容羊群牲口作短期休息。散處其間約不多幾個移民聚居的地方，均在西部鑛山之中。這山岳區的界限，是從中部高原的邊緣起，向西伸展；一路全是沒有人煙的原野，中間並摻雜着許多山峯。中部高原已拔海三千三百英尺，恍如一座堡壘，夠雄壯了；這裏的山嶺，則多高達五千英尺，尤

蔚爲壯麗奇觀。再向西南去，山嶺重疊，宛如海波起伏，一望無際，道路崎嶇，人煙完全斷絕。頗有許多人想通過這一區，但因行程艱險太甚，遂致中途喪生的。這一區在太古時代，定是冰河匯聚之所。所以現在各地稍爲低陷之處，到處均是小湖，這種小湖往往處在四面有陡岸峭壁環抱的山谷中，湖邊滿積石堆。其中最大的一個，名曰大湖；週圍計九十英里。第二個大湖，是聖克來爾湖，處於兩個高峯之間，異常美麗。山谷之內，舉目一望，全是蔥茂常青的山毛櫸林和松林。在超過三千英尺的山坡上，生着一種山毛櫸樹，樹葉每秋凋落——這是澳洲唯一每年落葉的樹木。這裏的松樹，樹頂概作塔錐形狀。紫杉的長成極慢，但木質堅實，非常可貴。另有柏樹名「威廉王」— King william，木質稍軟，而呈粉紅之色，美麗悅目，世無其匹。又西南部荒野中，長着一種奇異的「水平樹」的樹，名曰「地平灌木」。這種地平灌木互相交織，成爲一片不可通行的叢莽，有好幾尺高。即使一個善於斬伐樹木的人，持着斧子在手中，亦沒有辦法通過。

每屆仲夏，塔斯馬尼亞郊原上黃色的茵草中間，就開滿了遍地的野花，高與膝齊。這些野花是粉紅色的雛菊，和勝草，紅白相間的「苞露尼亞」Boronia，深紅色的喇叭花，和「懷瑞達」Waratah。另外還有一種遠望好像棕櫚的草本植物，名叫「錦季棕」Richea，和許多別種的南國的常青灌木，亦蕃生在這個近似阿爾卑斯山區域的叢山峻嶺中。一般科學家看見這一區域的地質和生物，其中的植物如此，便斷定其爲「南極區大陸」的一部分。這南極區大陸，有一個時期是與南美洲連貫在一起的。

× × × ×

愛爾蘭流亡文人密琪爾在他的「獄中日記」裏，有一段關於塔斯馬尼亞島上膠樹林的記載說：「這闊滿芳香花朵的樹林間，充滿了以野花蜜汁爲食物的雀鳥。其中羽毛最鮮豔悅目的一種，是小鸚鵡的一族。有紫，綠，金黃三色羽的「露賽拉」Rosella，有藍色翅膀的鸚鵡，有很美麗的長脊黑羽及琥璜色羽的白鸚，這幾種均以羽毛美麗著稱。另有兩種不尋常的以蜜汁爲食物的小鳥，名「蜂雀」。其羽毛係鮮豔的橄欖青與金黃二色交織，異常好看。島上還有許多種本地風光的雀鳥，與英國國內雀鳥的科目相同，而羽色及鳴聲稍異。

英國移民開闢塔斯馬尼亞初期，該島野生禽獸甚多。大袋鼠活躍於廣袤的草原上，小袋鼠、大袋鳥、黑天鵝、野鴨則麕集於各淺水湖中及各河流入口處。現在大袋鳥業已絕種；其他野生動物亦被驅至未經開闢，無人居住的地方去。但各處山中仍多有袋動物。澳洲有兩種肉食的有袋動物——「袋鬼」S rcophilus及「袋虎」P ylacinus。這兩種均生於塔斯馬尼亞，現均深藏隱匿在島上西南部人跡罕至的荒野裏。鴨嘴與刺蝟，兩種卵生的哺乳動物，在塔斯馬尼亞島上仍然很多。與有袋動物同爲生存於今日世界上歷史最長的哺乳動物。像這一類的生物，在歐洲，除了中生代的地層裏有他們的化石外，實際上早已滅絕了。

一八〇六年，英國產的棕色鱒魚，開始被移殖在塔斯馬尼亞各湖泊谷河流中。過了不久，移殖五彩鱒魚到這島上的

工作，亦成功了。北部的河流裏，產一種淡水本地種龍蝦，乃是全世界最大的龍蝦。高原中湖泊，又出產一種在世界其他各地早已絕種的山蝦，一班生物學家，獲此異種，深感愉快。

英國移民塔斯馬尼亞從事開闢，雖然還沒有多麼長久，但這個海島恐怕要算是各殖民地中與英國國內風光最為近似的一個地方了。在這裏放望田野，看見各處的竹籬上，滿滿生着山楂、黑莓、野玫瑰，所有河流兩岸，綠柳成行。白石建成的莊園住宅，隱現於古榆白楊間——那種景色，眞與英國相似。祇有當你舉目瞻望地平線時，見到藍色的絕壁聳立天際，其較低的山坡上，滿長着黑檀色的叢樹時，你纔恍然這並不是英國，而是英國的空氣被移到一個更荒野，更自由，而尚未被人類社會馴服底的新環境內，因而成了一幅嶄新的風景畫。這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或者會有更多的人們湧到這個溫帶的海島來卜居；因為塔斯馬尼亞島還有一半地方可供開闢，其面積僅稍小於蘇格蘭，而人口則祇等於蘇格蘭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成都坊巷古蹟考（四）

李致剛

何公巷：巷在城南，華陽文廟牆外，明末獻賊陷成都，府教授何公忠（據遵義府志忠節傳，）夫婦對縊署內明倫堂，即葬於巷內。後人因名其巷，以誌忠烈。

燈籠街：在今城內西北，距西門一里，平生漫談云：「蜀府造粉房，在清遠門內半里。」至清代猶沿稱「粉房巷子。」至今名燈籠街之名，不知其義何在？

石馬巷：曹學佺蜀中名勝記「成都北門內石馬巷，有石馬星隕入地中，」按即今東北之「石馬巷」也。石馬不知置於何時？至今巷內雷氏祠猶存石馬，高三尺許，腹以下陷埋地中。與曹說符合，殆即金馬碧雞坊之遺耶？考「金馬碧雞」之祠，始於漢宣帝遣王褒至祭，（其文載後漢書西南夷傳註）杜工部詩所謂：「時出碧雞坊」是也。今人據何宇度益部談資所言，指北門內「金馬街」為碧雞坊，是因附近之靈應寺誤傳也。（參閱拙著成都游覽志。）

岳府箭道街（簡稱岳府街）華陽縣志：「在治城中，舊為岳威信公鍾琪故第，左有射圃，為公習箭處，故以是名街。宅後廢為『提標右營箭道。』清光緒末，以其地分建『川漢鐵路公司；及『官報書局，』三十餘年來，市人僅知『鐵路公司』，而『岳府箭道』之街名，亦湮沒矣！

鼓樓六街：街在城中區以至迤北，計有：鼓樓南街；鼓樓洞街；北一街；北二街，北三街；北四街，成都縣志云：「明萬曆丁己，成都知府汪和修建鼓樓於城中，以鎮火災，甲申寇逆，焚其樓，僅存門洞；……康熙初，遂按舊址重建」。又據春雲亭展閣集記云：今鼓樓一名「韻勝樓」為成都勝景之一，上有大鐘一口，係唐淨衆寺物。（參閱拙著成都游覽志。）

桂平街：華陽縣志：「在縣治西南梓潼宮後，相傳漢嚴君平卜肆在此。」按今街北爲少城公園，至梓潼宮尚存文廟西街也。

福鈺銀行

通匯地點

成都　宜賓　瀘縣　綦江　合川　遂寧　重慶　貴陽　昆明　昭通　下關　麗江

◀其他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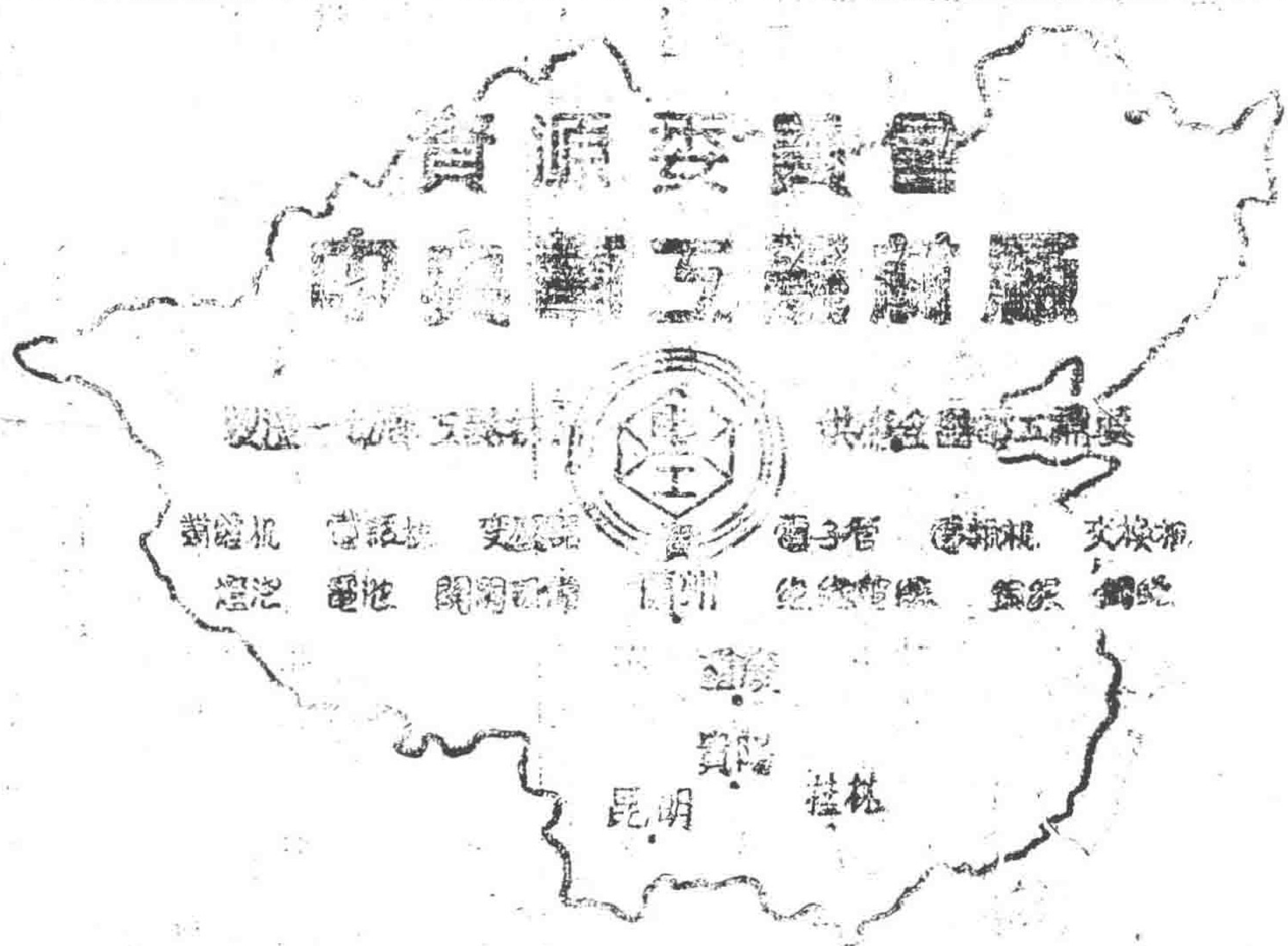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儲蓄種類

整存　零存　活期　定期

總行：地址：重慶民族路特一號
電話：四一三三八號
電報：六九四九號



給華清池管理處一封公開的信

——討論華清池溫泉的醫療作用

陳炎冰

天任先生：

三月十四日來信，並附「韓休駕幸華清宮賦」「商擬增修華清宮記」「溫泉分析表」各一份，都收到了，謝謝你的好意！

天任先生，以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這樣不客氣的寫信請求搜集什麼溫泉文獻，在當時寫這封信的我，雖然懷了滿腔熱望；但是，後來細想一下：「這未必能夠得到人家的回信吧，也好，既然寫了：就化五角郵費寄去，試試看。」在意外的收到這封信的你，不但不把牠放入紙簏簍裏，而竟肯任勞地抄集了三份文獻寄來，滿足了一個陌生朋友的慾望，如此的厚誼在這人情冷煖的社會裏，並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呵！因此，當我接到你這封有價值的文件的時候，那種愉快的情緒，眞非筆墨所能形容！你的服務精神的偉大，縱使我十二萬分的敬佩！所謂「助人爲快樂之本」，你就是這一信條的實行者！

老實說：我們生在這樣動亂的社會裏，能夠像你隱居那仙境般幽雅的溫泉地方，已是夠羨煞人了！尤其是愛好溫泉而偏不能接近溫泉的我，更是不勝仰慕之至！雖然十二年前我曾一度試浴華清池。

閒話少說，我們來談談華清池溫泉在醫學上有什麼用處的問題吧！

從我國歷史上看：華清池溫泉，早就是一個理想的遊覽地方；由周秦以至隋唐，都是作爲帝王的行宮；所以華清池這一地名，總含有Romance的濃厚氣味！尤其是在唐朝，明皇和貴妃迷戀在這個當時極度奢華的溫泉場，而孕有風流天子的故事；讀過「白居易的長恨歌」和「陳鴻的華清湯池記」的人們，便能揣會到當時華清池是怎麼的繁華熱鬧了。可以說：過去幾千年來的華清池，祇是作爲帝王娛樂和文人歌詠的地方吧。我曾搜集有七八十篇關於記述華清池的詩文，可是，這些詩文當中，不是歌頌帝王行幸時如何的熱鬧，就是描寫溫泉風景如何的美麗；找不出幾篇是完整的談論華清池溫泉在醫療方面有什麼作用的文章；而且我國的醫學者從來也沒有注意到去研究華清池溫泉治療疾病的功效。

但是，也不能這樣的一筆抹煞吧，我七八年來在廣西大學圖書館裏，翻閱過不少的古今文獻，曾抄集有關於華清池溫泉療病的幾段材料，可以證明牠是有醫療的價值；例如三秦記：「入浴須三牲祭之，不爾則爛人肉，此湯可以去疾消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洗滌，後人因以爲驗。」北魏元萇溫泉頌：「懷疾沉痾之疇，莫不宿糧而來賓，療苦於斯水。」

水經注：「魚水池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唐太宗溫泉銘：「滔滔靈水，吐軸傳神，古之不舊，今之不新，蠲疴蕩瘵，療俗駐民。」苕溪漁隱叢話：「湯泉多作硫黃氣，惟驪山是礬石泉，並無硫氣。」楊慎溫泉詩序：「溫泉之在域中最顯明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佳，水沸如蒸，難以澡入，硫黃之穢，浴於人身，稍不澡治，則有谷之污，生以青苔，如稿纈衣。」羅秋泰還日記：「太子池不知其所昉，秦人無子者，往往夫婦同浴於此，謂可得子，亦流俗之遠循也。」

綜括上面幾段抄錄，可知道華清池溫泉在古代確已用來治病，這是無可疑義的事跡；現在再從醫學的立場來分別評判一下：像三秦記這段記事，雖然含有幾分神話，但已明白指出是有「治瘡」的效驗。溫泉頌、水經注、溫泉銘，則同樣的說明，是能治療痼疾，連唐太宗自己也來作銘贊頌牠的靈驗。惟獨是苕溪漁隱叢話和楊慎溫泉詩序，兩人對于華清池溫泉的泉質問題，發表恰恰相反的見解；但是，我們根據最近華清池的化學分析報告，已證明是屬單純溫泉，不含硫黃質，溫度也不很高（五十度左右）；由此可知楊慎所說的並不正確，而好像他還沒有到過華清池似的。羅秋泰還日記，以為「夫婦同浴可得子是流俗的迷信」。他這一論斷也是錯誤的；因為從醫學上證明婦人慢性生殖器病應用單純溫泉浴法；是能溫暖下腹部，同時泉水自然洗滌陰道，消除炎症，所以容易受孕；日本古來也有所謂「授子湯」，正與此同一見解。

根據前面分別論斷的結果：「華清池溫泉，是能治療皮膚病，不孕症，一般慢性病。」這是很可靠的歷史上的例證。

現在再根據你寄來這個「溫泉分析表」來說：華清池溫泉，是屬於單純溫泉，（如另表）牠的適應症（如另表），和前面所引「歷史上的例證」，恰恰相符，由此可知我們古代對於利用溫泉治病，早已有正確的理解，和豐富的經驗；誰說中國文化落後？祗怪後人太不爭氣吧了！說來真是慨傷得很！

吾任先生，你是華清池的主管人，你該知道人們來華清池時，是抱着怎樣的一種心情？照我的猜想：十之八九，不是懷着探索古跡的好奇心，就是帶點「洗凝脂」「嬌無力」的色情慾吧。也許你怪我這句話是太過那個……

總之，一般人心目中的華清池，不過視為歷史上有名的遊玩地罷了，那裏有人注意到牠在古代治病的奇蹟？那裏有人知道牠在近代醫學上的重要性？還不是我國醫學界一件很失責的憾事嗎？

我以為華清池溫泉，不但是作為陶冶性情鍛鍊身體的保健地方，而且也是治療痼疾的天惠靈藥；這，並不是憑空虛構的廢話，而是根據科學實驗給予我們的證明（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溫泉攷和溫泉與醫療可作參攷）。我希望你們管理處，對於華清池的研究，在可能範圍應另設一部門專司其責，以發揚牠的偉大的功能；同時也作為提倡溫泉業的一個機構，這對於醫學上的貢獻和國民的福利，都有好處。我相信你們有這種能力，問題就是在肯不肯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而已。你的意思怎麼樣呢？

五二一—三八四

話說多了，就此停筆吧，希望你能多給些有關華清池的研究材料！可惜我目前沒福氣到華清池去，和你共同商討一切！

現在我把華清池溫泉的醫療作用，簡單地列成一個表，這不一定是很正確的見解，祇是發表我一個人的心得吧；希望你們指正後，把牠公佈在管理處！以供療養人士的參考，我想這對於華清池溫泉不無一點益處。好了。

祝你快樂！

弟陳炎冰　四月九日於桂林

（附表見第七十六頁）

那嵩歌

（上續三十五頁）

徐嘉瑞

手持鋼刀九十九。殺盡敵人方罷手。成敗利鈍本尋常。劍氣光芒射牛斗。戰士熱血少女機。元江城內夜縫衣。刀尺聲中聞戰鼓。提報山前盼凱皈。（山在元江東十五里又名天馬山）夜半傳呼軍令急。敵軍已到元江北。後行弓箭前刀才。紅衣大砲人傾側。滿城死喪無一降。共執干戈衛家國。城中婦女皆健兒。安排勁弩射強賊。玉臺二十五高峯。（玉臺山在元江有廿五峯斜陽映射其上呈朱殷色爲元江勝景）峯峯落照朱殷色。彈丸城當十萬師。鞠躬盡瘁死焉息。城樓傾處刼火紅。雉堞摧時陣雲黑。那家父子葬積薪。（那嵩那燾）火光熊熊告蒼冥。全家忠骨成灰燼。堪笑紅裝照汗青。（吳梅村詩云一代紅裝照汗青）戰場寂寂野橫死。荒城夜雨千山位。只有銅人山（名在元江北七十里地）無一言。但流鉛淚吊忠魄。倭寇七七肆殺戮。炮火連天萬家哭。前有伯彥後精衛。（汪伯彥汪精衛）心如虺蝎賣民族。日斜獨過雙渠滸。（出元江一清一濁流入禮社江）。始知涇渭分清濁。

華清池溫泉醫療作用一覽表

陳炎冰擬

泉質

化學分析

礦物質	單位萬分之一
硫酸鈉	三九·〇七
氯化鈉	二六·〇八
石灰	九·〇〇
二氧化矽	三·九〇
碳酸鈉	三·三八
氯化鉀	三·二二
碳酸錳	二·五九
二氧化鐵、三氧化鉻	·二〇
有機物質	·一二
合計	八七·五六

泉類	溫度	泉量
單純溫泉	攝氏五十度	每小時湧出一萬加侖

溫泉類的決定：根據萬國溫泉協會的分類法：泉水一千分中，游離碳酸和固形成分之含量，都不滿一分；且常保持攝氏二十五度以上，這是呼作單純溫泉。

主要成分的作用

成分	作用
一、硫酸鈉	含量雖不滿千分一，但為該泉的主成分。查硫酸鈉有瀉下的作用，且能去下腹部靜脈性鬱血。飲用，可治便閉、肝病等。
二、氯化鈉	飲用，能促進消化液的分泌，溶解粘液，旺盛新陳代謝。泉浴，有保溫，吸收，及強壯的作用。
三、石灰	飲用，對于軟骨症，體質虛弱有效。浴用，有乾燥皮膚的作用。
四、矽化合物	飲用，有形成白血球的作用；又對于血管硬化，結核症亦有效。
五、碳酸鈉	飲用，有溶解胃腸，呼吸器粘液，及制酸等作用。對于消化不良，胃腸粘膜黏，酸中毒症等有效。
六、錳、鐵	專作用於造血臟器，故飲用可治貧血症。

飲泉療法

作用：因單純溫泉含礦質少，而成所謂「低張液」；對於胃腸有輕度刺激的作用；且亦影響於全身新陳代謝。又因泉水性質純良，含礦質少，故可作飲料水。

適應症：泉水吸收後，是能將體內的自家中毒素，炎症性產物，以及菌素等，洗滌排出；這就是所謂「體內洗滌作用。」此外，對于新陳代謝，血液，體液的組成等，亦有調整的功能。又飲泉少量。能增加胃液分泌和運動，故可治消化不良症。

泉浴療法

作用：（一）由於溫熱的作用，以旺盛皮膚的血行，故有鎮痛，緩解緊張的作用。（二）對於神經中樞起反射性作用，而呈鎮痛，鎮靜的作用。（三）能旺盛各臟器的血行，促進病產物的吸收。

適應症：外傷性各種障害，慢性關節僂麻質斯（風濕），肌肉僂麻質斯，官能性神經痛（希司忒利症，神經衰弱），輕度脊髓病，中樞性及末梢性麻痺（經久性半身不遂，小兒麻痺），婦人生殖器慢性諸病，慢性攝護腺病、腺病質，貧血，痔疾，皮膚病（慢性溼疹搔痒症，蕁麻疹，痤瘡，過敏性麻疹等），各種病的恢復期，過敏症（神經過敏，興奮狀態），神經痛。

五二一—三八六

苗族來源的傳說

孫誕先

苗族自稱Mang音與「蠻」近似，與苗（Miao）首字母M同，此三字大約係由音轉而遞變。鳥居龍藏謂：「Miao之一名稱，或為彼等昔日自稱之詞，故漢族初與彼等接觸，遂以自稱之音近似之苗貓等字以名之。」按有人主張苗以語言似「貓聲」而得名，（如T. de Lacouperie）然有人謂苗字之由來，係從Mu Murm,Mu'n A'M'ou,Mou轉變而成者。

苗之名稱，始見於書經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山海經：「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人叛入南方為三國）苗一曰三毛國」，又在史記五帝本紀帝舜一段中，紀曰：「三苗在江淮荊州」，集解的記載：「馬融曰：三苗國名，」正義的記載：「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彭蠡之右，即今江州岳州鄂州諸區，三苗之地也，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史記五帝本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氏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

由上所述，可見在唐虞時代苗夷的居住區域，當在今之湖北湖南江西——即江漢流域——一帶，殆無疑義。但因後來，不斷和漢族發生衝突，黃帝既殺其酋長蚩尤於涿鹿，堯復克之於丹水，舜則竄其兇暴者于三厄，禹時又在洞庭違命，被禹征伐，從此大江以北之苗人因以同化于漢族。商周以後，中夏文明，繼長增高，漢苗同化範圍日廣。如楚莊蹻南伐，開夜郎，如秦開黔中郡；如漢馬援征南蠻；如蜀孔明七擒孟獲，如明清兩朝厲行改土歸流政策，於是苗夷歸化範圍日廣。

故據史記漢書所載，在秦漢時，苗已經退居於貴州湖南雲南四川一帶，與漢的中原爭霸，已經決定敗的局面。至元朝時，據魏書南蠻傳所載「太和十八年，沿荊鄂東部三州蠻民，勿有侵略。」又說：「蠻東連壽山，西通上洛，北連汝潁。」則知當時的苗，居住區域又重復到湖北、安徽西部，與河南一部，蓋因苗乘五胡亂華的機會，才得如此。在宋書裏曾經敘述當時苗勢的強盛，說：「蠻所在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北漢，地方數千里。」其在隋、唐、宋時，苗人又退居至秦漢時的地域。宋書上說：「黔當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辰州即今日湖南的湘西，錦州，溪州，巫州，敘州即今日的黔

蜀之地，從元明兩代，直至清朝，苗族居住區域，已經固定在西南一帶，不但無伸展，且逐向山嶽地帶的奧地移居。

舉上所述，關於現在散居西南一帶的苗人，來自中原之說，可信無疑。僅就苗人散居的中心區域——貴州來說，苗人來源的傳說，是由洪水汎濫，少數被神鬼所寵愛者的得救，兄妹結婚等而來。這種神話傳說，若以人類學眼光加以研究，則珍貴資料，所在殊多，玆列舉數則以觀之：

一，花苗中的傳說

傳說有兄弟二人，于田內墾土，明晨見土盡平，乃復墾殖，明晨又往，又見田土盡平，這樣反覆四次，兄弟不覺大驚，遂決定再耕一次，晚間則伺侯田旁窺探，夜半，見老嫗杖木板從天降下，撥土塊，平土堆，兄怒甚，欲殺之，弟曰：「何不先問其理。」乃上前責問老嫗，嫗說：「狂暴的洪水快將降臨了，還耕什麽田地」。因此囑兄弟二人避水之法，兄藏鐵鼓內，弟匿避樹船（以樹砍鑿成船形），後來洪水果然降臨，兄急坐在鐵鼓裏，鼓身重而下沉，弟則邀妹躲在樹船，得免於難；那時水勢浩大，幾及天涯，樹身隨波逐浪，到處浮流。這時有一十二角的多角神，巡查海面，見到樹船有無數小枝，誤認爲多角怪物，不利於他，爲之大驚，於是特囑龍鱔，蜥蜴，蝌蚪等鑽地成穴，引水入地，三星期後，水勢盡退，樹船亦隨水降落在懸崖的山頂上，後有母鷹築巢其上，孵育幼鷹，弟爲脫險計，披髮編成繩索，縛小鷹兩翅，使其無法離巢，母鷹見小鷹老是飛不起，很爲焦急，商於多角神仙，神仙囑以請教樹身，酬以安放平地爲辭，母鷹返乃求之，弟乃解脫髮索，小鷹得自由飛翔於空中，樹身亦就到達地面。當弟妹安然抵地後，既無親戚，又無火米，充饑無術，奄奄待斃，忽見山谷紅鳥飛近，弟乃拾鐵拋擲，鐵遇石末中，石火齊飛，始知取火之法，因而弟妹二人，堆集乾草，

這時候，舉世僅剩他們弟妹二人，弟乃求婚於妹，妹認爲亂倫，不允，弟即同妹上山各取圓光石磨滾下山谷，石磨則併在一起，弟要求妹結爲夫妻，但妹仍有難色，要求第二次試驗，妹取針，弟取線，共投山谷，倘線穿入針孔內，卽允弟妻，試之，線入針眼，遂結夫婦。生一子，無腿無臂，請教神仙，神仙告宰怪物百塊，擲散各處，明晨，肉塊皆變成男女，以落地命名，如水木石等，百家姓卽由此起也。

威甯花苗中亦有人類起源神話，與上述大致相同，在洪水退後一日，兄妹出外觀望，見遠方有一叢林，林中有松木，兄取石擊之，不意松木發煙，繼而起火，煙火上升，爲雷公所見，雷公曰：「世人已絕，君等不死，是乃天意，」遂命成婚，兄覺不合人倫，有難色，雷公囑去請示安樂世君，世君認爲婚姻可以成立，於是兄妹經過滾石穿針等等手續，與上述者又相同，大花苗中有一首洪水滔天歌，其譯意如左：

洪水滔天歌：

太初萬物茂，大古物事慜，天地無紛擾，融融無患憂。
天開地闢來，萬物皆蒸蓄；闢出公與婆，二男一女來。
長男叫屬皇，次子名智萊；幼女字易明，愛如掌上珍。
人神和愛物，事皆奏綦衛；共感且天恩，萬物賴以生。
世公與世婆，命令兄妹倆，「前往耕田地，耕地要勤勞」。
屬皇與智萊，奉命耕田去；萬頃荒原野，卽日田成沃。

雖想更懷衣，安樂世君進，遣使名仙明，持除神杖行。
歸復兄弟倆：「洪水快氾濫，何必又辛勤？」
兄弟仍忙碌，不曾遵諭詔；掘地忙日日，種田碌朝朝。
世君勃大怒，深夜靜復降；命使小仙明，持盲與神杖。
將耕田復原，草卉叢叢生；兄弟心怎甘，深夜伺候等。
捉了小仙明，愚蟲死罪論；牽來主審問，仙明促促陳。
「十二個時辰，快輪到今朝；淒慘諸淡色，天將變傾傾。
洪水將怒號，洪水將顯神；世間人與物，洪水將滅盡」。
兄弟聽難信，日月五照循，十二個時辰，今朝輪到臨。
看哪洪水漲，浪滔萬波生；人世瞬將滅，才知世君神。
愚蟲心狠毒，世君賜鐵船；鐵船央央沉，海龍吞彼身。
智萊良心慈，世君賜杉船；杉船漾漾浮，智萊得處生。
世間人皆滅，智萊兄妹存；世界鳥獸絕，草木復淹盡。
智萊於舟中，備有蛟日卵；兄妹旅曠野，舟中生小雞。
汪洋人影絕，漠寞渺杳然；萬籟俱無聲，兄妹伴寂音。
喞喞雞鳴唱，人類已絕跡；智萊無奈何，祈示小仙明。
「世人已滅盡，幸剩兄妹倆；處此境遇地，將何以度生？」
「天下人滅盡，你倆可成婚；匹配成對後，萬世人皆興。」
「人倫不可亂，兄妹難成婚；安樂世君命，我倆難照遵。」
「言若不相信，將磨兩扇分；河東與河西，試由兩邊滾。」
智萊匆回舟，照命把磨滾；雙扇滾結合，方才不疑心。
兄妹既成婚，智萊顧岸邊；野雞石上立，鐵石隨擊擊。
崖石起火星，引燃蘆艾束；煙火漫上升，炊飯有方術。
天下轉太平，無紛又無擾；太初物再悠，人神萬物茂。
洪水漸消盡，世界轉安寧；兄妹恩愛綿，產生兒女身。
長男名照榮，次男叫照楊，幼男照耀提，萬世是他孫。

二，黑苗中的傳說

黑苗自言其祖由江西遷來，太古之時，開天闢地者爲防位（Vang—Vai）造人類，別男女者爲幾尼（Zie—Ne）苗民有歌以紀之，其辭云：

誰造天與地？誰造諸昆虫？誰造斯人類？男女何以分？
防位造天地，幾尼造昆虫，幾尼造人兒，男女予以分，
何以汝不明？
天地何由闢？昆虫何由生？人兒何由造？男女何由成？
吾說吾不明。
天帝本聰慧，吐唾在掌中，合掌蘇蘇響，天地於以生。
枯草爲昆虫，石頭造鬼人，造男並造女，汝何以不明。
開天成何狀？闢地成何形？我雖欲歌吟，賓家吾不明。
開天如日蓋，闢地若磨盤。天成一渾沌，地爲一堆積，
汝何以不明？

據克凱（S.R.Clark）解釋 Vang Vai 譯意爲「天王」，天王爲天地之開闢者 Ne 之譯意爲「地」地上之 Zie 爲人類之創造者，按Zie，在黑苗洪水故事中作 A—Zie 洪水來時，A-Zie 偕其妹乘巨瓠泛游水上，得免於難，及洪水降落，地上人類殆盡，A—Zie遂與其妹結婚，始產生諸苗。

黑苗之洪水傳說如下：

太古有兄弟二人，長曰阿福（A—Fo）幼曰阿幾，以分產不均，常起衝突，阿福居天空，阿幾居地上，初，阿幾以火焚山林，阿福恨之，遂降洪水於地上，思滅絕衆生，以洩其憤。事先，阿幾探知，造二巨瓠，大者藏人，小者藏五谷百卉，洪水至時，遂得放遊於洪濤之上。

洪水淹盡地面時，地龍出世，漫天洪濤，吸入腹中，復有山龍出世，山間餘水，復吸飲之，於是陸地重見，阿幾復

居於地上，當洪水之時，人類盡滅，僅阿幾之妹尚在，阿幾遂向其求婚，其妹初不願，故設法以難之，先約其兄各持石磨一面，登山頂拋之，磨若在谷中相合，則結爲夫婦，阿幾性狡猾，先以磨石于谷中，復攜同式磨石于山頂拋之，磨果合，妹未允。別約置劍鞘於谷中，二人於山頂各持一劍投之，相合於鞘中，則結婚，阿幾又先佈置，妹墮其術中，遂結爲夫婦。婚後產一嬰兒，體腫如斧，四肢不分，阿幾怒，執劍劈之，散其屍於山中，明晨，山中樹是男女，由此人類遂育生于地上。

傳說始末黑苗均以民歌譜之，民歌所吟者，尚有阿幾之母及其諸兄弟，情節蓋言其妹終爲阿幾所竊，歸而見其母之故事也，歌辭如次：

阿幾偕妹歸，尚與誰轉通？斯人何所語，兄妹始成親？吾雖常歌詠，眞情吾不明。

兄妹歸舍後，先向阿母揖，阿母啓齒道：「天上已無人，地上已無民，汝倆可結婚。

遠牽牛與豕，宰之以款賓，掛肉 Zan 枝上，邀請汝諸兄；掛肉 Ma-Sang上，邀請汝岳母。」

阿母如是語，語畢卽成婚，云胡汝不明？

兄妹成婚後，翌朗舉一嬰，斯嬰何模形？吾雖常歌詠，詳情吾不明。

阿妹舉一嬰，嬰形腫如斧，云胡汝不明？

斯嬰形如斧，阿幾悅之否？我雖常歌詠，眞情吾不明。

幾見嬰不悅，暴氣動如雷，持劍劈砍之，云胡汝不明？

阿幾砍此嬰，碎屍投何方？屍肉變化否？有無姓與名？吾雖常歌詠，詳情吾不明。

碎屍散山谷，翌晨啓門觀，屍變爲羣人。人人皆有姓，姓乃象其形，云胡汝不明？

另一傳說爲某山洞有蛋九，經一「母天日」懷抱，先生八子，大曰雷公，其餘曰龍、蛟、蛇、虎、蟒、猿、猴、最後一個懷久不出，疑是壞蛋；將破之，蛋驟曰：「母親毋擊我，隔三天，兒能出，兒名老巖，生出後，該居長兄地位。」其母聲言，懷抱三天，如期產生，生後能語，傳說，彼和後來人類有相當關係。

第九子出世後，兄弟間頗難和睦，老巖最怪，常戲弄諸兄。時母已派雷公上天，掌理天界，巖甚不悅，且有圖害七兄意。某次，巖約諸兄遊，彼則預定計劃，誘諸兄上山以後，在山腳四週縱火焚燒，諸兄早探知其陰謀，故能脫險。母知幼子詭計多端，召集八兄弟云：「汝等既是手足，便不應互相傾害，巖雖年輕，但智能最高，地界一切，歸渠掌管，汝曹該其稽律……」巖受母命，主持地界，惟彼生性懶惰，不事耕耘，荒草滿野，荊棘叢生，雷公見之，責弟巖曰：「汝既掌此界，盍不勤勞耕？」巖曰：「牛無有，耕何爲？」雷公便送牛一頭，巖殺而食之，以牛尾插在巖石洞口，後雷公下界視察，田土荒蕪如故，怒詰之，「牛何爲？」巖本有害雷公意，詭訥曰：「牛早鑽入洞內，弟入內用力外推，兄在外用力拉」，雷公不疑，遂用力外拉，巖在內驟放牛尾，雷公遂跌山下，幸跌落草堆，未傷命。便飛回天界，立意報復，後巖知雷公未死，懼之，思應付之法。一日，雷公來，呼風喚雨，且以斧劈巖，因立足未穩，顛，被巖擒獲，囚鐵籠，擇日殺之。初，巖出門，必囑鄰居，勿以水給雷公，

慍甚藉此顯神通，施威力。一日雷公外出，鄰有兄妹二，雷公懇求給以滴水，二人憫其饑渴，不敢允。經雷公多方詐騙，兄妹憐給以水去。雷公既得水，謂兄妹曰：「老鳳可憐，我擬攜神大水以淹死，汝等速返，種幾個葫蘆，不日便能開花結實，選其最大者，挖去子粒，當水災來時，坐葫蘆，性命可保。」語畢即用鐵籠衝去。兄妹二人如法實。不久，洪水暴發，地上一切生物，均被淹死，惟此兄妹二人，因葫蘆得救。後二人結婚，生育繁衍，即產生現代的人類。

三、短裙苗中的傳說

鑪山，麻江，丹江，八寨等縣交界處之短裙黑苗中，亦有一種洪水為災，兄妹結婚之故事。傳說：當天地開闢時，祇有一對夫婦，男名高加良（譯音）妹名胡加修（譯音）生子女各一，子名牛揚女名撒揚，撒揚貌甚美，高加良私和伊成親，旋為胡加修知悉，與夫終日吵鬧，後分財產，且逐其夫。三年，胡加修不慣寡居，遍找高加良。時胡氏身已懷孕，在半路中產下十二個石蛋，其中十一個皆落地裂開，成年男子則自殼內出，惟最後一枚石蛋，落地後並未破裂，且蛋中發出人聲，告以三天後殼內才有人出。過三天，一成年男子出，此子最慧，受諸兄妒嫉，爲奪父母產業，常時爭吵，某次，諸兄弟聚坐飲酒，幼弟以葫蘆水代酒，以真酒醉諸兄。酣醉後，縱火焚死，諸兄或變雷公上天，或變龍鑽入水，有變蛇鑽入洞，有變虎藏林中，有變黃鼠狼跑上山頂，餘皆變成動物，散往各處求食，長兄雷公上天後，便思報復。大作雷雨，洪水為災，淹死乃弟。殊知乃弟作法上天，待洪水退後，循復下降。有一天，遇近女郎，秀而美，女郎即其母所生之女，遂結為夫妻，生子一，無眼鼻，形似人類之怪物，殺之，乃切十二塊，各拋山嶺，每塊就變為苗族始祖，最後拋棄一塊，就變成今日之短裙黑苗。

茲再就下列三則以觀其傳說：

（一）貴州省及雲南各縣，為苗民集中地帶，其開化者為沿清江河各縣，詢其來歷，多稱遷自江西。追索其地源，則述及盤古如何開天闢地，女媧氏如何補天，繪聲繪色，吻合古代神話，茲摘錄彼輩起源之古歌曲的大意於左：

從前五祖兄，並存五婆婆，順着河道來。
此五祖先人，如何才生長，不易知其情。
相傳有五蛋，初生無手足，有頭未具面，
有足並無手，然有口能食，五官具未備。
但亦能行走，生下毫無計，全得土地神，
雷公教以法，燒竹一聲響，言語遂能通。
剎木以為擋，一把勾柴刀，殺去無足人，
裝作九提籃，酒置九個坡，從此有九坡。
又生五個祖，奔跑到河邊，食血衣芭蕉，
既無房屋居，求生殊非易，不知何處去。
喜雀來告知，南方土地美，遂向南方去，
行至中途間，食無亦難行。相傳自造舟，
行走若干時，九河匯集處，捨舟而登陸。
覓安食物生，復再渡河邊，舟已不知去。
直入窮山谷，深林雖密菁，到達懸崖地，
幸猴援以藤，得能攀樹上，毒蛇與猛獸，
咸來爭相食，無法可躲避，遂與大決鬥，

故能得生存。

（二）在接近廣西之下江縣，有一部分苗民，文化水準，較黔東南各縣，稍形落後，生活極苦，習俗崇古，其傳奇神話，不僅無苗漢界限，且認苗漢為兄弟，茲述其傳說如左：

飛蛾有兩隻，相率飛下來，彼此來相語，
遂有崖洞裏，五隻白卵生，無人去照料。
等到二年後，一個成雷公，一個是生龍，
一個是生虎，一個是生妹，一個是哥兄。
兄妹倆相愛，生下一南瓜，認為不吉利，
遂把砍成片，肝變成客家，肉變成苗家。
骨頭變備人，肺變成水家，腰骨變仲家。
肋骨成個家，苗客是兄弟，共得同根生。
客家話不同，苗講客不知，這樣共弟兄。

（三）又在雷公山附近之苗民，所唱古歌中，述及上古洪水之故事，較前兩則，各有不同：

開天闢地數不清，冇男冇女結夫妻。
開成上天混時間，以天亮黑定早晚。
天高地兩分明，以天亮黑數日月。
但無人能定乾坤，第一有個「意亡蘇」（天堂）
第二有陰間地府，未分夫妻無乾坤。
只有洪水淹天禍，天下無人能生存。
剩下向良與向妹，子是二人有結親。
分谷種才有秧下，分女子才自結親。
三十里外結婚事，四十里外有男婦。
以前武王做皇帝，他在水洋管萬民。
造成個人喜唱歌，造成客家喜唱戲。
造成苗家喜打鼓，他在高坡不願做皇帝。

非常時期過份利得稅之理論與實際

段逸珊著　　溥泉紙定價二·四〇元

關於過分利得稅，自此次抗戰創辦以來，國內尚無專著。本書作者，以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之立場，作系統之研究，內容豐富，取材新穎，對於英，美，德諸國之實施情形，多所介紹，我國創辦此稅之經過，新稅法之頒布，實施，稅制，稅率，計算標準，以及會計之處理程序，均有詳盡之敘述；朴棣華高秉坊兩氏，在序文中會有深刻之批判與客觀論點，推為不可多得之參考材料，當此新稅推行伊始，不特為從事稅務者，應人手一編，而納稅義務者，尤為不可不讀。

獨立出版社出版

重慶香國寺上首

正中書局總經售

照定價七十倍發售

編者與讀者

「華嚴刧雪」，是一篇極富於靈感的寫景文字，作者不但刻畫出華嚴寺一層層的景色，使人悠然神往，同時又把四周週圍景園，襯托得十分生動。以下讓我來說吧，作者有深刻的描寫，他說：『在川東，未必年年有雪。有時雪落了，但雪花剛剛落到地下，便立刻溶化成了水，……有時雪落了，却稀薄得要仔細向齊灰沈沈陰慘慘的太空尋覓，纔可以看到很少的幾片，悠閒地飄下來。』的確，這是川東雪景的登闘，値茲嚴寒，我們羈旅在巴蜀的人們，讀至此處，更別有一番滋味，說不盡的惆悵之感！

羅香林教授對於考古，有精湛研究，在學術界早著聲聞，爲讀者所知，毋竣紹介。這回承羅先生交給我們韶始雄遊訪記一文，雖然是簡作，但從此文中可以看出曲江，始興，南雄三地的一般情狀。羅先生於調查民族實況而外，兼事游覽，並且所經行的地方，多在落鄉，有許多事爲我們所不及知的。此文的價值，並不因時間稍久而減色，請讀者注意。

從「青海行」一文中，看到塔爾寺的一切，大金瓦寺的全部屋瓦，係金質鑲嵌的，自鐵山俯觀，作者說：『旭日初昇，白粉牆染上淡黃的太陽，配着黃金的屋頂，組成一片奪目的黃光。紅衣喇嘛，千百其間，寺內傳來清越的鐘磬，綿亘五方里的梵宮禪院，使人感覺到宗教有超人的魄力與逼人的肅穆。』然而作者並不爲外表所眩惑，他指陳了小喇嘛們的淡惘和未來的渺茫，發生許多連續之感。文章是夠活潑生動的，我們好像也到塔爾寺一遊了。

北魏漫畫續稿中，這一期所述的，有富於戰鬥性的仇歸共議，寫來有聲有色。作者說：『……這一夥二十個，有的來自學校，來自田間，小紳士，小流氓，小土匪，小幫會，什麼全有，我叫他們雜燴。但年來都在一個總目標下改變了他們的個性與思想，怯懦者已變成堅強，……他們在不斷的努力，學習着戰鬥。』當知識青年初次集合在一起時，準許會有不同的姿態表現，經過整齊劃一訓練之後，一定就變了個性與思想，從事最偉大而神聖的鬥爭。在壕溝中，在戰壕裏，緊張的氣圍，悲壯的故事，儘有許多有價值的報導文學，我們在這裏期待着。

「苗族來源的傳說」，是一篇值得提供民族學者研究參考的文字。孫先生首從音韻學考證「苗」族定名的由來，嗣敘述從定居江淮流域起，直至清代以後，固定在西南一帶，且逐漸向山岳地帶的與地移居的簡略經過。至於這支民族的來源，孫先生就今日花苗，黑苗，[illegible]褚苗，以及貴州清江河，雷公山，和接近廣西的三個地方的苗民中所流傳的傳說，一一記述下來，足使我們了解這一民族的淵源流長，是值得我們重視的珍貴資料。

最後有兩個願望和一點聲明，須披 於讀者之前的：

七月後，敵寇長驅直入湘桂黔桂二綫，本誌雖歷盡艱苦，遷移到重慶來得以繼續復刊，但這一非我人想像所及的意外打擊，竟使我們脫期達四期之多，這不能不使我們對讀者表示至誠的歉意。然「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的態度，可並不消極，除了竭盡一切力量將所脫各期趕速出版外，我們願望自十九卷起，能夠陸續準期呈獻於讀者之前，這是第一點。當此歲暮，我們檢視過去各卷本誌，總覺得內容及編印方面，都還不能儘人滿意。所以從十九卷一期起，我們願望它能隨着歲月的增長，而有些進步，這須請作者和讀者們予以匡助，這是第二點。明年一月，本誌決定出版一「新年特大號」，內容篇幅均有增加，請讀者注意，這是附帶聲明的。

寫到這裏，翹首窗外，江流嗚咽，重慶掩沒在夜霧中，混然一片白色，心頭感到無限感觸。但我們深信明日的太陽將衝破這混濁的迷霧，照亮整個的重慶，更照亮我們千千萬萬人底心。這是我們虔誠祝禱着的。（編者）

中國唯一畜產商業
組織專營各種畜產
運銷國內外信譽久著
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設在重慶
總經理：古耕虞
電話：四二四五三

上海 偉康綢緞局
服裝　棉布
發行 禮券
呢絨　綢緞
以薄利推銷主義　為社會忠實服務
重慶民族路一四二號
電話四一九七五

五二一—三九四

旅行雜誌第十八卷分類索引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旅行論著

吾人之希望……唐渭濱(一•五)
中國旅行事業之展望……唐渭濱(三•五)
旅遊中的道德問題……唐渭濱(四•五)
遊覽事業之計劃……唐渭濱(一二•一)
戰後復興計劃與地方風景建設問題……唐渭濱(九•一)
序余著「中國遊覽事業之理論與實際」……唐渭濱(七•一)
戰後中國旅館管見……莊澤宣(一〇•一)
從旅行得到的一點見解……黃覺民(三•三九)
論漁獵探險事業……陳宗祥(四•一一)
話漫遊(譯)……王 銳(五•二七)
論上古至魏晉時之旅舍……瀟 伊(九•五)

特種民族研究

海南島之黎苗……胡 兒(四•七五)
佛山見聞錄……孫誕先(二•七七)
桂西猺傜的生活……賀金流(五•九二)
滇北黔邊苗傜各族的經濟生活……路偉良(五•三三)
黔東僮家習俗瑣記……馬若達(三•六九)
安順苗夷的婚姻生活……陳國鈞(六•八二)
貴州的短裙黑苗……陳國鈞(一一•六九)
追憶滇南老市的擺夷……陳 才([illegible]•六三)
滇西邊地野人的生活狀況……李俊輔(五•九七)
西南夷「百濮」之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范義田(三•四九)
四川西部羌人之信仰……王文萱(一•一二七)
苗族來源的傳說……孫誕先(一三•七)

溫泉研究介紹

再論溫泉浴……陳炎冰(一•一七)
飲溫泉的研究……陳炎冰(二•四七)
從醫學立場談重慶南溫泉……陳炎冰(三•六一)
碳酸溫泉之醫學的研究……陳炎冰(五•八四)
鐵泉之醫學的研究……陳炎冰(一一•八一)
給華清池管理處一封公開的信……陳炎冰(一三•七三)
粵漢路沿綫的溫泉……陳其英(四•六八)
騰衝的溫泉……李俊輔(三•四七)
安寧溫泉近狀……纖 祖(五•一〇四)

認識大西北

敦煌紀遊……徐克剛(七•二九)
張溥泉先生談「黃陵」……呂 純(一•七)
謁成陵……何正璜(七•二七)
興隆山導遊……邢 漪(五•九〇)
興隆山謁陵記……洪文瀚(一•六五)
萬象洞尋幽記……洪文瀚(九•三一)
河西……周耀平(四•五七)
青甘邊緣走馬記……岳劍寒(五•一五)
西寧一瞥……无 齋(一•四七)
蘭州巡禮……无 齋(一•一七)
蘭州市政……本誌記者(一•七五)
他們堅守着荒寒高嶺上的崗位……游 子(一•八五)
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概況……許敦楷(一•一一)
陝甘二省的紡織工業及麵粉業……周 勳(二•九九)
西北公路……本社研究室(一•五九)
鼎高雜話……汪聞韶(一三•二一)
赴蘭觀感……陶桂林(二•八)

青康藏鱗爪

青海行……何正璜(一二•二九)
西寧塔爾寺三大盛會……鄒豹君(一〇•八三)
青康邊地巡禮……莊學本(二•九)
西康的發掘……白 雲(八•五七)

介紹藏民婦女……于式玉（三・一五）
從蘭州到伊犁……凌鴻勛（五・五）
蘭州到哈密……高席罡（八・一一）

四川內幕

四川漢代碑墓之調查……鄭德坤（八・八一）
梓潼名勝記……李致剛（四・三九）
神河見習遇險記……繩一（一・一一）
復興關的刻碑……孝章（六・九）
渝州小誌……藍士琳（八・四五）
游亭子山記……穆俊波（一一・一一）
嘉陵江頌……鄧德宏（七・一五）
嘉陵江上的航程……馬忠（八・三九）
北泉公園的風景與文化……曾仲堯（九・八）
獻給遊北泉的人們……吳伍（一〇・四九）
北泉小誌……何翊堂（二・四五）
黑石山冬景……陳樹森（三・五七）
華巖初雪……陳樹森（一二・五五）
自貢市鳥瞰……李致剛（八・六七）
宜賓市況一瞥……李恭楨（四・五四）
嘉州風光……夏炎德（七・一八）
夾江巡禮……李致剛（九・二一）
薛濤故居憑弔記……李致剛（一・六一）
峨嵋夜月……黃大受（七・一〇）
青城歷險……郭祝崧（三・一一）
變城記……郭祝崧（八・七一）
記黑水旅行……于式玉（一〇・九）

雲貴高原

北盤紀行……傅南華（四・四六）
畢節小記……航僧（一・一三）
晴隆散記……酒風（七・五四）
黔南水利游觀記……楊勵明（一一・一五）
宣威！滇東的門戶……C H（二・四一）
蒼山洱海……以蔚（三・三五）
記蒼山洱海……袁道沖（一〇・四一）
訪陳圓圓遺蹟……帥雨蒼（五・九九）
瞻仰薛爾望先生全家殉節處……王偉（二・五三）
天南偶拾……王偉（四・八）
訪盤溪……王偉（三・三七）
再訪盤溪……王大維（八・七五）
溫水—雲南玉溪的風光……納潞光（三・九）
個舊印象……時懷銘（一・五二）
漫談大理……子普（一・一〇九）
大理四景……喻智微（一〇・四六）
記大理……袁道沖（一一・八）
記上下二關與喜洲……袁道沖（三・四七）
昭通一瞥……周南藩（五・八九）
滇西南之行……大威（二・六七）
騰衝小食譜……李俊輔（五・三〇）
搶渡怒江……周一志（五・七九）
滇西風土雜憶……鞠孝銘（八・五〇）

兩廣與三湘

憶惠陽……葉喜林（四・三七）
碎石姐妹石探險記……易宜曲（三・一〇五）
金雞嶺記遊……陸特英（二・二三）
九峯山風門的觀奚記……崔龍文（九・三七）
始興雜寫……江陵（三・八一）
東興—新的廣州灣……陳凡（八・六三）
連山北部行……黃法興（三・五三）
勾漏記遊……高雁雲（四・七一）
由湘桂邊區歸來……杭琳（三・九七）
登廟田嶺記……曾昭璇（一一・一）
醴陵的勝景……徐驥祥（四・九四）
記岣嶁峯……黃性一（八・七九）
衡陽行……譚光（九・五四）

東南風物

白岳與黃山……賈士毅（六・一）
皖南紀行……朱劍農（九・六四）
金華北山遊記……蒙正（一・一〇三）
福建我見……希孟（九・一七）
閩俗記趣……杏蘇（一〇・五一）
武夷山懷抱中的崇安……嚴繇（三・一〇七）
林故主席家鄉的風物……何敏先（一・四一）
世界第一塔在晉江……何敏先（九・四二）
永泰方廣岩……何敏先（二・一三）
江西的水上交通……劉平格（一・一〇七）
泰吉途中……劉平格（一・一一三）
南天之行……劉平格（一〇・一〇）
從壩口到甯都……萬千（九・五七）

三過贛州……辰 千(一一·三四)
週光了新贛南……陳悅韶(一〇·二九)
贛南走馬……劉思慕(一一·三九)
縱行贛西……易宜曲(一二·三七)
弋陽圭峯記遊……劉賀青(四·二七)
北征……劉平格(四·九九)

漫漫長途

自由中國六千里(譯)……進 仁(六·五三)
千山萬水賦歸來……趙君豪(六·一三)
烽火旅程……夏鐵圃(三·八三)
旅途[illegible]……戈衍棣(三·三九)
浪跡小記……藍十琳(二·一七)
浪跡續記……藍士琳(二·五五)
韶始雄遊訪記……羅香林(三·三三)
川陝豫鄂遊誌……喩血輪(六·三三)
從四川回到三湘……振 聲(七·九一)
從重慶到昆明……高 楓(六·三三)
從漢中到老河口……同 生(一〇·六)
渝甘行役……葛豫夫(一〇·三三)
淪陷區殷痕回溯……邵潭秋(六·三)
川康公路巡禮……東樓風(六·七八)
川滇公路小記……張承治(五·二四)
東南西北(滬渝記程)……慶 修(一·三三)

緬甸一瞥

緬甸布賓區旅行……劉達東(一·二六)
緬甸風物散記……蕭 芸(七·八六)
緬甸森業概觀……佘貢棠(三·五)
緬甸的陸路交通……佘貢棠(七·八一)
從緬支那歸來……朱定時(六·四三)

印度種種

丁江之夜……楊立達(二·六一)
加爾各答的斷面……思 慕(三·九三)
印度行……糜文開(九·四八)
印度的種族·宗教·服裝……周 倘(一一·七五)

海外漫筆

我所見的吉隆坡……廖 勤(七·七八)
荷屬東印度附寄錄……張若嘉(七·七四)
非律賓游蹤……黃淵若(七·六七)
澳洲牧場生活(譯)……進 仁(一·九一)
三千哩重洋偷渡記(譯)……莊澤宣(一一·一〇一)
日本與太平洋(譯)……閻人俊(八·一)
今日的莫斯科(譯)……閻人俊(一一·六三)
塔斯馬尼亞(譯)……閻人俊(一二·六七)
大戰中的直布羅陀(譯)……閻人俊(一一·五九)
阿爾卑斯山……姜蘊剛(四·九〇)
盧森堡……馮朱棣(三·九五)
君士坦次……馮朱棣(五·五〇)
阿派取頭……馮朱棣(五·五四)
白魯塞爾……馮朱棣(六·八八)
布達佩斯之多瑙河畔……馮朱棣(七·九〇)
那[illegible]湖——[illegible]……馮朱棣(八·一〇九)
萊因河……馮朱棣(九·二八)
瑞士日格湖……馮朱棣(一一·六六)
巴黎解放了……莊澤宣(九·二四)
倫敦誌……莊澤宣(八·九七)
海外風光雜憶……吳玉書(七·九四)
歸途……熊文蔡(一一·一九)

鄂西及其他

武當瑣話……秦學聖(五·八七)
武當山巡禮……嗣 星(一二·一七)
懷灤州……趙捷民(二·六五)
鄉居散憶(北平、青島、錦城)……蕭祖蔭(三·七五)

雜俎

雨……劉平格(四·[illegible])
旅行回味錄……藍士琳(五·三三)
雲海飄浮……徐蔭非(一〇·三七)
黃河上游的皮筏……許宗舜(九·八〇)
美國的驛運(譯)……資料室(一〇·九三)
歐美的旅館(譯)……閻人俊(六·九一)
他怎樣經營一個旅館(譯)……史御岑(一〇·九七)

詩歌短文補白

談明版朔方新志……張希晉(一一·一五)
豆沙關唐袁滋題名摩崖……張希晉(八·六九)
談豆沙關唐袁滋摩崖……張希晉(一·四六)

爨碑有六……張希魯(九・二七)
跋昭通漢六器……張希魯(一・七六)
昭通漢孟孝琚碑……張希魯(七・四三)
昭通孟孝琚碑歌……陳　弋(七・五三)
成都坊巷古蹟考……李致剛(一一・五八)
讀書巖……沈　默(一〇・四〇)
四醬蹟……徐隆祥(一三・五五)
諸葛鼓……馬鴻瑞(七・二六)
滸墅……大　中(六・三)
樹包塔……李俊輔(三・六〇)
貴陽聖泉考證……王直民(九・八三)
火把節考昭通日期訂誤……欽　潤(三・三八)
美軍言「頂好」之三濟關……繩　祖(五・五六)
警報聲中之大觀樓……繩　祖(五・五三)
筇竹寺華亭寺之羅漢……繩　祖(五・九八)
紅椿樹葉之佛岩寺……繩　祖(五・八三)
訪詩人黃山谷故居……曾今可(六・九〇)
謁承相祠記……希　魯(六・七四)
寶漢齋記……希　魯(八・六二)
僰族迎親……太　風(七・八〇)
旅黔雜綴—雞塅菌……柴驊陸(九・五八)
黔北風俗談……張雲濤(一〇・九六)
黔北風俗談——婚禮……張雲濤(一〇・一〇)
黔北風俗談——喪禮……張雲濤(一〇・一四)
遊烏尤寺記……陳　同(一一・三七)
遊珠洞……蒙　正(一〇・三九)
耒陽紀遊……冼玉清(六・四二)
贛東旅次……劉个格(五・三三)
晨登桃花山(及其他)……戈衍棣(一〇・二八)
陽朔記遊……協　厂(三・四八)
隨軍旅黔入川詩……倪小汪(三・四四)
貴陽雜詩……倪小迂(三・八九)
滇陸紀事詩……向　中(二・一〇一)
北泉雜詠……吳　缶(八・三八)
入蜀詩草……吳　缶(一〇・四八)
記游蕪湖……吳　缶(一三・一六)
遊峨雜詩……舜　生(八・一〇一)
登峨嵋山金頂及其他……繩　鶴(一・四〇)
甌江舟次及其他……宋怡生(一・七三)
西南紀行雜詩……譚　鈞(八・五六)
天生橋行……李朱莊(一・六六)
清灘行……盧建虎(一・二六)
南疆雜詠……顧一樵(三・九九)
青海歌……羅家倫(一〇・四五)
那嵩歌……徐嘉瑞(三・三五)

旅行雜誌

十大特色

一、闡揚中國名勝
二、刻畫山水人物
三、介紹海外風光
四、提供古跡攷證
五、狀述邊疆風俗
六、提倡學術旅行
七、刊佈交通消息
八、報導各地旅程
九、迻譯世界名著
十、選載小品散文

自由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伍百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奉
三、書價以印刷地區門市售價為準掛號郵費在外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並便續定
五、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總社訂